

法國魯滂先生原著

# 羣衆

鍾健閣譯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6.

羣

衆

第二版

# 譯刊法國魯滂原羣序

人羣思想之變遷乃古今中外灼然不誣之事特未有歷史以前則荒遠無稽卽既有歷史以後設非五洲棊通亦各自爲羣各相爲異而於人類所具之共同性末由研究之使粲然著明於世此羣學所以爲晚出之科顧羣理繁賾比諸科學之探索尤難惟恃精銳之眼光默察其時社會之狀況庶有以得其機緘然苟無會通之知識亦徒覺萬象森羅莫測其朕耳法人魯滂原羣一書乃因綜覈羣性攷求其特徵而作自內容言謂挈羣學之要領也可自著述言謂導羣學之先河也可蓋不讀是書將不知羣學爲何物祇訝羣衆心理變幻不測甚或膠故步以自封菑逮身而罔悟甯非人類之至足閔歎者歟吾宗介民先生後起翹秀獨篤嗜其書而遂譯之以謂魯氏本自鍼砭法人乃反觀吾國幾無一不成爲對

症之藥頗喜爲奇雖然無奇也人同此羣羣同此心心同此理當信仰宗教時則宗教萬能信仰君主時則君主萬能信仰國家時則國家萬能今信仰羣衆時亦卽羣衆萬能而已信念變遷思想卽隨而變遷夫是之謂潮流任挾雷霆萬鈞之力莫之或遏介民認其書爲吾國對症良藥是固羣有共同性之若合符節者亦卽魯氏攷求特徵可添一重印證者也抑聞侯官嚴氏謂譯事三難在信達雅介民茲譯蓋亦無愧特其初刊於戊午雜誌未半而輟繼刊新民國報雖竟全書而排日登載愛讀者每以割裂不統貫爲歎介民因思印成單行本以餉國人吾歡忻鼓舞其爲羣化之木鐸也爰不揣固陋爲之序行學者手是譯以進窺斯賓塞爾之羣學可爲提要鉤元之助卽用世者手是譯以馭羣衆遷變之心理其亦可當南鍼之指眎矣

中華民國九年五月十日嶺東獨佛



## 著者原序

本書之作蓋所以綜覈羣性而攷求其特徵夫羣亦何特徵之有其成也既集自箇人則凡箇人秉之於天得之於遺傳而公有者卽爲其種族之秉彝羣果何特徵之有雖然命徒嘯侶有事方與則將見集合之間除其原有之秉彝外另有其特徵焉；相差之遠時或不可以巧歷計斯固治社會心理者所當慎爲諦視者也烏合之衆不足論已至於構成之羣前此曾輝聲於先世者當今益極發揚蹈厲之觀箇人動作本諸自覺者至是旣被其擯棄而風發泉湧之羣挾其不識不知之勢以來者乃方興未艾斯眞今日之大觀也不佞於此蓋嘗一診察其問題之難處矣衡情酌理平心靜氣一本諸科學之成法；旣無成見在胸亦不致爲他家學說所左右自謂於真理之發見不無獨到之處；而於辯難劇烈之題尤有潛

行獨往之樂。夫治科學者，於現象之繁賾，欲得其機緘，而獨抒其所見，則必置身物外，悠然遠引，庶無膠滯之虞，而免抵觸之弊。善夫達威拉 Galiet d'Allieia 之言曰：『吾於並世學派，一無所屬，且時或相抗焉。』夫流派既分，成見斯起；袒護軒輊，自所不免。達氏之言，殆有見乎此。本書之作，所爲斷斷自守，念茲在茲者也。

諸公讀吾書者，得毋以吾立論持說，常與吾所考察者相左，如一羣一黨，下至集會結社，吾常證其心智低下者，而結論所在，乃欲反以干涉爲多事，遂謂其紕繆矛盾乎？則吾將有說。夫就史乘成事觀之，將見社會機體，正如凡百動物，將有變革之際，而欲突然臨以外力，促其成就，實非吾人能力所及之事。彼夫天道運行，固常見改革變故，有急遽莫能測者，然非所論於吾人也。改革大事，乃欲責諸咄嗟俄頃，雖法良意美，其害將較諸喪心病狂爲尤甚。果欲程其事功者，則必剎那之間，舉凡民族之靈

諸於天者盡變革焉而後可然此又時代爲之莫可強也橫目之民其所受治者觀念耳情操耳風俗耳其體也至於制度法律之顯諸外者乃其用也；今欲變吾人之品性而舍體責用庸有濟乎？

凡研究社會現象者必不能置其人物而不論何也？社會者人羣之所居也夫自哲學觀之則此現象容有絕對之價值惟自實際察之則止有其相對之價值耳是故考察社會現象者必於各種方面用心焉今夫純理學說常與事實相反也不獨於社會諸學爲然即在質學亦常有是吾今且舉例以明之依形學真理言則一立體或一圓形乃形學圖中之永不變遷者顧自吾人之印象觀之則見其遷流轉徙實無定形；引而曲之則立體成三角可也平方可也；延而伸之則圓形成直線可也橢圓可也僞則僞矣而重要則過之何也？吾人官能所接，舍是即無以印證也故嘗論之事物之非實在者其所藏真理較諸事物之實在者蓋往往過之

也。此如欲準形學之理，而作其圖象者，必將使吾人無從察別，而牽強附會，反失本來面目。今假想大星之中，乃有人焉，成圖製象，無須接觸其物體，則欲求其形式有精密之觀念，不亦難乎？藉曰能之，非博雅之士，孰能心領神會者？其於常人，惟覺其枯寂無味耳。

哲學諸公研究社會現象者，應須記取於公等理論價值之中，相沿而至者，常有其實際價值。而自文明之進化觀之，則後者爲尤要。倘不以爲謬者，則凡斷案結論，爲名學之所詔者，諸公應須謹慎周詳也。

抑尤有進者，人事紛紜，莫可紀極，將執其中而御其變，有以見夫前因後果之互相影響者，斯蓋不可必能之事。物變繁賾，其微隱爲吾人所不及見者，何啻恆河沙數？是故事實易見也，所以運旋事實者不易見也。不觀夫波濤乎？奔衝潰決，騰踊漂蕩，至其原因，則莫能究詰。彼羣者，其於多數行爲，於心智上，誠見其低下，至於聲勢翕赫，直情徑行，則冥冥中，

若有主持之者此在昔人謂之天然謂之主宰謂之命運在吾人則諡之曰死者之聲雖其原因尙難稽察而其勢力之雄則固確然無疑已此觀於言語爲尤信言語者非自天降非自地出羣焉而習之羣焉而和之傳之既久則雖有智者亦無以易而治文典者則無過講其所既習耳又如偉人睿士立德立功此在常人必謂其珪璋特秀得天獨厚抑知其腦海中所幢幢往來者固皆其羣之所遺詒而彼偉人睿士者特無過泰山之撮土壤河海之集細流乎？

夫羣之爲物常不自覺固已然必如此然後其爲勢乃有喬皇弔詭之觀蓋自然界中物之以本能動作者其成就之鉅乃至足震駭吾人而理性云者特後起之事執此以求不自覺性之定律固屬有所不能而欲取以相代則其事尤難也事之成於盲動者多而成於理性者少故不自覺性之動作其於吾人正猶力 Force 之蒙昧難知也。

使吾人將依科學成法而考察社會現象求其不陷於膚泛妄測而自安於平坦狹窄之途則吾人之所應注意者要不外卽就吾人所知之現象細加探討耳雖然卽就吾人觀察之所得而爲之推斷一切既覺其成熟太早何則？森羅萬象之中吾人所見者無異大倉之一粟；而吾人之所視之而不明，或竟不得一見者其爲數乃至夥也。

# 序

宋儒有言處衆中須有自己在蓋已深知索居之己殊於廣衆之己。以今詞釋之所謂箇人心理異於羣衆心理也羣衆之心浮而囂箇人之心靜而明苟於廣衆叫謹中而天君澄然不撓於淆亂不迷於是非猶金輪萬轉而中樞不動是則惟治心制行有素者始能而常人固隨衆而靡耳箇人心理異於羣衆者先儒固已知之矣若夫掇拾搜討衆情匯而合之類而析之統而求其歸演而證於事則以魯滂氏此著爲最博深切明其所指摘能使深化之民愕然自覺其醜猶對明鏡而自慙其癩垢之積也知恥斯近乎勇讀者將知其所勉乎宋儒所謂處衆中須有自己在者。其爲羣衆心理之良藥乎。鍾君遂譯此著以餉國人吾知其有裨於制治勵羣者必非鮮尠也爰識所感觸以爲之序

序

中華民國十年八月溫宗堯識於滬上

二



# 譯原羣自序

羣學於泰西爲晚出之科自孔德 Augusture Comte 植其基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成其事而後其學始有裔皇閔偉之觀顧各家觀察既有不同造論亦遂因之有異孔氏立意本至廣泛斯氏則以生物學詮釋社會後之作者各抒心裁俱儼然獨樹一幟如華德 Lester F. Ward 之精靈力 *Psychic forces* 吉鼎時 Franklin Giddings 之同類意識 *Consciousness of Kind* 泰德 M. Garblid Tard 之模倣律 *Laws of Imitation* 其尤著者也魯滂者法國碩學膚敏之士其詮釋社會現象獨本諸心理與他家又異原羣一書乃其傑作當代亦頗有喜徵引其說者今觀其書以羣爲經而緯以心理本人心以立言鎔政教於一治蓋羣學之變形而社會心理之先河也棄絕崖岸戛然獨往亦可謂卓然自成一家言者矣若乃析理之

餘雜以議論所涉既廣感發斯多則與科學專書稍稍異其塗轍。然鞭辟  
惕勵之辭以視樣實說理者其動人深淺稽効固殊也夫吾國學術沈寂  
極矣其爲遠西之所既棄置而尙充耳不聞者何可勝數矧以專家獨造  
之辭而入世未久者耶則是書之非吾民之所習聞也亦固其所。且魯氏  
之書本意在自闢町畦而自居前驅之列與世之治質學朝發明而夕傳  
播者顯晦有不同然則吾民縱聞之矣其能加意否又非吾所敢知也抑  
尤有進者。魯氏之言本爲法蘭西人而發耳乃針砭所下在吾國幾無一  
不成爲對症之藥斯亦奇矣今試問吾國鼎新以還其於舊染汚俗亦果  
咸與維新耶其於振德育民之事亦果有愈於往昔之所爲耶毋亦名目  
之改變。稱謂之轉移而已腐窳未除。新稗又播甯非舍本逐末之過歟與  
學號稱數十年而教育乃空廓無所成就貞幹強毅之材既未易覩而費  
舍之所諷誦者仍不過獵取升斗之雷非有勇邁獨修之器也報章所以

指導社會。而今日之以民鐸自居者。則流品至雜。其爲私人作喉舌耳目者。無論已。卽所謂老成公允者。亦幾見有秉筆直書。洞微屬幽之概。所載既不出遊移浮夸之詞。而寒蟬仗馬以規社會之風尙。非能董率而振理之也。凡此數端。皆魯氏之所疾首蹙額以相告者。不圖吾躬乃親見之矣。嗟夫。是亦豈吾民之所當因循不振者乎。夫以政治教育輿論之大者。尙腐窳若是。而謂可步武泰西。自居於強大之列。甯可得耶。泰西之所長。在凡事皆詢於學。而有以知事理之原委。變化之塗轍。用能踔厲奮發。月異日新。今魯氏之爲此學。可謂潛心孤往。探頤研幾者矣。吾人亦將諮詢之。以爲他山之助耶。此吾所馨香以薦之者也。雖然。吾又疑之。以今日之四郊多壘。士不悅學。其欲以學理證事情者。人或且病其迂。上者既驚於權利之爭。下者又靡於猥賤之說。其於逆耳之談。雖知共爲苦口之良藥。以宴安之既久。或且畏其苦而不欲服之。夫良藥也。乃畏其苦而不欲服之。

序

直不欲其病之速愈耳。然則吾民果欲其病之速愈乎。則且以是書之出版。胡之。

四

## 譯例

一是書英名爲 *The Crowd a Study of Popular Mind* 爲法國碩學 *Gustave le Bon* 名著英人某譯之八年間疊版八次本書卽從一九一三年英文譯本之第八版重譯者

一本書於重要名詞人名地名等悉錄原文以資參考其作者原註概用括弧

一社會心理吾國向無譯本卽在泰西亦爲晚出之學本書意在存真故於原著不敢妄事刪削書中重亦繁複之辭正作者再三往復之意也

一本書所論多有若特爲吾國針砭者蓋情狀相同則不謀而合見仁見智存乎其人願讀者留意可也

一譯者於此學旣無心得而文筆淺陋尤愧無以宣達作者之旨每遇折

理較晦之處或定立界說之時多據文直譯以存其真甯貽無文之誦  
不作害意之辭也至於章節段落一依原文譯名定詞間申己意惟求  
其可通而已特學力淺薄率爾操觚恐多訛誤海內諸公有進而教之  
者實所企盼

# 羣衆卷上目次

## 著者原序

### 緒論 羣之紀元

本論一 羣之心意

第一章 羣之普通特徵

第二章 羣之情操與道德

第三章 羣之觀念推考與想像

第四章 羣之宗教性信仰

## 卷中

本論二 羣之意見與信仰

第一章

羣之意見與信仰之遠因

第二章

羣之意見與信仰之近因

第三章

羣之首領及其操術

第四章

羣之意見與信仰之變極

# 卷下

## 本論三

第一章

羣之分類

第二章

罪惡之羣

第三章

刑事陪審員

第四章

選舉之羣

第五章

國會集議



# 羣衆卷上（原名『原羣』）

法國魯滂原著  
蕉嶺鍾建閔介民重譯

## 緒論 羣之紀元

讀史乘者見夫羅馬帝國之覆亡天方帝國之建立以爲變故之大，無過於變法外患與夫改朝易代者矣抑知稍加考察乃知後幕之中其所以主張而綱維之者乃在國民觀念之變遷乎？曠觀萬古事變之來其最關重大者不在澎湃震盪之風潮而在觀念與信仰之變遷；斯蓋新舊遞嬗之關鍵而典章文物之所由升降也。夫就史乘之大事觀之則人類思想之變遷實難以窺見；其可知者惟其結果耳。諸公須知此種變故之來曠世始一遇者正以人類思想爲基礎焉。築之既固斯未易動搖耳。至於今日而人類思想之變遷乃極發揚蹈厲之觀矣。推求其故厥

有二因：第一，舊日之宗教上政治上社會上之信仰爲前此文明之所植基者，至是多歸破壞；第二以今日科學實業之發明而生活思想上乃迥異前昔。夫舊者既未盡去而新者又待完成此今日之所以爲過渡時代而有紊亂無紀之象者也。雖然今日之紛亂在勢既無可逃而據是以觀將來，其演進究至何度則又未易推測。故繼斯以往所恃以建設社會者果爲何項觀念，實非吾人所能豫知之事。然前途茫茫固難逆料；而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則此潛滋蔓長之羣力將嶄然益露其頭角也。古之思想，信仰，既逐漸銷磨而鼎革之際所視爲權力之源者亦幾經推折；獨吾所謂羣力者磅礴鬱勃方如異軍之特起，推墜陷銳將舉一切而吸收之。然則過此以往吾人所稿無疑者豈非爲羣力用事之時乎？

數十年前所視爲羣雄角逐之場者無過歐陸各國相襲之政策與夫國君柄政之競爭耳。至於輿論民情則無復有措意者。若夫今日則政

策既有時而窮而箇人趨向與夫爭位攘奪者又悉復不足顧慮。其屹然當前足令王侯變色者則惟羣衆之呼聲耳其勢既節節進取足以牢籠一切而國家存亡之問題向之懸決於朝廷邸舍間者至是乃悉聽其鋒銳之所向矣

蚩蚩者氓一躍而執政權，此於吾人過渡期中乃最爲忧心測目之特徵蓋普遍選舉權行之雖久尙無大効故不得爲政權移換中之特色；惟意見傳播衣被蔓延流行既廣人具此理私人燕居之餘遂起而相締結舉凡理想之所期者俱欲求其實現；斯乃令羣力之所以日進無疆者也夫既相締結矣則苟有利於其羣者何莫不欲一蹴而得之？其自信也深則其持之也力於是乃高視闊步奔騰躡躅而來矣聚徒結黨要挾多端；極其威稜常足使執政諸公退避以相讓；又或聯彼工匠相聚成團對於工費將求管束；至於經濟原理則不復顧慮又如議院選自民間政權

出其所付，則橫加干涉；而代表諸公，且佝佝倪倪，俯首聽命焉。馴至今日，挾持愈奢，態度愈顯；充類至極，必將舉現世社會之組織，破壞滅裂之而後快；以求返乎邃古之前，洪荒甫判，疆界不分，文化無聞之世。此觀於近日之所謂工作時間之限制，礦業國有，鐵路國有，土地國有，以及物產分配之平均，上流社會之撲滅，皆其明目張膽，挾持最奢者也。

夫羣之爲物，固淺率不周於理解，至於云爲動作，則又迅速異常。睹往軌以知來轍，則將見所謂羣力者，繼斯以往，有加無已；而向之所視爲天經地義者，至是乃悉爲其所排拒，而取以自代。顧新舊不同，專斷則一。政由我作，威福自雄。神權倒而民權興。昔之專制在帝王，今之專制在羣衆。桃僵李代，如是而已。

今舉國中流社會所馨香膜拜之著作家，識短而慮淺，自是而多疑。見夫羣力之日長也，輒爲之疾首蹙額，大聲疾呼，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

之俗將不可以一日居科學既成破產謂非考迹上古追踪大秦舉凡先聖之所詔者張皇而發揮之將不可以爲治綱紀既廢人喪其守則非訴諸宗教將無道德以範圍人之身心噫吁！何論者之前倨後恭乃一至於此也？昔之鄙夷宗教者今乃匍匐乞憐於其庭下特不知爲時既晚耳使諸公果有先見之明者則游移附和之徒將幡然改變景然相從不致奔放若是諸公須知今日羣衆棄置之神卽向日諸公之所已廢置而欲一蹴而滅之者奔流激蕩釀成今日之勢始欲障百川而東之挽狂瀾於既倒不亦慎乎？

然諸公須知今日科學既未嘗破產而近日奔騰決放之勢科學亦不任受其咎夫科學者所以表彰真理非所以俾吾人以和平與幸福也諸公縱狂歌大哭以訴其苦而彼固屹然不少動者前此幻影既經毀滅吾人且將依科學以生庸得以是爲府怨之地耶？

今日羣力之生長，各國俱既見其朕兆。大勢所趨，而欲冀其戛然中正者，非愚則妄。後此吾人之命運，將悉聽其予奪，而莫贊一辭。徒以空言彈擊者，亦何濟於事？大凡新社會發生之前，必有紊亂無紀之象。今日羣力蔓延，蓋亦泰西文明易簣之日矣。然亦何以防之耶？

夫新陳代謝，舉舊日文明而悉破壞者，不自今日始也。借觀史乘往事，當夫文明所植基之道德，有潰決之虞時，則有蠻族焉，起而摧滅毀棄之。夫文明者，蓋不成於多數妄動之羣，而成於少數貴族之有才智者也。何則？事必衷於理，而用必合於律，且高掌遠躋，必有規畫來茲之眼光；此以搪撞號呼，有同蠻野之衆，欲其舉重任遠，庸有濟乎？羣性破壞，有同黴菌，物體衰弱，輒促死亡。故遇舊日文明破壞之際，則羣起而毀滅之，俾無餘燼。治史學者，遇此等情事時，只當考其人數衆多之故，則於歷史一學，思過半矣。

今日吾人之文明亦將同一命運耶？此固不免令人惴惴。然謂其必無所逃於天地間者，又非吾人敢決之。事前此所以防範羣衆狂瀾之藩籬，既因乏於遠識，一任其潰決，則後此吾人亦何能爲力計？惟有屏息立踵，靜待後命耳。

羣之爲物究竟如何？吾人所知者蓋至膚淺。前此心理學者曾未一措意及是；今乃殫精竭慮以求其故，然所得亦至陋也。彼輩以爲羣之爲物從惡如崩，外此則無他長耳。抑知羣固可以爲惡，亦可以爲善。今徒執其一部以譏其全體，遂忘其是特爲心理特徵之一部，偏頗不公，未見其有當也。

然治心理者雖反昧於羣衆心理，而命世之英若宗教教主建國偉人以及政家信徒，則本其天才，憑其經驗，却於此道稱三折肱而資之以興矣。若拿破倫者，尤爲箇中翹楚，故稱帝自雄，民無間然，特明於本國而

昧於外族，卒致一敗，歸於西班牙，再喪師於俄羅斯，霸業中輟，賚恨以殒耳。（西班牙之役，拿翁顧問泰雷郎者，Talleyrand 素以精敏稱，至是貽書拿翁曰：『西人將視大軍之資臨，猶解倒懸也。』不知西人視之，直猶釣餌耳。使洞明西人心理者，必不應顛預若是。）故今日之政治家，慎勿輕言約束其羣。此事至難，談何容易。特欲免其羣之約束者，舍深明彼曹心理外，殆無他術矣。

惟必深明羣衆之心理，然後知制度法律，所被於民生者，蓋至淺也；然後知將有所建樹，非於彼曹有切膚之密者，蓋未易措手也。又然後知所以導率董理其羣者，不在大公無私之律例，而在事實之足以激動而引誘之者也。（譯者按：此殆孔子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旨乎？）吾今舉例以明之：今夫立法諸公，將課稅征利時，則取其理論之最允者，而行之歟？必不然也。何則？在事實觀之，稅之最重者，往往反爲其民



所樂受蓋外觀雖輕內容則酷得失所在彼曹無暇辨別也是故間接稅重斂也而民樂之蓋以銖積寸累不覺其數之鉅耳若易以比例稅而課其入款或工貨者則誅求出於一時遂將苦其負擔之重而騷然反抗矣。至於此稅之性質本爲輕賦薄斂則反貿焉不察蓋一則出之以漸漸故不覺其責之重一則出之以遽遽則常訝其數之鉅至於司農會計手續不同程功各異此中消息固非彼輩所知矣

上例乃最淺顯易見者引此以證羣衆心理之重要尤爲適合拿翁知此故耀武揚威稱雄歐陸而今日立法諸公於此反覺昧昧意者經驗尙淺其於人類之動作不本乎純理之旨尙有所未悟歟？

使研究羣衆心理而有得則實際之應用最廣舉凡經濟上歷史上之現象舍是卽無以通者將有左右逢原之樂故退般史學大家也而於法國革命史事尙多未諦者正坐昧於其民之秉彜耳彼之治史雖遇其

時，事變紛紜，而惟御以自然學家之疏述法。不悟人事流衍，變遷靡常，其所以構成歷史之偉觀者，有民風勢力 *morob soice* 在；斯固非自然學家所有事也。

由是觀之，研究羣衆心理，止就其實用一途論之，既足見其有裨益甚大之處；即就好奇窮理之一念，而探討此學者，尤覺其趣味橫生也。將人之意向，一一而細究之，其樂正與鑒識礦石，區別草木相等。吾人今日所討究者，尚不過以考察之所得，爲之發凡起例，而綜合其大要，敷陳其梗概云爾。除示以大旨外，即不復有所加。蓋吾人所得，尚至膚淺，繼長增高，正待來者，本書之作，聊爲前驅云爾。

## 本論一 羣之心意

### 第一章 羣之普通特徵 論羣有心意一致之心理律

在常義中凡箇人相集不問其國籍若何，職業若何，爲男爲女，及其相集之原因若何，舉可名之曰羣 Crowd 惟在心理學上觀之，所謂羣者，其成也，必在一種情形之下以相結合及其結合後另發生一種特徵與其組成此羣之箇人大異；此際衆人之觀念與情操悉同一方向而其自覺性至是亦歸消滅；雖爲時不久然其有此種特徵則彰明較著也。吾無以名之，姑名之曰構成之羣或曰心理之羣是羣也。蓋另成一物而受治於所謂羣衆心意一致之心理律者也。

是故偶爾聚集之衆爲數雖多，舉不得有構成之羣之特徵，有之必先有其遠因焉，爲之影響左右於其間；否則即不得被以此名也。至此種原因之性質如何，入後將細論之。

羣之特徵不繫於其數之多寡，而繫於其情形如何。故凡箇人自覺性消滅而思慮情感變其方向時，即得其特徵不必命僑嘯侶也。凡情緒

激動之際如逢國家大事等時則離羣索居之人亦往往得其特徵；當此之時使有機緣爲之湊合則其羣成而特徵著矣是故有時數人可以成羣而烏合之衆則雖百千萬億亦不得以此相質至於舉國之人遇有事變之際雖不必互相聚首而就其性質觀之亦無以異於羣也。

心理之羣有其特徵矣；然又有公私之別焉。公者爲其羣之所通有私者爲各羣之所特具通有者成就雖暫而易於識別特具者則一視其組成之分子如何因而所影響於其羣之心意組織者遂各異是故心理之羣可得而分焉：一曰異質之羣謂其組成之分子各異也；一曰同質之羣謂其組成之分子相同也（如宗派界別階級之分是）二者有其通有之特徵亦有其特具之特徵

惟於吾人分類之前須先一考察其通有之特徵；如自然學家疏述之法先求其族所通有之特徵然後考求其所特具者而類種以分

願事有至難者人類心理之變遷不獨因種族及組織而異即其所受激刺之動機其性質之強弱若何於此亦大有關係故欲求其精密爲事最不易此不獨羣衆心理爲然即研究箇人心理者亦具同感須知惟裨官野史中所紀述之人物始能斟酌若畫一畢生無異耳環境既不同則人之性格自各異其外觀無異者必其環境之相同者也吾常論之矣凡人心意上之組織誠有可變動之處特視其環境如何耳使環境而突然有變遷則其從之而變之性亦著故法國革命大會時其叫囂突隲者亦皆無事時之良民風潮既息事過境遷則守法奉公亦猶夫人而狡健若拿破崙者且從而馴擾之矣

羣衆之組織既有程度之不同自難一一細爲敘述故吾人之所論止限於既經完全構成之羣吾人之可得而見者乃爲其變遷之情而非其常住之性且必其構成之既經完備者然後得於其根深蒂固之種性

上而被以新異之特徵，於是而其羣之感情、思想，乃始能趨於同一之方向。故吾所謂羣衆心意一致之心理律者，亦必在此情形之下，乃能實現也。

羣衆之心理特徵，有與孤立之箇人同者，有必待其羣而始具者。夫既爲其羣之所特具，則其所關之重自可知；故本書於此，實三改意焉。

今撮其特徵之大要曰：凡組織其羣之人，不問其爲誰，亦不問其人之生活、職業、品性、智慧，是否相同；惟一經集成羣，卽足使其另成一種團體心意；於是而感情、思慮、動作，云爲，乃在在與其組成此羣之箇人，平居時之所感、所思、所動作，大異其撰焉。至於箇人之感情、觀念，有不能出諸於獨居之時者，而一入羣中，卽不復可遇，故心理之羣云者，謂其成自各異之分子，而有其特徵者也。此如生物中之細胞，當其重組時，另成一物，與各箇細胞分立時大異其性也。

精審如斯賓塞公 Herbert Spencer 於羣衆特徵尙有所未諦。彼以爲羣衆之性無過總其分子之所有者或得其平均者不悟羣衆之成有如化合物其中之原子遇鹽基及酸液時輒化合而成一新物與其原子之性質大異

雖然羣中之箇人與獨居之箇人其差別誠不難識別；至其所以差別之原因則正未易探索耳

必欲於此而稍窺一線之明者第一當承認現世心理學家所既證明不自覺性之現象 Unconscious phenomena 此種現象其所關之重要不獨於有機物界爲然即在智靈動作中亦復如是蓋吾人心意之自覺生活其重要實遜於不自覺之生活；即最精於觀察者欲考求人類之行爲其所以決定之者究爲何物則除發見少數不自覺之意向外亦無所得也須知吾人之自覺動作乃遺傳勢力所造成不自覺性之結果耳此種

不自覺性猶基礎焉其所含者皆歷世相傳之通有特徵所以構成民族之秉彝者故於吾人顯著之動作後有隱晦難知之秘密動機焉而於此秘密動機後其爲吾人毫不覺察之動機則更難以數盡也要之吾人日常動作之大部分皆此隱匿之動機爲之網維主張於其間也

是故人之所以相似者以有不自覺性之要素故；人之所以相異者以有自覺性之要素故不自覺性之要素所以組成種族之秉彝者也；自覺性之要素所以陶冶個人之性格者也（如教育之結果及遺傳情境之例外者）同異之間一繫於自覺與不自覺而已故人有智愚賢不肖之分，而本能感覺，情欲則無大異大凡屬於情操之事如宗教，政治道德，感情好惡等則上自哲人下至庸俗無大差池焉故以智靈言則疇人斷役相去不啻霄壤；以品性言則直五十步百步之分耳或竟無所異也

雖支配此種品性之力爲何非吾人所知；惟常人之有此種品性者



實居多數則固毫無疑義者且既有之矣而一投身入羣中則寢假將變爲其羣之所通有故在團體心意中其智靈上之趨向與各人之箇性均湮鬱莫顯異者去而同者存而不自覺性之諸質乃遂高豎其旗幟矣

故事之須高智遠識者卽爲衆擊之不易舉而一切議案之有關於公共利益者其成自專家之手實幾無以異於庸儔也蓋當此之時各人之後天特長皆旣棄置無遺其所留餘燼無過常人之所生而知之者耳乃又不幸於此林林總總之中其相積以成者非有生之知乃各人之短斯真可爲太息者也

使聚衆以成羣止於各貢其平居之性質則此羣之性質無過各分子之平均斯亦了無足異無如另具有其新異之特徵耳至此特徵之爲何則入後當細論之

所以賦一羣以特徵而不爲獨居之箇人所有者其原因不一第一

當衆人集合時自以爲人數衆多聲勢浩瀚情操激昂不可遏抑有所動作，悉任本能之自然不復如平居時之加以限制；羣龍無首則咸無畏蕙之心而責任一念乃如煙消泡滅矣第二則羣中常有一種傳染性 Contagion 其所以影響左右於其羣者爲力至大；顧其爲物易見而難知無已姑名之曰催眠現象 Hypnotic phenomena；一受此作用則凡情操動作舉與其平居時大異雖向之自營自利者至是不難潔身奉公也第三則羣中又有一種特性是曰提示 Suggestion 提示者傳染之因而傳染者提示之果也得此而後獨居之箇人異乎羣中之箇人與夫衝突矛盾之處乃灼然可見此事關係最大入後當再細論之

第欲深明此理者則於近世心理學上所發明之真理不可不牢記。蓋凡人爲術者用過種種手術後輒覺喪其自覺本性而悉聽術者之發蹤指示以至云爲動作舉與平居大異試觀凡人投入羣中將有所動作

時將見自身乃若在一種特別狀態之中（此或爲羣中之磁力作用或尙有其他原因均非吾人所能知）恍恍惚惚不克自持一如被催眠者受治於催眠之際；腦經作用一變而爲脊經作用（譯者按：據生理腦主運思脊司運動）自覺本性既失意願抉擇俱亡，一唯聽術者之指揮矣。然自覺性雖失而能力之消長倚伏則至堪注意蓋有毀滅廢置者卽有繼長增高者平衡既失而故態遂亡於是一受提示之力乃奔踊搏躍一往不返；一若天下雖大何事不可爲者以其提示既同互相傳染故其勢力之大與箇人之受催眠者亦迥異此時雖非無特立獨行之人徒以孤掌難鳴亦遂不得不隨聲附和然當其一往不返之際猶得挽回一二藉免血戰殘殺者亦未嘗不賴特達之士飭以甘言誘以幻想俾得稍斂其鋒也故凡箇人投身羣中之際其特徵之最顯著者自覺性消滅不自覺性起而代之；以提示及傳染之作用感情觀念悉趨於同一之方向；

於是其人猶傀儡，一任人之指導，無復有自由之意志。

由是觀之，人之由獨居而成羣也，其於文明猶降階而下耳。在平居爲敏士在羣中則蠻夷；任意妄爲不復自制，跳梁搏躍突隳叫囂；時亦英姿颯爽，熱誠可掬；要之擬之邃古，原人則至爲相肖耳。蓋鼓之以言辭，敵之以幻影，卽足令其一反平居之習慣而利害有所不顧，禍福有所不較。嘗試譬之：羣中之箇人猶沙中之沙也。一旦風作播蕩，飛揚莫知所向矣。職是之故，凡陪審之斷案與國會之建議，成諸大庭廣衆之間者，當時雖揚揚自得，自視蔑以復加，及其端居深念，其不欲起而自毀其說者，幾希？試觀法國革命大會之會員，亦守法奉公之良民耳；及其相聚則激切搗亂，橫殺無辜，狂流所至，乃致不顧自己之利益，亦不保自己之尊嚴，甚且隨之授首斷脰矣。謂非受羣之影響，曷以致是？

然羣中之箇人異乎平居之箇人者，又不必待其動作而始見，卽當

其喪失故我之前其觀念感情亦大起變化故嗇可爲奢疑可爲信怯可爲勇正可爲邪前後不啻判若兩人也借觀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八月四日法國貴族投票拋棄其特權時何等熱誠！此在平居時彼輩甯肯爲此孤注一擲耶？

吾今將綜括上文而爲之結論曰：以智力 *Intellect* 言則羣衆實遠遜箇人以感情 *Feeling* 及感情所生之動作言則爲過爲遜因情而異一視其所得來提示如何以爲定當代著書立說者於此未諦故遂以羣爲止可爲惡夫爲惡固也甯獨不能爲善乎？

凡諸宗教之競爭觀念之擁護非藉羣力卽無以奏凱中古時代十字軍之東征與一八九三年法蘭西之自護其民亦無拳無勇耳使非有熱誠爲之驅遣於其間者甯得有此榮耀耶？須知此種義舉固屬不自覺；惟其不自覺史乘始有紀載可言；使凡事皆出於冷靜肅穆無復有激昂

奮勇之觀者則歷史之沉寂極矣

## 第二章 羣之情操及道德

上章既將羣衆之特徵敷陳其大略入後自當細加討論惟本書篇幅有限亦不能過於冗長蓋特徵中如易激易怒，乏理，失察浮夸諸性爲天演程度較淺人類之所有者（如婦孺蠻野等）凡羣舉皆悉備無遺將欲詳細討論既非本書範圍所許；卽詳論之在諳於原人心理者則覺其敷衍無用；在忽於此學者則又不易取信；兩無所當則姑取其大較爲之詮次云爾

### 第一節 羣之易激易動易怒諸性

當吾人研究羣衆之主要特徵時曾於羣之動作受治於不自覺性理略爲闡發因其動作受治於脊經而非受治於腦經故最易於激動

而能成事與否則須視其激刺之動機若何；而其反應之大小強弱亦隨之而異其受命於衝動也如影附形如響應聲蓋莫有能二者也獨居之人雖亦常震於外界之動機；然因其有腦經作用故不致一往不反。若以生理術語釋之則可謂獨居之箇人有自制其回想動作之能力羣衆則無此也

羣衆所受之種種衝動以其激刺之因既有不同故遂有寬猛勇怯之各異惟有一不變者在則當此之時不復顧及自身之利害，亦不復顧及自身之安危也夫激刺之因既衆而服從之性又深故其爲性又易動而多變；俄焉而渴血好鬪俄焉而慷慨寬宏；上之可以殉道下之可以殘殺；要之果有所圖則摩肩斷脰流血成渠竟伸其志可也此不必遠觀上古英雄時代之事即如蒲郎顯將軍 General Boulanger（按：蒲氏爲法國軍人生於一八三七年死於一八九一年曾參與普法之戰并任陸軍總

長，其後以叛逆嫌疑，亡命比國卒自殺焉。者果有所求則十萬生靈，不難舍身相爲也。

是故冀羣衆之有深謀遠慮者此必不能之事；雖意見情操有變遷而外力則無由脫，猶樹葉遇風旋舞始則狂飛終則墮地耳。入後吾人研究革命之羣時，將益見其情操之無定也。

以其易動故約束最爲不易若政權在其掌握則爲治尤難使非日用民生有以維繫範圍於其間者則所謂平民精神者將無遺跡蓋其氣燄狂暴，甚囂塵上，而倏起倏滅又難於持久此不獨思慮爲然卽其意志 Will 亦猶是耳。

故羣之爲物，不獨易激，而且易動其激切之情有同蠻夷；凡有所希冀，於剎那間，卽欲求其實現。蓋自以爲人衆聲勢翕赫曠日持久非所願也。寔是跳梁搏躍，視天下無不可能之事而不暇計其中之有所失夫同



是人耳聽居獨念，則恇怯特甚，以爲殺人行劫之事，豈應出諸吾儕，卽或偶爾動念亦必加以約束使不復起，乃一入羣中，則不可羈絆，稍遇引誘，必且殺人行劫，極其狂蕩振蕩之勢，蓋無足以阻之者，使此種狂暴之情，而可長存於人類者，則林林總總之儔，雖在尋常狀態中，亦將無以自解於此矣。

種族中之根本特徵，所以構成吾人情操之源者，於其羣之易激易動，易怒諸性，其發生之影響，一如其對於通俗情操之所生者。夫羣蓋未有不易激易怒者，特其程度有不等耳。故拉丁民族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較則，拉丁強而盎撒弱。此可取證於近日之法國歷史者也。二十五年前，因電傳公使受辱，羣情洶洶，遂釀大戰，其後數年，又因電傳朗蓀 *Lansdown* 處小有反抗，而羣情又激昂如昔，卒以倒其政府，聞同時英國征嘉蕩 *Khartoum* 所損尤甚，而英倫乃無大變動，亦未聞有閣員被倒者。蓋羣

性似婦人而於拉丁民族尤著喜怒無常好惡時變誠能得其歡心者自當爲其所樂戴然愛憎無常向日之加諸膝上者後日亦將置諸九淵矣

### 第二節 羣之易受提示輕信諸性

上文於羣衆有易受提示之特徵及其提示所傳染之程度若何既略爲詮解知此然後於羣衆之情操瞬息卽能成有定向之故深喻洞曉蓋羣雖至簡單未有不易受外物之提示者始於一二人而終及於有衆，曩之一致之情操至是遂發爲事實

凡羣受提示之影響後卽由觀念進而爲事實無論其爲損爲益爲害爲利其易受感動則同要之一視其激刺之動機若何耳至於其舉動之果合理否則不復如私人之總總慮及也

夫羣衆既易於提示昧於自覺拙於推考偏於感情矣；則其易於輕信也亦勢有必至者蓋其視事太易以天下無不可能之事故外物遂有

而震蕩之。此觀於裨官野史。郢書燕說之創立傳播。速於置郵者。可以深思其故矣。（巴黎被圍之際。樓上有燃燭者。羣以爲敵人之信號。及後乃悟相距十數里之遙。固無從覩其燭光也。）

然野史裨官之易以傳播者。又不獨以其羣之輕信亦實以其模糊影響穿鑿附會耳。雖至平常之事。一經羣衆之視察。則失其本來面目。而羣衆之爲思。又不衷於理解而徒事幻想。於是想影之來者。連袂接踵。遂入非非之境。試觀吾人閉目凝心時。常覺此種想影幢幢往來於腦際。特吾人尙能自主。不致爲所搖惑耳。惟在羣中。則事實與想像相雜。主觀與客觀混淆相距之遠。雖或有若霄壤。而在彼輩觀之。則不啻相連之事實也。

羣之構成。既有不同。則其浮夸影響之情。自當因而各異。其度然而不然者。則因傳染作用之結果。展轉散布。各人所得。既同自一源。則其所

信者自然一致也

誕妄之起常起於一人然後因傳染作用遍及全體如耶路撒冷聖佐治顯蹟之事果孰目覩而躬驗之者度其先亦不過一二好事者爲之耳

凡此皆羣衆所以構成幻覺之機織吾今特表而出之讀者須知史家所載奇偉駭異之事雖多大都可作如是觀耳

吾今請再申其說：蓋人無間於智愚一入羣中則心意諸事不足顧慮故博雅之士與儻陋之夫其短於視察則一

此事看來覺甚支離必欲詳細證明恐連篇累牘廣事摛摻亦不足以罄其說惟吾雅不欲讀者見疑姑舉一事以相質證不能盡也

就下例觀之則知吾所謂無間賢愚短於觀察之說之不謬此事詳

見菲律賓司 Julsan Felix 所著海流 Sea Currents 中科學雜誌曾徵引之者

有船名卑爾普爾 Belle Poule 者一日方尋一巡洋艦蓋遇風時相失者也是日天清氣朗赤日當空忽聞覆舟之警全船震動咸見前邊有筏拖之以船意謂報警者卽此於是船長筆霍司 Admiral Desfosses 急下救生船前往拯救將迫近時恍惚有人伸手呼號僉謂是必遭難者矣及抵該處則所見者無過杈杆之樹枝覆以來自鄰岸之亂葉耳真相既覩羣疑始消故智者觀其羣衆迫切之情與夫提示傳播之易有以知團體幻覺之機緘所在矣

是故人不問其多寡智無間於高下及其聚衆成羣則自有其特徵以其短於視察拙於鑒別遂至以僞亂真認幻作實此觀於探幽雜誌所載心理學家達維 Mr. Davey 一事益知其不謬也一日達維召集科學著名之人以演其試驗當時大名鼎鼎之華雷師 Wallace 亦與焉其所試者爲鬼物靈異之事佈置就緒後令各人一一細驗其物體而封以鈐記咸

無間然於是凡足以顯鬼物之作用者若作書於石版等事均次第畢現達君乃令各人一一爲報告而徵其意見僉謂非冥冥之中有主持者安得致是事畢矣達君揭其內幕則一簡率之戲術耳故探幽雜誌論之曰：「達維之術，不足稱異惟以精敏之科學家其所作報告乃脆弱若是是知證人雖多所見未必盡實然使其報告果實者則所演鬼物靈異事固非戲術可飾也今其術乃簡率如此而竟敢毅然行之誠不能不令人佩其膽力之大第須知其制勝之道乃在其力能牢籠其羣之心而使之強不見以爲見耳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此論可謂深中肯綮然則謂此種現象爲催眠現象甯得爲過？夫於智能出衆之士且然其於常人可知矣類是之例更僕難數當吾作此時報上又以二女溺斃事喧傳矣初有二女失蹤久莫知其去向謂目擊其溺斃者凡六人於是有司亦給狀爲之證明謂是無誤也骨瘡瘞矣不知以何因緣乃發見溺斃者實非彼

等；而失蹤之女居然告存，審其顏貌，則至不相類，乃當時竟贖贖，若是謂非蔽於幻覺者，甯得有此耶？

是知幻影之成，始於提示，繼以迴想，終於證實。及後則互相傳染，遂以廣布焉。此如上例所舉，當其認屍之際，設有深於印象者，必且謂其人痕識宛然，鑿鑿可據，須知此非故以誕妄之辭以欺人，蓋自缺鑒別之精神而蔽於虛幻之想影耳。今再舉一例，則吾所謂提示之機緘者，益確然可見矣。

一兒誤認他兒，翌日兒見其誤認者死矣，有婦人哭之曰：『天乎！是吾兒也！』趨而驗其服飾痕識，則宛然猶昔。曰：『噫！吁！是吾兒也。前月之所遺而見殺於此者也。』於是就其夫弟而訊之，其夫弟亦曰：『噫！是真菲呂柏也。』寢假校師聞之，則又趨而嘆曰：『噫！菲呂柏乃見殺矣，是疊疊者非校中獎牌也耶？』不意四句之後，始發見被殺者乃波多之童爲

賊所戮而置於此者；而所謂菲呂柏者，乃誤認也（見 *L'Eclair*, April 21 1895）

觀此而知誤認一事，婦人小子最多；而兒童之言尤多矣。實以其最易於激動也。然今日法庭中則常資以爲憑證，揣其意必以爲是天真爛漫者，必不作無稽之談耳。不知若就其心理研究之，則將見世之善於譎言者，莫兒童若。非因其巧言如簧也，實因其短於視察耳。使其言而可資爲判斷者，則不如取銅圓而轉之，以決命運誰屬之爲愈矣。

故就羣衆之觀察力言，則吾人敢斷然曰：幻影之起，起於一人輾轉相傳，則衆受其惑，至其紕繆荒唐，必充類至盡而後已。類此事實，蓋難以枚舉也。二十五年前當色丹（*Sedan*）戰爭時，其最著者爲馬隊之攻擊。然當日臨者雖多，而竟莫知其召自何人。又如滑鐵盧（*Waterloo*）戰爭，乃史冊中之最彪炳者，而英將胡師里（*Lord Walseley*）則謂其事爲世人之誤解。



者至多凡此皆足證明羣衆觀察之難信也（吾人於戰爭中果知其情形如何乎？此吾所深疑者也。吾意吾人所知者惟誰勝誰負耳。過此無復加也。達枯 M. D'Harcourt 者於瑣花李諾 Solferino 之戰爭曾與其事而概乎其言之者也。令錄其紀事以資質證其言曰：『將軍據衆人之證據以作報告而上官毀之自作一詳細之記載後呈諸參謀長參謀長又毀之而獨抒心裁自作一記呈諸元帥元帥曰：噫！汝曹誤矣。卒易其稿似此幾經更換則所存者甯能復得真相』云云。達君之言蓋以爲欲於最激烈之事實中而求得事物之真相蓋有所不能也。）

綜上所述觀之則團體證據之價值亦大可見。已據名學凡事證人最多而相一致者則其證據最堅固而可恃。然在社會心理觀之則此條例直當改正。蓋凡事爲最多人所觀察者其事即最足致疑而事之同時爲多數人所證實者即其事之最遠於事實者也。

然則歷史者無過純粹之想像耳。其事實既非出於精密之觀察，其紀事則等諸虛幻之載述，而緣以附麗之詮解，則無過反映之結果耳。故左史右史，直無異擲光陰於虛牝，使非先世有文學美術碑誌等作遺詒，吾人則吾人於過去之事，可謂全無所知。今史乘所載建立鴻猷之偉人，如海球烈 Hercules，釋迦 穆罕默德 Mohamed 等，吾人果有一二微實之語，足以道其平生者耶？以事實言，則其真正事蹟實無關宏旨；而通俗庸儻之所歌舜者，特無過稗記中描寫之偉人耳。

雖稗記所載不必悉皆漫無一定，然欲徵信則爲事實，難積時既久，歷劫既多，則以想像之遷移而觀念遂變化，是故舊約中好殺之耶和華 Jehovah，異乎聖推烈之愛神 The God of Love of Sainte Therese 也。震且之釋迦，異乎身毒之瞿曇 也。

且稗記之變遷不必待十百年而後見，吾人並世有英雄焉，於五十

年中其變遷之數，有不可以道里計者，拿破崙是也。當其興也，尊之者若偶像，譽之者若天人；而詩家讚美之餘，以爲此公乃平民之友，竹籬茅舍間所當歌詠不忘者。其後三十年，則一變而爲殘忍嗜殺之魔王矣。竊權攘位，驅三百萬人於沙場，以充其私欲。於是向之謳歌之者，今乃咀詈之不遺餘力。然則數百年以往，安知不有博敏之士起而致疑此公之有無？一如吾人今日之疑釋迦耶？又安知其不視此爲譫言而等諸海球烈之傳記耶？以不佞觀之，在勢實無可免，何則？日後所知於羣衆心理者，既較吾人爲深，而於其特徵如何，又較詳盡；則在其人觀之，歷史之所存無過虛無縹緲之談矣。

### 第三節 羣衆情操之夸大與坦率

凡羣衆所顯露之感情，不論其爲好爲劣，常具兩層性格，曰簡單白淨，大故就此點而論，羣之爲物實深似原人；以其辨物不審，不能作條分

縷晰之觀故於事物真相常難察別當其感情發生之際始以提示及傳染作用散播之速有若飛矢繼則雷同附和輾轉相倣而情操之激遂橫發而不可收拾矣

因其情操簡單而夸大也遂視天下無可疑之事亦無不定之事如婦人女子焉用情偏於極端而少瞻顧稍足致疑者則視爲事既證實萬無移越遂爾成竹在胸漫不加察厭憎之興其在箇人易於解釋者一入羣中則其羣張脈憤興有若不共戴天之仇難以消除矣

以無責任觀念故感情益激烈難遏此於異質之羣爲尤著蓋人衆則膽壯無復有畏威懷刑之念也故羣中之箇人其情操動作遠非獨居之箇人所可比擬愚昧媚嫉之徒至是亦不復量度思嶄然露其頭角意謂爲時雖暫亦足以大遂乃公兇殘嗜殺之心也

夫此種浮夸之趨勢何以多偏向於惡劣一途則循本而論自不得

不以此爲原人之遺性留貽吾人者故易於爲惡者惟羣而非箇人箇人者懷刑畏威明於責任無橫決潰放之行者也

然謂羣爲不能爲善者又無過懲羹吹蠶之論試觀伊古來毫邁卓犖之行何常非自出羣衆耶此其事當於下章論之

羣之感情旣常有夸大之勢故惟過度之情操乃足以束縛而馳驟之是以善演說者將欲感發其羣必不能悃悃無華樸實說理必也堅證其所持之說而固之必之飾之複之講壇制勝之祕鑰如此而已

且羣又不獨自張大其情操已也卽於其素所崇拜之英雄亦必求其誇飾附會鋪張揚厲試觀梨園演扮人物其品格道德豈人世之所有耶？

於梨園菊部中有其側重之特點固爲不謬蓋其中實有此點之存在特其所有之規律與吾人之常識及論理真風馬牛不相及耳俾色揣

聲求悅觀者以其有特殊之趨向遂亦不復計其操術之卑劣且長菊部者亦常有其至難之處凡劇之成敗如何殆無從決定必欲一試之者舍自視其身若觀者外殆無他術也觀此乃知凡曲本有失敗於一處而奏効於他處者如近時哥俾 Francis Coppée 所著之加冕 Pour la Couronne 固既萬衆歡迎然其先十年則巴黎戲院中殆無一不拒絕之者又如謝禮 Charly 所著之叔母 Aunt 其始戲院中亦無見納之者後乃卒盛行巴黎倫敦間。同一曲本耳何拒納之間前後相差若是觀者既各有定見自不致謬誤若此推求其故則因長菊部者不能易地而思自表其身若觀者故於有衆之好尙不能辨別清審也此理吾不能縷述於此惟以深明劇情及洞悉心理若莎西 M. Francisque Sarcey 者於此事必有所論列也然其中又尙有種族之關係焉爲此都之歡迎者未必得彼國之讚嘆；或此處既告厥成功者易地則僅得其半情勢不同故變遷如此

第讀者有須分別者羣衆之所以浮夸張大者止在其情操不在其智靈吾前不云乎？人入羣中則智靈抑下突起鶻落升降靡定者獨其情操耳。泰德 M. Tarde 者博聞之吏也於羣衆之罪惡探討至勤凡吾所言者皆其所經證明而往復申論者也

#### 第四節 羣之伐異專制守成諸性

羣之所知者惟簡單與極端之情操耳至其得諸提示之觀念意見及信仰則拒受之間不能細爲審別；愛之則以爲天經地義惡之則視爲巨戾大錯；而於信仰一端爲尤甚試觀宗教之所以束縛馳驟人心者與其黨同伐異之狀可以深知其故矣

因其於事物之情僞未能諦審又自恃其勢力之偉大無所顧忌故恣情愛憎不復加以審慎其咨嗟向慕之誠一如其鄙夷厭恨之切不復如箇人之遇事端詳躊躇審視也是以講壇之上凡演說者苟稍有矛盾

則羣肆攻擊怒詈醜詆之聲立隨其後使此時演說者猶復固執已見不稍遷讓則將見拳棒交加繼以驅逐極其狂飀所至設無警吏以臨之者則且有性命之虞矣

專制云伐異云皆羣中至常見之事特其性質有強弱之不同耳至其不同之故則多因種族而異此種族觀念者實足以牢籠人之感情思想者也歐洲民族中則拉丁強而盎撒弱前者重團體之獨立後者重箇人之獨立重團體之獨立者充類至盡乃欲舉一切各不相謀之箇人而受治於一共同信仰之下如雅各兵 Jacobines 者（按雅各兵爲法國革命黨以在雅各兵寺院集會故名）拉丁民族中之翹楚也朝代有變遷而觀念無大異自茵奎錫欣 Inquisition（羅馬裁判異端法庭）時以迄今茲殆無大變更也

夫權威用事與夫排斥異己既爲羣衆情操中之最顯著者矣故一



且權柄在握則顧盼自雄，輒欲見諸行事，以示其暗鳴叱咤之壯然。其性又懾於威而忽於惠，彼以爲惠者特弱之變形耳。使臨之在上者爲優柔寡斷之君，則將起而輕肆侮慰，以爲是莫予敵者，使其爲兇悍果敢之主，則崇服之餘，至爲之鑄像紀功，以致其向慕之誠。其或有暴君獨夫亡命流竄者，則因其權威既剝，亦遂欺凌侮辱，無所不至。若愷撒 Caesar 者可謂萬峯羅拜，足資楷模者矣。力足以攝人威，足以服人，劍足以死人，宜其俯首帖耳，敬謹將事也。

故羣之爲物，常畏強欺弱，使執功者之勢力而有消長焉，則叛服更迭，以一其勢力爲定向。

然以爲革命擾亂之事爲羣衆之本能者，則又大誤。吾人毋以騷亂之生常激烈難遏，遂相與震駭而畏怖之。須知此直如飄風暴雨之不終朝耳。羣之動作常不自覺，又多屈於遺傳勢力之下，故其守成之性亦往。

往趨於極端俄而棄其所執則厭亂之心起又裹足不前矣故觀拿破崙大揮鐵腕破滅自由之時其擁戴之最熱誠者乃最驕傲不羈之雅各兵也

使非深知守成一性乃羣衆之本能則讀史乘時將多有不得其解者雖革命相尋常欲變更昔日之典章制度然改變者實其名耳至於其精神所在爲先代之所貽而真有待於改革者則反往往置諸不顧更迭雖數而所得之效果乃至膚淺此其守成與破壞豈非有類於原人耶於舊日之遺傳則保守之於新事之有足變動生活狀況者則深惡之亦頑梗甚矣使機器紡績或蒸汽力鐵道等發明之時而彼輩方執政用事者則此種新事新物皆當然無從發生而革命相尋將紛擾益甚幸哉科學實業之發明乃在於羣力用事之前也否則文明之進步將無由觀矣

第五節 羣之道德

若以道德二字指瞻禮社會之風俗習慣及制憤克欲言則以羣之輕率易動固遠不足以當此若夫慷慨激昂於一時抵拒外力於俄頃自靖自獻大公無私則羣者固有時而有巨人長德之行者也

昔之治心理學者見羣之易於爲惡也則爲之考其犯罪之數而毅然斷之曰羣之道德蓋至低耳斯言固不謬第吾有當問者則羣衆道德何以低？是必有其遠因也以吾觀之則此種野蠻破壞之本能乃遺自原人而流衍至今日者耳凡人在離羣索居之時未嘗不曉然於恣情任意之爲害獨至一入羣中則責任之念泯而懷刑之心滅故爾奔放騰踊不可控御當夫平居無事無以自遣時乃舉其破壞之本能不能加諸人者舉而加之禽獸於是獵狩之習夫聚衆以殺無告之人則人知其情怯而行忍今命儔嘯侶逐犬驅獒以恣殺禽獸則在智者觀之亦何以異耶？雖然極羣之惡至於殺人行刼析骸食肉固已至其卓犖邁絕之行

如舍私奉公，捐軀自獻等，則又有遠非箇人之可幾及者。其受激也深，則其爲情也烈。故摩頂放踵，以利國家者，羣之所優爲也。此如十字軍之東征與一七九三年之義勇隊，皆其彰明較著者。又如奮不顧身，以殉其信仰觀念及蒙昧難稽之成語者，又何可勝數？近世同盟罷工之舉，層見疊出，然試一察其情，則謂其欲得搖如懸旌之工費，毋甯謂其遵命守法之爲愈平居之箇人自利之念重；羣中之箇人自利之念輕如劇爭大戰中自獻其身以資屠殺者，其於戰事之性質且未有聞，豈得謂其出於自利之一念乎？

卽在下流之羣衆中，於道德上亦常有其固守之宗旨。茲據二事以爲證：一據退殷所紀謂參與九月屠殺 *September Massacres* 之暴徒於當時所獲之金玉珠寶悉舉而置諸委員檯上毫無所取，一爲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攻擊篠列禮時 *Tuileries* 之亂黨當時慄悍喧囂不可遏抑，乃

不特於珍貴無所攜甚至糧食餅餌亦未一染指

夫此種道德固不敢謂其一無滲漏特其爲常見之事則確無可疑者此不必遠徵大事卽如吾前所云觀劇者常求其所崇拜之英雄必具非常偉大之德亦正以此又如集會之中雖流品龐雜下至鼠竊狗偷之輩與夫登徒好色之流雜廁其間然一聞猥褻之辭輒嗷嗷置詈謂其有傷風化其實則演講之人雖出言鄙倍然較諸彼輩平居接談者則尙雅飾萬倍也

由是觀之羣之爲物固常恣意於下等本能之動作亦常有駿德鴻猷者也使以崇讓捐私爲美德則羣之所成其非哲人智士之可及亦昭然可觀已雖其爲此未必出於自覺然此實無關宏旨吾人正不必以羣之乏於理解爲憾須知羣衆果遇事諮詢端詳審視者則莽莽寰區之上將無復文明之迹而人類歷史亦將等諸泡影矣

### 第三章 羣之觀念推考與想像

#### 第一節 羣之觀念

上章於討論觀念對於民族之進化所造若何時吾人曾謂文明者無過少數難變之基本觀念之結果至此種觀念其移植於羣衆心意中之情狀若何；其艱難險阻以底於成之情狀若何；與夫告厥成功後其所生之權力若何吾人亦既一一爲之闡發最後吾人並謂凡歷史上之變動騷擾其主張而綱維之者乃在此種觀念之變遷矣則繼此以往吾儕所當討究者乃其羣所容納之觀念與其所以理會此種觀念之情形讀者幸加意焉

此種觀念可分爲兩類；第一爲臨時及偶然之觀念受當時之影響而生者如盲從一人或一種主義是第二爲基本觀念受環境遺傳律及

輿論之醞釀亭毒以成其穩固者。此如昔時之宗教信仰與今日之社會觀念及平民之觀念是。

基本觀念如川流焉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臨時觀念如波濤焉長鳴怒號奔激震蕩一以見其凝重；一以見其飄忽。

基本觀念爲吾人祖先之所立足者至是既日就凋亡矣本實先撥而緣以附麗之典章制度遂搖搖若懸旌顧舊者雖去而接踵繼武者則爲物既微又飄忽無定其能潛滋蔓長而有優越之勢力者蓋亦僅耳。

不論其得自提示之觀念若何其能使其羣發生影響者必其爲形簡單而賦性倔強者也夫如是而觀念乃有同想影既無銜接之鍵亦無相續之端。（如弄幻燈者將溝上滑片之層疊者一一取下以演其技）特其性質雖有矛盾而流行則無礙其共同偶因外緣接觸其人則舉其腦海天君之所儲者以之相應以其觀念之旨趣既有不同故其云爲舉

止亦遂因而大異夫既乏鑒別之方則其不能審其矛盾所在者亦事之所必至者也

此不獨於羣衆爲然卽在箇人亦常有是不獨於原人爲然卽熱心之宗教家亦常有是吾常觀於印度學生之陶鑄於歐洲大學者矣其爲狀有至足令人稱奇者彼輩受歐洲教育久故於其基本之遺傳觀念或社會觀念上有泰西觀念焉夫舉東西觀念而治諸一爐從違取舍既難抉擇則姑作等量齊觀者亦勢所必至然根源既異則矛盾自生故遇一事發生則具一種動作；遇他事發生則又具一種動作；以矛刺盾前後常判若兩人然外觀雖矛盾而實質上所以影響左右於其間而有以決定其行爲者乃其遺傳觀念也凡觀念之真不相甯者惟遇各族混居時因各種遺傳之趨向有不同斯真有顯著之衝突耳然此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此事關於心理者實甚重要有欲得其解者且游歷十年細加



考察然後知吾言之不謬耳

凡觀念之見納於羣而爲通俗所曉者必其爲形既簡而又加以種種改變者也此於哲學及科學之觀念爲尤著蓋其陳義高遠非庸儔所能驟悟必欲其家絃戶誦者舍改變外殆無他術種族之賦性既各殊則變更之方亦不能不相異然其趨勢則無不由繁之簡也故雖有高遠質實之觀念而欲冀其爲羣中之所理會者必將其高遠質實處攢棄之而後可

且自社會之眼光觀之觀念之足令人措意者特其所生之效果耳至其本來之價值雖有至尊無上之概實不足顧慮若中古時代之基督教觀念若前世紀之平民觀念若今日之社會觀念無慮皆鑄成之大錯徒足令人頓足太息者耳然其勢力之偉大則前乎此者既爲有衆所共見知而繼今以往所以操國家安危存亡之柄者於此尤當首屈一指也

夫觀念之求見納於有衆者必加以修改變更固也然修改變更矣將欲程功計効則又不可不入於不自覺之境；庶積時既久變爲情操始有影響可言至其經過之程序若何入後將自見之

然諸公慎毋謂凡觀念之正直者即可冀其於上流社會中生效之動作也此觀於大多數人對於極易明晰之表示尙覺漠無所動卽有以知其不然凡受過教育之人於事之信而有徵者固未常不加以容納然不瞬息又復故步自封矣試與討論一事初雖得其同調而經過數日再與論及則其所持論據又與其原意無少變更矣蓋入主出奴先有成見也箇人然羣衆亦何莫不然？

觀念不見納於羣則亦已耳及其經過種種程序而貫入羣衆心意中時則所生之勢力與所得之結果乃宏偉莫能抗法國革命時哲學觀念之移植人心者垂百年其勢力如何度無不知者當其求自由平等之

實現時若驚濤駭浪澎湃震蕩因而顛覆王室震動全歐二十年間其戰爭之數與捐軀之多卽在成吉思汗與帖木兒視之猶將震駭失色蓋自生民以來從觀念所生之騷動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夫移植觀念難矣然一經移植則拔除又正不易蓋羣之爲物其淺率不周於事情與箇人之高瞻遐矚者相去遠甚是以今日之政治家雖知近日流行之意見所謂社會主義者之謬及其爲治則又不能不舍其所信而虛與委蛇則以勢力之大不可以一朝奪也

## 第二節 羣之推考力

謂羣毫無推考之力且不可以理喻者斯言固妄然其辯難之方與夫所以左右其心之說則卑之無甚高論被以推考之名者無過類似之談非徵實之言也

然持論雖卑而立說之基於聯想者則與高等之理論無異特貌似

而神遺耳如哀斯基摩人 Eskimo 以冰爲透明物入口而解遂謂玻璃爲透明物亦將入口而解又如蠻夷以勇者在心故食其心者其人卽勇羣衆推考之法大都如此

羣衆辯難之方其最特異之處乃舉外貌之相似者爲之牽繫聯絡而將特殊之情事概括之故凡以言感衆之人未有不操是術者倘舍此法而欲以名學相詔者則聽者將掩耳走矣然則準斯以談謂羣衆不能推考或推考必誤且不可以理喻者則又似非過論吾人常觀於登壇演說者矣見其持論淺率不周而與感之力乃至大則不免嘖嘖稱異深爲詫嘆不知立說固拙而以之感動團體則有餘自不得以高明之士相擬蓋其操勝之術乃在稔其情形而欲以其所羨慕之想影不在脩辭立誠也若欲舉平時深美閎博之辭以動聽則雖連篇累牘亦不如當時寥寥數言之爲愈耳

吾曾屢言羣衆以短於推考故無鑒別真僞之力與夫觀察精審之方蓋其判斷乃由外鑠非自出心裁也然此不獨羣衆爲然卽私人小己其蹈此弊者亦頗不鮮是知意見之入人心而流衍衣被者不必自有其優越之處特因大多數人不能依理造論自成一家言耳

### 第三節 羣之想像

人無推考之力者其虛擬之想像必敏而強且易受外物之射入凡映入其腦海之想影無論其爲人爲物爲事件但一若實有其事者羣衆之想像亦正如此也故有時羣之爲物頗似入睡之人理性使用暫時停止而腦海中所憧憧往來者乃絕奇特異之想影然在箇人則能加以反想而想影遂等諸空中樓閣若在羣衆旣不能反想又不能推考於是極其想像之所至乃視天下無不可信之事矣然須知天下事之最足震駭吾人者乃其事之最難取信者也

是故衆羣之所受激者無過奇偉特殊之事使取文明而分析之則將見文明者無過此種奇偉特殊之事撐柱於其間耳在歷史成事觀之則事之外觀其成就之鉅實遠逾於其實體；以其所以運旋幹維於其間者不在真而在僞也

羣之思也以想影；所以激刺而射入之者亦此想影；而使之戰慄恐懼或咨嗟嚮慕因而舉止動作隨之而定者亦無過此想影也

夫然故歌臺舞榭中其所表之想影最爲明晰而其影響亦至偉大在昔羅馬平民常寄其夢懷幸福之情於梨園菊部中矣卽後世之接踵步武者亦何嘗非同出一轍雖羣之爲類不一而其震奪於戲劇者則無異觀者堵園環列慷慨激昂悲嘆歌泣之餘一若前世風光都在眼底明知起而卽之或且招尤集咎然以其一往情深激於想影遂亦不計其爲幻爲真矣相傳有某園方演悲劇觀者大譁欲取其扮演奸惡而擊殺之

設當時無保衛之人，必無以脫此險云。觀此而羣衆之心意狀態與其感受提示之易誠昭然可觀。已故事之不實者其所具之力實大於真實之事。何則？真偽混淆黑白不分者羣衆之趨勢則然也。

試觀國家之威福及於士庶將軍之雄風遠震遐方者何莫非基於其羣之想像乎？使無此想像者豈易言控御之術？歷史大事之彰著者如佛教景教回教之應運挺生；宗教改革與法國革命之騷動震擾；與夫吾人今日之所謂社會主義者之風靡一世；固皆極風發泉湧掀天揭地之觀矣。然試一稽其故則無過其羣衆想像上所生之印像之直接或間接結果耳。

且自史乘觀之歷來各國之政治家與夫暴君獨夫之所資以樹其權威者又何莫非其羣之想像乎？欲得其羣而束縛馳驟之者則於此自不得不兢兢業業細加揣摩。故拿破崙於國務會議宣言曰：『以吾從服

加特力教 Catholic 吾乃得終結汪德盎 Vendeen 之戰爭；以吾爲馬薩  
孟 Mussulman (譯云回教徒) 吾乃得展足於埃及；以吾爲阿爾廉茫騰  
Ultramontane (本意云在阿爾卑 Alps 山外其後北歐乃以此指意大利  
人今訓爲崇奉教皇權威者) 吾乃得克服意大利之僧侶；若吾將制馭  
希伯來人者則吾將重建瑣羅門 Solomon 之廟宇也」其言如此蓋自亞  
歷山大 Alexander 愷撒以來知所以印入羣衆想像之法者未有如拿  
翁者也朝於斯，夕於斯；凱旋則念之；辯難則念之；卽在彌留之際其心中  
亦未嘗少忘此法也

然則印入羣衆想像之術究竟若何慮無不急欲知之者其爲術也  
蓋非可以理論爭亦非可以口舌勝智力無所用辯難無所施者也試觀  
愷撒見殺後所以激抗其羣而使之反對暗殺者非安東尼 Antony 之辯  
才有以逾於人也特當大衆賁臨之際指陳死者之屍以讀其遺書耳



所以激發衆羣之想像者乃一種明晰而可愕之想影此想影者止以奇祕駭偉之事詔人而無待乎言語文辭之詮釋如凱旋如奇事如巨罪如奢望皆其例之最顯著者也故凡事止當陳諸其前而無待詳其來歷譬如罪惡災眚倘猝然有偉大者發現於一時則羣衆將相與震駭錯愕倘其事出以漸積則無復有過問者矣其實則漸積者大而一時者小也數年前時疫流行只巴黎一隅死者既逾五千而民間轉若忘其事今使有死人五百之變發於一時如愛緋塔 Eiffel Tower 之倒者則又必驚駭失措矣有橫過大西洋之汽船中途失慎而街談巷議者浹旬然據官家報告則一八九四年帆船損失者八百五十艘汽船失慎者二百有三艘此其損失較諸該船如何？乃竟無措意及此者則以一則出於一時一則出於漸積耳

是知激發羣衆之想像者不在事實之本身而在其所以出之之法

與令其所以注意之術將上載時疫失舟之事傳出諸於一時而奔出於漸積者則將見造次接談與夫曲巷斜街舍是卽無以資其談助而爲之震駭錯愕者且頭腦欲裂矣是故知印入羣衆想像之法者然後可以言駕馭羣衆之術

#### 第四章 羣之宗教性信仰

據上所論則知羣衆無推考之力故於觀念之容拒圖吞棗不復能辨析毫釐又知提示之入人心其變成行爲至爲迅速且感於外情則摩肩斷脰以伸其意亦有所不恤又知羣衆之情操悉流於偏激心有所好則欲置諸九天心有所惡則欲沉諸九淵凡此諸事旣明晰後然後知羣衆信仰之性質

謂爲宗教性者明此不特限於宗教一隅以其情操相同故得被以

地中廟宇之魔物是後者雖屬無稽譏言以其威望可畏故亦足震動吾人

威望者一種施於吾人心中之權力也其施之者不論其爲箇人爲箸作爲藝術爲觀念而其力則足以眩惑吾人鑒別之能力而爲之又畏又敬；至其所感動之情操則一如他種情操之不可名象；惟擬諸催眠之人庶幾相似要之威望者權力之淵源雖以神祇之尊君王之貴婦女之美舍是卽無以施其束轄牢籠者也

威望可大別之爲二：一所得之威望；一自有之威望所得之威望者名號財產聲譽之結果也與自成之威望漠不相涉至於自有威望則視人而異雖有時可與聲譽榮耀射產同時存在或得此而益彰然卽無此亦足巍然獨立也

所得威望最爲易見之事凡人有一種地位財產或徽號則威望隨

所與感者，則此二種特徵，必相隨而至。其希冀天上人間之福者，守此尤堅。故恐怖時代之雅各兵 *Jacobines* 與茵奎錫欣 *Inquisition* 之羅馬教徒，派別雖殊，殘忍則一。

讀者至是，當已深曉所謂宗教性者，特以其盲從妄戴，伐異黨同；且其傳佈信仰，乃一出於激昂操切之情，而無春容閑雅之致，一如宗教家之情操耳。故羣衆擁戴之英雄，卽其崇拜之神祇。拿破崙之爲神者，蓋十五年，信徒之衆超絕等雙，其舍生相報者尤難以數紀；而拿氏則驅遣馭驟，應手得心。自基督以迄各教，其箝制人心而駕馭之者，未有如拿翁者也。

凡宗教政治之信條，其得成立者，因其足以感動羣倫，令其有渴慕之情耳。故在信徒觀之，以爲一經奉從，則福田卽在目前，雖摩頂放踵，以遂其志，亦無所恤。此稽諸歷史而可信者也。枯朗 *Fustel de Coulanges* 著

羅馬之高盧 Roman Gaul 謂羅馬之保持不在兵力而在其宗教所興感之仰慕其言曰：

「以羅馬之政體爲其民之所深惡痛絕者而國祚乃至五百年此在歷史上可謂冠絕等雙者矣；乃謂三十麗展 Legion（羅馬步隊名）之兵足以令一百兆之人民相率愛戴，豈不謬乎？」

然則果操何術以令此一百兆人服從無間言則以其民視其君如帝天以爲國家之榮譽卽憑藉於其一人之身也故小至窮鄉僻壤亦將其君而社稷尸祝之是以枯氏復論之曰：

「基督肇興之先，羅馬人之所崇拜者其帝君耳六十市之高盧人相於里昂 Lyons 近處築一巨廟以紀奧古斯他 Augustus 其所舉之僧侶卽爲其國之長德此非有所恐懼而奉養之也三百年間其國民固未嘗屈服震懾若奴隸然則崇拜其君者非朝臣乃羅馬也」

又非獨羅馬乃高盧人也；西班牙人也；與夫希臘亞洲人也。」

今日偉人傑士雖無復社稷之者然鑄像範形與攝影寫真其所以令人景仰羨慕之者則又無以異故不佞敢爲讀者諸公進一解諸公果欲深研歷史哲學者只須記取此羣衆心理上之一要義曰：羣之所先求者惟神

然諸公慎毋謂是特前人早已以理性掃除之迷信耳須知情操與理性之激戰雖久而情操實未嘗敗北神權宗教之說旣爲羣衆所厭聞然夷考其實則迷信彌甚壇宇之供養像影之崇奉踵事增華有加無已此徵諸百年前而可信者也凡討究近世蒲郎運動 Boulangism movement 者慮無不知人民宗教之本能近世行將復活當時民間崇奉其人之殷莫不家懸一相視爲萬家生佛以爲是英雄者一舉手而羣惡可除正誼立見雖舉吾儕百千萬億之命爲之蹈湯赴火亦當甘之若飴使是時其

人之品格果足與其虛譽相稱者則歷史上之大名早占一席去矣

故於林林總總之中必不可無一綱紀維繫之宗教此事既彰明較著無待贅述蓋性質有神權社會政治之分而其具有宗教性則一設今號召於有衆曰吾將無神設教則其所以擁護此種信條之誠與其黨同伐異揚己抑人之見又將與宗教無以異此觀於波錫提威斯派 *Positivist sect*（波錫提威斯派，爲法人孔德 *Comte* 所創意云實驗大旨謂吾人所有之知識不過事物之現象；且此知識乃相對者而非絕對者）之發展而可徵者也。多斯道時 *Dostoyevsky* 者，波錫提威斯派人，而好學深思之士也一日方以虛無黨事，對衆演講聽者大感遂相起而毀教堂之像熄其燭而代以己所崇奉諸哲學家之寫真如卑希那 *Büchner* 摩列抄 *Moleschott* 等；並重燃其燭致禮有加焉由是觀之豈非崇拜之事物雖有更迭而宗教之情操則未嘗少變乎？

是故歷史事件有非深通羣衆宗教性之信仰後無從索解者社會現象有非自然學家所知而必待心理學探討者退般者大歷史家也然其研究法國研命事實純出於自然學家之眼光故於事變之因多有未諳蓋事實雖至明審而不知羣衆心理則無由察其動機彼見夫當時紀綱紊亂民性好殺遂以爲所謂英雄者無過蠻野之人恣情妄動不能自制者耳不知當時屠戮之慘蔓延之廣尋仇啓釁之多非其民秉性果異於人特欲樹其宗教性之信仰耳故宗革改革也，聖巴梭羅懋之屠殺也 *St. Bartholomew Massacre* 法國之宗教戰爭也，茵奎錫欣 *Inquisition* 也恐怖時代 *Reign of Terror* 也皆同一之現象也彼輩挾其宗教之情操高視闊步一往無前將有阻撓之者必置諸死地而後快以爲非是卽無以見其擁護之誠；故茵奎錫欣之法雖至嚴厲在彼輩觀之則義所當爲耳

吾上所舉諸事皆一出於羣衆之熱誠而無與於暴君獨夫之干涉



歷史家以聖巴梭羅懋之屠殺爲出諸其王此正昧於當時君民之心理者也夫以其羣之凌厲無前孰足以阻之者雖以大權在握之君王亦無過促其成就或緩其進行耳非能幹旋左右於其間也。聖巴梭羅懋之屠殺與宗教之戰爭其非君主一人之力正猶恐怖時代之擾攘非獨出自羅伯斯比 Robespierre 但敦 Danton 聖札斯 St. Just 諸人也故凡此種事變其運旋左右之者乃其羣之熱誠非當國之權力

羅  
卷  
上

# 羣衆卷中

(原名「原羣」)

## 本論二 羣之意見與信仰

### 第一章 羣之意見與信仰之遠因

上卷於羣衆心意上之組織，與其感情思慮推考之情狀，俱既一一爲之闡發。至其意見與信仰之所以興，與所以成之故，則吾將更端論之。凡所以決定此種意見與信仰之因有二：一曰遠因；二曰近因。

遠因者，使其羣容納一稱信仰，而絕對拒絕他種信仰者也。吾人第一新觀念之興，波譎雲詭，澎湃震蕩，其作始也簡，其畢也鉅；遂據其外觀，以察其實體，謂是不過出於自然耳。抑知其中實有遠因在乎？蓋凡觀念之興，與其應諸實際之時，雖若突然而來，其實則潛滋暗長之中，不知經過幾許歲月，而有爲之驅率導引於先者也。

願醜讓亭毒，雖賴遠因，而促其成就者，則有近因在。近因者，所以使觀念之成形，且以其發生之結果，使其不致拘繫束縛者也。第近因必賴遠因，始有所附麗；否則即無以程功計効。其爲事雖暫，而影響則甚鉅。舉凡社會之騷擾，與夫同盟罷工顛覆政府等事，皆此近因爲之也。

此兩因相續之動作可於歷史上之事件見之。如法國革命其遠因則哲學家之著作也，貴族之橫征暴斂也，科學思想之進步也。既有此種種遠因導之於先，則人人心目中浸潤既久，一旦遇近因之足以促成之者，如民間之演說辯難，政府之拒絕微細之改革等，乃如火之燎原，一發而不可收拾矣。

在近因中所以運旋意見信仰而具普通性質者有五：曰種族；曰傳述；曰時代；曰政治與社會制度；曰教育。今將就其影響一一論列之焉。

### 第一節 種族

此因應居第一以其重要遠逾他因也上卷既常反覆推論歷史之種族究爲何物并謂此歷史種族者一旦其性格成就後以其遺傳律之結果其勢乃足使文明諸要素如信仰藝術制度等不過爲其乘彙之表示故以種族之影響凡民族間傳遞轉徙之要素未有不大變其本體者也（此理頗新穎然甚關重要讀史者倘不明此必多扞格難通之處吾於近著人民進化之心理律 *The Psychological Laws of the Evolution of Peoples* 中曾作四篇論之讀者觀此可知外觀雖有時令人迷惘然其實則語言宗教藝術及一切文明諸要素當其由一族而傳族時未有不變者也）

是故情境云環境云事件云無過表示其時社會之提示耳其爲物之大有造於國家固無待言然使其種族之提示相衝突者則其爲勢將暫而不久此提示者蓋得諸其最高之祖先而歷世相傳者也

入後吾當隨處闡發種族影響之大將見一族實有一族之秉彝未能相質且僕緣大地而居之國家星羅棋布皆各有其獨異之信仰與行爲；相差之遠時若霄壤；既不能等量齊觀尤不便強彼就此也

## 第二節 傳述

傳述者表示過去之觀念需要，與情操者也自胎生學發見過去時代與生物進化之影響後而生物學乃爲之一變使此概念愈張愈廣者則歷史科學亦將隨之一改其故武矣特以今日此事尙未普著故政治家亦尙篤守舊說以爲除舊布新可以徒恃理論而無關於過去之事

人類者過去時代所造成之有機動物也以其集歷代遺傳之所積故將有改革變故之生必出於舂容而不能出於急遽正如凡百動物之逐漸遞嬗也

人類有待傳述之指導固無待言特於羣衆爲尤著耳是故變革云

者無過名目外形之改換至於根基所植則輕言動搖談何容易；此吾所既屢道不一道者也

然此亦不必致憾須知使無傳述者則民族之秉彝與文明將無從附麗更何事業之足云？蓋人類自生存以來其當前之大事有二：曰創造曰破壞始則傳述相承密如蛛網；歷時既久陳腐漸生則繼之以破壞使無傳述將無文明；使無破壞將無進步；特難在於此中調劑適度而得其平衡耳使其人民之風俗習慣一成之後蒂固根深牢不可破如支那者則難於改革雖出以流血革命亦無所用蓋破壞之後餘踪猶在事過境遷又復捲土重來故態復作；否則一掃無餘而所藉以維繫人心者不留餘燼則紛亂之後惟有覆亡耳

故最善之法莫如保舊日之典章制度而潛爲之脫胎換骨令人莫察；則有改革之實而無擾亂之虞然此正未易言；精其道者惟昔之羅馬

與今之英倫耳。

凡固守其舊而對於改革深閉固拒者，羣也。而於構成界別 *Caste* 之羣爲尤甚。吾前不云乎？羣性最爲頑固，有所變革無過名稱形式之轉換耳。前棋之末，教堂毀僧侶逐，一若舊日之宗教觀念將無復有立足之地者；乃不數載而情形如故；甚至於其羣之所要求者大相逕庭矣。（退般書引 *The Report of the ex-Conventionist Four croy* 之言頗稱明晰，今轉載如下：）觀於禮拜日與教堂聽教之保存而知法人實欲復其舊日習慣，且其趨勢所至末易排拒，蓋大多數人尙需要宗教僧侶與公衆膜拜也。近世哲學家以爲藉教育之力則宗教之成見可以擯棄無遺，此吾期以爲不可者。蓋大多數人尙欲以此爲慰藉安頓之物，則安能遽云廢棄故僧侶教堂與公衆膜拜俱不便排斥？是故改革之急遽者就令一蹴而幾而經時未久，其傳述之所以牢紮人心者將無以異於原昔因範圍



羣倫鈴束民生者舍是莫屬也木偶石像可以不置；獨夫暴君可以推倒；獨此隱藏潛伏之物所以維繫人心而約束其內部者則泰然自若無損毫末自非假以千百年之久未易變革也

### 第三節 時代

凡諸社會問題其需時之要正如生物問題故因革損益皆視歲月爲轉移泰山積土壤以成其大；人類由草昧進於開明；時爲之也積時既久則凡固定之現象俱得舉而變更之如蟻微蟲耳含土撮蟻久則可以移山遑論人生諸事耶？是故森羅萬象之中由太初以迄今日其間不知既經幾許變化；而運旋推送之間若有主張而綱維之者；常人不察歸諸神物，詎知是乃時代爲之耶？

然此事所涉至廣今且毋事旁引遠徵止就其關於羣衆意見之產生者條舉而繫論之既足見其勢力之偉大蓋凡意見信仰之興廢存亡，

與種族之盛衰起伏皆一視此爲轉移也

是故觀念信仰之興皆必假以歲月而後可。曠觀前代有行於一時之觀念而不能行於他時者；自非歷時既久豈易冀其成就牢永耶？夫其成也既非出自俄頃亦非得諸偶然；則其盛也雖如百花怒放而溯其所自亦非一朝一夕之功女過去而母未來要不外受治於時代有若輿臺隸屬焉耳

故時者乃吾人之真主所以觀宇宙之變遷者也今日吾人方震駭於羣衆勢力之潮流與其所生之變故所施之破壞然時機既至則平復可幾毋庸鑿鑿也善夫拉威時 M. Lavisse 之言曰：『凡政體之建設必非成自一日而將有待於千百年故封建成立之時其先紛亂騷擾者不知歷時幾久然後有法紀可言王政設立之際亦不知歷時幾久然後有定式之政體蓋凡新舊遞嬗之交未有不極端擾亂者也』是可謂知言者

矣

#### 第四節 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

謂制度足以彌補社會之缺憾改良政治卽足促國家之進步與夫社會改革可以法令爲之者其說在今日尙靡然風從昔日之法國革命基於是近日之社會學說亦基於是此種謬說流行至今雖世變飽經尙不足以破其固執並世哲人學士與夫彙筆載史之儔亦不復能指其謬誤所在而有以見夫制度者無過觀念情操風俗之結果而此觀念情操風俗三者非可以法典之力重鑄之者也夫種族之於典章制度蓋一如其人之髮澤眼色此豈能任人之自由抉擇者嘗試論之政體制度者其種族之產物見造於時代而非所以造時代者也人民之治理當以其品性爲衡而非可以一時之意向將事一政體之成也期以千百年一政體之變也亦期以千百年制度典章者其自身無德性可言既不能譽之爲

良亦不能毀之爲窳；要視其時地如何耳。有合於一時，宜於一國而移植他方，卽爲害者。蓋時地關係之重要如此。

且欲取典章制度之實而變之者，此豈其民權力可及之事耶？極變革之威無過革命耳。然革命矣，所變者其名而不得不存其實，外此復何所得？夫名者無謂之封號，曾何足當史家之一盼？英倫者，王政也，而平民精神遠逾他國。（此事卽以共和先進如美者，亦不得不承認。今將一八九四年評論之評論 Review of Reviews 轉載 The magazine Forum 一文節錄如下，其言曰：「雖以深惡貴族政治之人，有不可不記取者。則今日之英倫，其在世界乃最有平民政治之國也。其國最重箇人之權，而其箇人所享之自由亦最富。」）南美諸國者，共和也，而實則專制何則？人民之命運懸於其品性，不關於其政治也。此吾所既屢證明之者。

夫費時損力以編造斷爛乾燥之憲法，其事真有同兒戲，而咬文嚼

字者乃於此孜孜矻矻而不舍何耶？使其事而適於時機切於需要也則自不謀而成；亦何事此補苴罅漏之舉者？盎格魯撒克遜人知之矣，故其爲政，一本於此。今觀其史家馬珂黎 Macaulay之言，而知其丁甯反復者至爲深切；吾願拉丁民族三復其言也。馬氏以爲法律非不能爲善；顧自純理觀之則無過相砍之具且求憲政矣，拉丁民族之求之者則出於搪撞號呼痛哭流涕；乃稽其所得則又太遜於逐傳遞衍隨時嬗化之英倫其言曰：

毋事整齊取其便利；毋以形式之畸零遺行廢置；非感痛苦毋事更張；非除痛苦毋事更張；凡立條例毋廣泛過於所需之情境；此諸則者乃自約翰 John以迄維多利亞 Victoria 一百五十年間國會議案之指南針也。

夫制度法律既因各族之需要而異其分劑；則變革之事非旦暮之

可幾亦至明瞭已今之搖唇鼓舌於中央集權之利弊者未嘗不自以爲探驪得珠顧自吾人觀之則見有雜種相混構成民族時乃費千百年之力以求集權者；有屢經革命顛覆舊章而事過境遷則又崇奉集權不遺餘力者；此豈非其國家存在之需要以驅遣之耶？則夫政客策士之欲一起而摧毀之者其爲情亦至可憫已就令果如願以償矣而禍根旣伏變亂相尋來日大難亦何濟事？法國政教之爭曠日持久黨派紛紜大都爲社會問題之後果；其分黨之勢盛於革命時代而至普法戰爭後，又復死灰復燃若將此種政治上與宗教上之爭競而比較之則將見法國各族其離於糅合尙遠也革命時代強有力之中央集權與人力之分行政區域皆所以促各部之統一而深有造於法國者也乃近日乏於遠識者流常持分權主義，當時果竟如此設施則流血之慘，當不忍觀。此豈非忽於情事而昧於法國歷史者耶？况乎嚮之所廢者旋復踵生則變革之間無

過得一虛號；甚則改頭換面爲虐滋甚亦何利之有乎？

由是觀之深入於民心而有以影響左右於其民之秉彝者非制度典章而別有所在亦可知已。北美以民主而強；南美以民主而弱；制度典章之不足爲禍福也彰彰明甚嘗試思之：民之所受治者其惟品性耶？品性猶模範而制度猶物質；其形態格式之非出自模範者無過儻來之物猶服飾假面之欺人耳昔者吾人既不恤流血革命以改制變法以爲此願一達則國利民福卽在目前矣。然則後此必有接踵而興以求貫此鵠者亦意中之事蓋常人不察以爲變故一起則制度之變遷實應乎羣衆之心意不知制度典章雖成敗無常而自身本無德性可言又何反應之有？然則所以影響人心者無過幻影與言辭耳；二者並行不悖而後者魔力尤大入後將細論之。

## 第五節 教育

近日之揭櫫於天下爲民治中最稱矯健之說者，當莫若教育矣。教育者足以變更民質，齊平儔類；此其說在今日當無敢復非之者。今欲施以抨擊，則其爲事之難，正如前世之攻擊宗教也。

然此種平民政治觀念，按諸經驗及考諸心理，皆實有不可通之處。著名哲學家若斯賓塞公者，亦知教育爲物，既不能俾人以道德，亦不能與人以幸福；既不能變人天賦之本能，亦不能改人遺傳之情欲；且方針一誤，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據統計家言，教育普及則犯罪亦增加；雖途轍不同，不能視爲一邱之貉。然其中則確有不磨者在。且近日最稱社會之蠹賊者，莫過無政府黨，而其中健者，則固校中獎飾之人也。瞿輅 M. Adolphe Guillot 者，精察之吏，亦謂犯死罪人中受過教育者三千人，則未受教育者止一千人，蓋三與一之比也。五十年間居民之犯罪者凡十萬人，中昔爲二百二十七者，進而爲五百五十二人，則二倍有奇矣。瞿氏 又



與其同僚考得犯罪之增加以少年爲特著；此少年者非塵市之學徒乃公家之學生也（指法國）

雖然教育之爲物固未必遽能使人增高道德然謂其無裨實際不能養成肆應之才力者則又不然也獨不幸拉丁民族中於近二十五年來其教育制度立基全誤耳。勃烈亞 *Breál* 枯朗 *Fustel de Coulanges* 與退般者，俱精於觀察之人乃於此則復堅持其謬見吾常謂法國之教育制度徒使大多數人爲社會之蝥賊且釀成社會主義之信徒者蓋亦慨乎其言之也

今試爲一鈎稽其故；則拉丁教育制其所以釀成今日之危險者卽因其基本上心理觀念之謬誤；以爲書藉者智靈之所賴以發展之物記誦愈博則爲學益精；故由小學以迄中學畢業除所得於簡冊者外既昧於事物之觀察又乏於獨創之能力；蓋其朝斯夕斯默識無遺者惟此書

籍之陳言耳

前公衆教育部長薛孟 M. Jules Simon 曰：「取課本而誦習焉讀其文典撮其大要善於記憶而精於揣摩；此乃教育中之最可笑者也稽其所得無過證其師保之句讀無訛耳然吾人之能力受廬於此者則爲損滋多矣」

夫極其弊止於薛君之所言而已則吾人對於此不幸之兒童既深爲之扼腕太息蓋年方總角，天真爛漫卽既困於語言文字之學與猥瑣叢脞之史地名辭乾寂枯漠之動植分類也况其害尙有遠過於是者乎彼輩循其所習浸潤既久乃於自身家世反生厭憎之心而欲高超遠舉橫飛突進有以異乎其儔類；工不願爲工；農不願爲農；中人之家亦徒欲仰給政府無所事事；流弊所至將見所謂人材者無裨於國計民生而徒欲奉職公家以爲榮耀；其得之也既無待於修德奮力；其失之也則又咨

嗟太息馴至在下則缺望向隄險象環生；在上則尸位者浮詐猜忌藉政府爲護符功則自受過則相諉甚至非得當局者爲之鞭策於後且等諸伴食素餐者矣

夫國家旣以教科書製造人材而登庸有限則投閑置散又在所不免於是旣不得不瞻養獲選得志之士又不能不怨恨失業無職之徒故在社會中其持有畢業文憑者則上自講師官吏下至傭者給筆莫不各據一席以相夸耀；而商賈學徒則謀食維艱每欲求一卑官末職而不可得今就色因 seine 一隅計之；其有爲男女教師之資格而賦閑者無慮二萬人蓋田疇闌之業旣有所不屑則除仰食公家外更何所事？夫需用有限則遺棄自多；遺棄多則失業衆；失業衆而社會遂蠢蠢然欲亂矣。率之者不論何人；所求者不論何物；一有觸動乘機卽發嗟夫！誰爲爲之而致於是？追原溯本非此迂闊之教育有以驅遣之耶？（此種現象不獨

於拉丁民族爲然。即在支那亦有同慨。其國視官吏爲至重；求官者，必經考試。一如法國。至於取士之法，則無過記誦陳言，愈多愈善耳。故今日支那之巨患，乃在於文人學士之賦閑。其在印度，亦同一現象。英人立學設教，非如爲其國人之從事教養者，第令其讀書耳。其受過教育者，自成一級曰巴布 Baboo。一遇失職，卽深嫉英人。然無論執業賦閑，其唯一之結果，則道德墮落耳。此事吾於所著印度文明 *The Civilizations of India* 中，曾再三闡述；卽凡遊過該地之著作家，亦未嘗不具同感也。

夫法國教育未流之昌，彼旣一。至於是，則欲追跡前代，一反今日之所爲者，蓋旣晚矣。經驗者，吾人之良師，而自今日之經驗觀之，則吾人之紕繆，真有難於爬梳之處。然往者已矣，果欲圖補救之法者，舍廢此可惜之課本，可憫之試驗，而代以實業教育，使少年子弟磨礱經歷於市廛廠肆，或遠適異邦，外殆無他術也。

夫今日高明之士所要求之職業教育乃吾人祖先所受之教育也。今日號稱世界強國以創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長駕遠馭開疆拓土者何莫非用此制乎？退般者大思想家也吾於其論著既多所徵引今將復假其言以張吾說彼以爲昔日法國教育制與今日之英美教育實非二物；故嘗鈞稽排比以相質證。

然此種古典教育爲弊雖多而停辛茹苦中尙欲因循故轍者非無其人不知極此種教育之功其所造就者不過失職缺望之人所學既不適於用則記誦雖博又何所取？且得其糟粕而遺其精華又豈能益人神智耶？人生之成功全恃識鑒經驗品性與獨造之力然此皆非可於書中求之書籍者爲用比於字典便於諮詢而難於適用；徒侈博洽毫無裨益也。

文辭教育既無用然則職業教育其於智靈之發展又如何？則吾將

引退般之言以詳其說其言曰：

觀念何自成乎？蓋成於環境之自然而有定則者也。然何以促其發生？則莫如使青年學子實習於工廠、礦山、法庭、病院中，俾其日接觸於器械物質與作用，親見夫買客工人之情形與夫物品之精粗優劣、貴賤高下，爲事雖微而耳濡目染，習之既久，則官能逐漸發展，而不知不覺中遂有以知經營節制之方、綜合分析之術，則日後所謂改良者發明者，亦非異人任耳。乃吾法人獨於英年勃發最適脩養之時期，深閉固拒，遠隔事物，年方總角之間，卽既錮處校中，與社會諸緣斷絕，則欲循人事之經驗而得精密之人物觀念，與夫所以處置之方者，庸可得乎？

什九之中，當此最要之年齡時，乃擲其精力，光陰於虛牝，其幸而考試及格，榮膺學位者，亦僅得其半，或三分之一耳。而被擯棄者，則亦

得其半或三分之二然就令及第矣而以勤讀罹病者又得其半，則健全者幾何？夫於一日之中定其時間督其試驗乃欲使諸應試者傾筐倒篋盡舉科學之廣而陳諸紙上庸有當耶？且考驗及第矣奏効臨時者未必能取辦後日則又何濟於事？記誦過博負擔過重則俄傾之間旋得旋失；而精力日銷能力日損雖在壯年亦若老耄；始而就職繼而授室終而告退；極其能事不過如此而已；執業有定則無以知變通之方；俯仰隨人則無經營獨立之力；得不償失徒自弱也；若在英美兩國與一七八九年以前之法蘭西，則學制既不同功効遂各異得失之間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退般復就拉丁學制與英美學制之異同爲之擊短論長細加討究蓋在英美其分校之繁非如吾國其教育重實物而不專恃圖書故工師之養成不在於校中而在於廠肆；如此則可以盡其能力之發展以定其

造詣之深淺；上可爲工師下亦不失爲徒匠斯真所謂具平民之精神而大有造於社會者也較諸以弱冠之年咕嗶啾唔徒爲應試計者相去不亦遠耶？故退氏復論之曰：

學子習其業於病院、礦山、工廠、或建築師之居、辯護士之室；年齡既少，循序漸進，則事經身歷，無嚮壁虛造之弊；而隨物體驗，亦無異乎躬執其業者。前此總角之時，既受過普通教育，則門徑粗知，自可循此以發展其智力，而習於觀察，且服役之餘，得以暇時上習專科。如此則學識與經驗同時發展，分道揚鑣，不稍偏畸。夫人性不同，好尚各異，得此則習其所好，可以拾級而上矣。材性發舒，各異其度，得此則循序漸進，無過與不及之弊矣。用此制者，英美而收效最優者，亦英美。故英美之青年，其能力發達，至速二十五歲時，不獨善於操作，且工於自營，不獨爲機械之一輪一齒，且可爲其原動力，其有預備



既足取需，既便者則不及二十五歲，既優爲之反觀，法國則何如？  
青年之精力於陳編舊籍中所得至鮮，而損失至大；極其流弊，幾與  
支那同出一轍，不亦悲乎？

審此則，盎撒學制與拉丁學制之優劣，誠灼然可見矣。至拉丁學制  
之與實際生活相需之衝突處，退氏復不憚反覆丁甯而釋之曰：

在幼稚成童青年三期教育中，學校之所諷誦師保之所提詔者，無  
過理論空言；即父兄之所策勉者，亦不過考試文憑也，證書也，學位  
也。上之所懸，下之所趨，得之者之所自足者也。至於管理，則違於自  
然而背於人事，實習則因循敷衍，曠日持久；學生則膳宿校中，無以  
審社會之情僞；讀書則力求躡等，無涵泳咀嚼之功；攻求過苦，殘狀  
生理不顧也；於成人之年齡及職分之關繫，不察也；莘莘學子，將來  
應操何業，未暇及也；於其適當之生活，應先事脩養，以期蜚黃騰達

者未之措意也；社會競爭至烈，彼輩讀書應早爲之道地，俾無置諸閑散，乃亦藐然未之及也。哀哉！吾法蘭西人！於必須之設備，重要之條件，與夫堅固之常識，意志之自由，舉皆不能得諸校中；且不獨不順而教之，乃反逆而害之；其戕賊人材，不已甚乎？學校訓練，既未周則異日入世，持躬接物，必多扞格；於奔逐競爭之社會中，徒見其曳兵棄甲，敗北而走；或者殘害永生，沈吟不起耳。奔競既烈，危險實多；心意與道德之平衡，既失，無復有重整之一日；而幻影之消滅，又突如其來，令人無復有所希冀；欺詐盛而失業多，不亦重可慨耶？（按退氏之言『見現代行政』*La Régime modern* vol ii, 1894. 其最後之著作也。觀此可以知此大哲學家經驗之結果，乃不幸吾法大學講師之未出國門一步者，於此竟毫無領悟。夫教育者，吾人所能操縱之以影響一國之人心者也。雖人心之變遷不盡繫此而教育

之可及者亦實有不容磨滅之處乃全法蘭西之人幾無一知法國現時之教育制度實足墮落青年而促國家之喪亡者誠可哀也今將波傑 M. Paul Bougat 所著『海外』中觀察美洲教育之言比較對照則見與退氏所論頗有互相闡發之處氏以爲法國之教育無過養成心智狹小意志薄弱與乏於創造能力之學子；甚屬所謂無政府黨者乃亦醞釀於斯故慨然曰：『庸腐與滅裂皆斯文敗類也』又以法國之里賽 Lycées（公家學校不取費者）徒養成墮落之人；美國之學校則造就幹練之士；法人之平民政治在空言，美人之平民政治在思想二者蓋判若鴻溝云）

退氏之言如此非故爲支離蔓衍之辭乃羣衆心理上之事實也吾人今日醞釀亭毒之觀念信仰卽後日風發泉湧之觀念信仰故必先知其根源所在然後能覩往軌以知來轍觀於今日青年所受之教育卽可

知將來之國情此蓋鑿鑿可據者然則以今日法國教育之愁雲慘淡瀾滿天空言念前途得毋令人寒心耶人心之良窳大都以教育爲轉移今日無辜之少年失業既多自不免缺望向隅一遇游移浮夸之辭即將奮袂相從此不可不察者也若社會黨無政府黨者何莫非經學校之薰陶冶鑄者乎今則何如成事不說既往不咎所賴者急起直追力圖彌補乃復因循敷衍不少振作拉丁民族之衰亡蓋爲期不遠矣悲夫！

## 第二章 羣衆意見之近因

上章所已言者爲羣衆意見之遠因所以使其羣有特殊之容受性而發生其情操與觀念者本章則將取其直接發生動作之近因而論其所以發生効力之故

本書之上半所討究者團體中之情操觀念與推考之方法也由是

則知射入印象於羣衆心中之大法若何；震擊羣衆想像者爲何物；及提示傳染之勢力若何；與其所以構成想影之法然提示之進行其原因不一；而能於羣衆心中發生動作之諸因亦各大異；故必爲之條分件繫而討究之焉。夫羣之爲物其猶古寓言中之獅頭耶？非深明其心理而有以解決其貢獻之難題者且將被噬以盡矣。

### 第一節 想影言辭成說

當吾人研究羣衆想像時即既見羣之爲物蓋易於受想影之印入者此種想影固非儲積腦海未嘗或去；惟一受言辭成說之作用後則不難卽行召集；有大力者負之而趨則顛倒左右悉聽其指揮猶人之遇魔無復有自由之意志；時而飄風急雨奔騰怒號；時而風平浪靜恬寂無聲；皆此種文辭成說之運用有以驅遣之也。若再擴而充之則可使其羣駢首喋血積骨成山而九死無悔。

言辭之勢力不生於其所表之意義而出於其所召集之想影凡字義之蒙昧難知者其勢力最爲偉大莫測此如平民政治云社會主義云平等云自由云其字義之廣漠浮泛雖連篇累牘亦莫能罄；然其魔力之大則一若足以解決一切者蓋羣衆之懷想既駁雜又不能自覺乃以爲得此遂可求其實現耳

持理論辯難以求勝於言辭成說者必不可得之事蓋言辭成說者宣於有衆則有衆禮之瞻敬之情盎然現於面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以縱橫馳驟辨析微芒之辭當之豈有不敗者？蓋羣之思慮最爲淺率惟言辭成說乃足令其瞿然生敬畏之心而視爲有超絕自然之權力至其所召集之想影則在此蚩蚩者氓視之其爲狀偉碩而魁梧其爲力幽秘而難知惟有俯首帖耳以受其籠絡殆猶古希伯來人之幕帳見之者莫不震駭而膜拜之也

夫其所召集之想影既與其所含之意義無關則又何怪其因時代民族之異而深轉變遷乃至無定<sup>9</sup>顧意義雖無定而成說則自若故有某種暫時之想影而繫於某種之言辭者言辭者殆猶電鈴之紐資以喚遣者也

凡言辭成說不盡有發生想影之力有一時具有勢力因施用既久失其功效無復能使羣心之相應者於是其字無過等諸浮泛之聲而令用者無所思慮故有陳言舊說老生常談吾人童而習之至老未嘗一反想其事者蓋比比也

凡研究一種語文將見其所資以構成之字沿用雖久甚少變遷至於其所含之意義及其所生之想影則流徙靡常不易捉摸故吾常於別著中謂欲譯一國文字必求其吻合無間乃必不可能之事而於過去之古文中爲尤甚試問吾人於遙譯希臘拉丁伽盧文字時果有何語足以

相代而使絲毫無憾者耶？即吾人本國文字其成書在三百年前者由今讀之又豈易索解耶？（譯者按：歐西文字以綴音故時有變遷故著者云然如英國曹舍 Chaucer 之文今日讀之幾難得其意旨也）夫近代生活與古代生活既有不同則其所得諸智力上之想影與觀念自不能無異且人事流行至易變遷；而種族既分尤多歧異；乃欲舉以相被宜其相去彌遠也。法國革命時其人鈔襲希臘羅馬陳言，牽強傅會以相號召究之字義古今既有變遷又安可強合耶？希臘羅馬之制度典章與今日所舉以相被之名字其性質豈能吻合？此如里勃不律 Republic 云在昔時不過一種貴族社會以少役衆之制乃今日則以爲共和名雖同，而實則大異果循名責實者里勃不律一制諸公且掉頭不顧矣

又如立伯德 Liberty（譯云自由）一字其所表之意義與昔時大異在昔思想自由實未夢見；而妄肆疑難於神權法律風俗者罪且不赦



此與今日所謂立伯德者豈非相去霄壤乎？又如華德蘭 Fatherland（譯云祖國）一字在雅典斯巴達人視之無過其各有之部族耳。市鎮各立互爭，雄長則指其所居者爲華德蘭，非指全希也。又如昔之高盧人，部族各分語言，宗教不相統一，愷撒利用之，乃陽爲同盟使相併吞；則彼輩所謂華德蘭者，又作何解釋耶？羅馬自羅馬，高盧自高盧，爲高盧統一政治宗教者，羅馬也；則律以今世所謂華德蘭者，相去滋遠矣。今再就二百年前之事觀之，如法國封建時代之諸侯，若亢德 *Comte* 者，且引結外人以攻其君，試問當時華德蘭之旨，亦與今世同科耶？又如昔日封建時代之法律，其窪色爾 *Vassal*（譯云隸屬）只對於其老德 *Lord*（譯云地主）負責，而不知莫非王土之義，以致爲服從其法律，故對於祖國，反倒戈相向，視爲義所當然。夫從其法律固矣，抑知彼輩心目中之所謂華德蘭者，較諸今日法人之觀念，相差乃至遠乎？

夫文字之源流既遠則意義之更迭自繁諸如此類更僕難數吾人必欲窮其意義者惟有循其昔日之所習耳此如王云皇族云必欲窮其意義之沿革者既須窮年累月勤加探討况更有繁於此者乎？

故字者滋乳而浸多以時代種族之不同而屢有變革者也吾人有欲操是術以左右其羣者慎毋取昔日之陳言或陳義過高之文字而刺刺不休但取其當時羣衆所俾之意義而爲之稱揚焉足矣

是故善於行政者遇政治信仰有變遷而其字義所生之想影爲其羣所深惡時第取其字變更之而既足至於其事物之本身爲其遺傳所貽而不易變革者固無事改絃更張也。鮑基葉 *Topuville* 有言『治國馭衆之道無他惟取舊物被以新名耳。』蓋謂其字所生之想影爲其羣之想像所厭憎時當另製他字以避之也是以泰覽飭 *Tallage* 一字本訓爲英國諾曼 *Normen* 執政時之皇室地稅至是乃通訓爲地稅矣又如

嘉俾爾 Gabelle 本爲抽斂之名至是乃訓爲鹽稅矣若是者蓋比比也

是故事物有定而名義無常使其事爲有衆所厭憎時則另被以通俗之名或浮泛之字義無善惡者則其羣將相悅以解此政治家之要職也夫名不同而實則無異乃一被以美名則反怒爲喜則言辭勢力之鉅亦可觀已故退殷有言一用自由博愛之字則雅各兵之大荷美 Dahomy 之法庭成而其暴虐兇殘乃與茵奎錫欣無異至於屠戮之慘則無讓於昔時之墨西哥人矣由是觀之求治之道無他惟求用字之法耳惟事有至難者同一字矣而因用之者有階級之殊故所含之義亦遂有高下之別此則不免令人躊躇者也

字義變遷必有其因其因維何厥爲時代然就令同時矣而因種族不同而同字歧義者又不可勝計必欲明其同異之故者非深究細討不爲功非本篇所及也惟讀者當知字雖同一而因引用之羣各殊故所含

之義遂異此如平民政治云社會主義云其文則一其義則歧也

夫就此二字所含之觀念與其所生之想影觀之則知拉丁民族與盎撒民族其詮此蓋大異也在拉丁民族觀之則平民政治者置箇人之意志與創立之權受制於公衆之意志與創立之權之下而以國家爲其公衆之代表一切聽其指揮權限集於中央而專利製造諸事亦悉舉而委諸其手；雖程度有高下之殊黨派有君民之別其所責望於國家者則一也若在盎撒民族觀之（就中以美國爲尤著）平民政治云者乃以國家受箇人之支配而令箇人之意志極端發展者也國家除警政軍政外交外卽犖犖大端若教育者亦不得過問由是觀之字則一也於一民族中則其意爲屈箇人而伸國家；於他民族中則屈國家而伸箇人；字義之轉變靡常亦可見一斑矣（吾於所著『民族進化之心理律中』曾於盎撒民族與拉丁民族之平民政治觀念不同處細爲討論而波桀本

其遊歷著書曰『海外』者所言乃與吾不謀而合也。

## 第二節 幻影

自文化發生以來林林總總者蓋未嘗一日不受幻影之影響也。幻影之愈能動人者則其爲社會之所社稷尸祝也亦愈甚。無論其爲前世宗教之幻影與近世哲學或社會之幻影其於此圓輿之上之文明則固有至大之力在也。埃及迦力底亞 *Chaldea* 之寺廟中古時代之宗教上建築與百年前震動全歐之變故其所恃以號召者何莫非幻影乎？卽吾人藝術上政治上與社會上之概念又幾見其能逃此幻影之印鑄者？縱不恤出於可怖之擾動而欲起而撲滅之者乃事後則又不得不蒙辱以求之何也？使無此幻影者則人類不特將無從脫蒙昧蠻野之狀態且將反而復於此蒙昧蠻野之狀態也。夫幻影之爲物無當於用固已然非有此有同夢寐之孩提驅遣其民族者則吾人安得有光輝之藝術與偉大

之文明耶？

蘭秀 Daniel Lesneur 曰：

今使取圖書館博物院而毀之；又使取爲宗教所建築之碑誌牌表，及其他工作等而摧滅之；則試問人類之大夢其所遺留者尙有何物耶？希望既絕幻影又亡；則此含生負氣之倫更將何恃以食宿棲止於此莽莽塵寰之內？然則神祇英雄與夫詩家詞人之所令人咨嗟嚮慕者固有在已五十年來科學突進其勢若將起而代之然驚於理想者亦知科學之相讓以解矣何則？科學者不能舉所有而囊括之而強不知以爲知者也

前稭之哲學家發揚蹈厲舉凡吾人祖先千百年來所資以生存之幻影不問其屬諸政治者宗教者或社會者皆起而破壞之；由是而人類希望之源與夫身心安頓之處乃幾銷滅無遺然幻影毀矣而後幕中則

又有挾其沉寂無聲之天然勢力以來者乃至威武不足以屈之，惻隱不足以動之何則能責其銷聲於一時者不能冀其滅迹於永世也。

夫哲學雖猛進而欲貢其理想以吸引羣衆者則尙病未能然是林林總總者又必欲得其幻影而後快於是乃相率而訴諸舞文弄墨之徒以冀鑿其所欲而後去其遑遑然欲得之情大有不恤犧牲一切之概與爬蟲之求光真無以異也蓋民族進步之主因不在於真理而在於謬誤今日社會主義所以風靡一世者正以前此之幻影已倒而此公乃不得不取而代之耳科學雖竭力以釋其愚而彼則掉頭不顧進行自若何則事理之真相非有衆之所知而幸福之予給則人民之所急也故其爲物既畫有衆之所好而其勢遂空前絕後冠冕古今；一面收拾前世之遺燼；一面籠絡後日之人心；繼今以往正不知伊於胡底夫真理既非羣衆所欲求則愛憎取舍一惟恣情任意事之不足以動之者雖真不足以當其

一盼事之足以引誘之者雖謬亦求之若渴於是能供給其幻影者即足以君之；有欲毀其幻影者必爲其所荼毒

### 第三節 實驗

幻影既難摧毀則所恃以示真理於有衆者其爲實驗乎？願實驗一事範圍至廣；既不能局促於目前又不徒取證於一代故擗摺史事以資佐證者止足以破一時意見之迷并以見實驗於歷代所生之影響；若謂得此既足則尙未也

故在史家觀之今稗與前稗乃一最稱奇特之實驗時代爲前世之所無者也

其實驗之尤著者爲法國革命以欲知社會之不能徒恃純理以爲治之故而數百萬人生命乃從而犧牲而歐洲之被擾者乃二十年；以欲證竊權攘政者之亂國殘民而取驗者二次費時者五十年國幾覆亡



尙若不足以取信然前者則死人三百萬而召外侮；後者則割地蹙國始  
悟常備軍隊之必要宜若可以翻然悟矣乃更有第三者亦幾於一試事  
雖未成後此必有實現之一日蓋昔者普魯士鷹麟虎視盛張軍備而國  
人乃猶持二十五年前之舊見；以爲東隣之舉止於自衛；欲證其說之不  
然舍驗諸武力外甯有他術？（當時羣衆意見之所成不外取不同之事  
而強爲之繫屬其中機緘如何吾旣屢爲詮釋之是時，法國國民軍之所  
成無過集自無拳無勇之商人；旣未訓練安能力役；而國人乃視爲無害；  
卽當時之首領亦同一謬解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議會中有  
政治家第爾 M. Thiers 者平素俯仰隨人無以自樹至是乃宣言普魯士  
止有與法國相類之國民軍毫無輕重卽其本軍亦無以異於法蘭西之  
所有者云云見鄂禮威 M. E. Olivier 所引）而過是以往將欲使羣衆  
信保護一辭乃國家覆亡之因者則二十年之危險試驗又在所必經若

此類者蓋更僕難數也

#### 第四節 理性

使置理性所生之影響之止有消極價值者於不論則吾人於條舉能生印象於羣衆心目中者之諸因時可以不引及理性蓋前此吾人既屢言：羣者不能推考只能領悟粗率宿構之聯想故善於辭令者動其感情而不與之辯難；名學規律概無所用；（吾最初所見激發羣衆印象之術與名學規律無用之處乃在巴黎被圍之際時吾見一軍官被控於羣謂其私擬售賣礮臺與普魯士人。於是政府坐而聽焉其實此軍官本忠於所事其經營礮臺之策坊間隨處可得乃大衆不察欲置諸大辟時則政府中有最善辭令之某君挺身而出吾私意某君者必將於衆前細陳所訴之荒謬并述明某軍官經營之情形不料某君乃大呼曰：『吾人必治以法；法無所憐也國防政府當爲若曹結此事今且暫錮此人以待後

命』時吾年少聞此大駭然此激昂之羣乃卒因此寂然而散而事後未幾某將軍竟被遣返家當時某君果與其羣細陳名理者其人必且粉骨碎身矣）而所以使其心悅誠服者將另有術：第一須察其所含蘊之感若何爲之深表同情；繼乃逐漸接引以變其說；而一面示以諷擬之概念令其忘其轉換之迹而徐引於首初發言之點最後乃自占地步將自己言論所感發之情操故爲之譽揚高舉；如此則勝算可操也此蓋有待於權機而無事於宿構言者意志自由既非舍己從人聽者心悅誠服又異道聽塗說將欲以言辭感衆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効庶可觀耳

卽以素服名學之人言必有故持必成理者當其對衆講演時亦不能不循此法否則卽無以制勝而其力之脆弱無能且有足令人駭異者矣有爲名學之說者曰：『基於三段法之數學結果蓋必遵而不可違者果能循是以行則雖愚民稍知同類相屬者於所陳論亦必首肯』夫必

遵而不可違固已然亦知此林林總總者不獨不能類推且難於索解耶？凡頭腦簡單之人如婦孺蠻野等大都拙於推考，而難以理喻必欲動以名學相詔者是無異享燕居以太牢其價值之微亦可想見已

夫易以情動而難以理喻者又不獨婦孺蠻野然也借觀數百年前之歐人其對於宗教上之迷信違反名理亦甚矣然其爲事則自若也二千年來雖有聰明睿智之士亦不能不屈服於彼輩法律之下至其誠僞則至今未有定讞又如中古文學復興時代名人碩士間出然欲求一人焉能持其理解而有以深察當時之迷信且知焚戮巫祝之殘忍違法者則竟不可得也

然則吾人將以有衆之難導以理而致憾耶？此又不然者也蓋倘無幻影者則人類之理性將無從促人類之進化而使之上循乎文明之軌轍夫幻影之生乃生於導引吾人之力其力雖不自知而幻影則爲吾人

所必備凡各民族於其心理組織上各有其命運之定律此定律者挾其莫禦之衝動以來而令其羣俯首帖耳以相就雖時或不衷於理亦莫之誰何也夫然故有史以來常有民族受治於一種祕密勢力之下者此種勢力其幽渺難知蓋如樞星之軌道也

欲明此力之理須考求其民族進化之普通程序而非取證於其進化所經之孤立事實；否則歷史之結果無過等諸難於置信之機緣耳是故基督之興一匠人耳；乃一變而爲萬能之上帝；而二千年來之文明，乃假其名以成立此豈易徵信者？又如天方之興不過部落數族耳；一旦起自沙漠乃舉希臘羅馬舊有之版圖而克服之以建立帝國於其上；卽以亞力山大之梟雄其疆土尙有不逮此又豈易徵信者？又如歐洲正突飛猛進之時權威專屬有若神聖；而拿破崙起自砲卒統率其民民亦帖服此又豈易徵信者耶？

是故理性者哲人應有之事而非可徒恃以治民者也文化發生之淵源出於情操；而情操之創建不關乎理性有時且或相反焉此如名譽心云犧牲云宗教信仰云愛國心云榮譽心云幾見其出諸理性耶？

### 第三章 羣之首領與其操縱之方術

吾人既知羣衆心理上之組織與夫印入其心中之動機之爲何物矣今所應研究者則此種動機將以何而發生動作及令其施諸實際者之爲誰也

#### 第一節 羣之首領

凡生物不論其爲人爲禽獸於相聚時常於不知不覺間必求一首領以君之（譯者按：此與楊子雲所謂『一閔之市必立之平』之旨正合）若就人羣言則爲之長者無過一罪魁禍首耳然必能爲罪魁禍首

其成就始有遠大闊肆之觀其意志則羣意之中堅爲衆星之所拱以相趨於一致者也其始也集各異之分子爲之部署定奪；其繼也條舉其派別而爲之董理；其卒也則爲之指導而統率之焉蓋人羣亦無以異於鳥獸之羣非有臨之在上以君之者則將汗漫無歸靡所成就也凡君人者其始亦君於人初則受震於一種觀念神魂飛越有若催眠之人；繼乃爲之信徒以擴張散播之；用心既篤遂至並世一無所知；其有持異議者遂詆之爲左道斥之爲荒謬如羅伯斯比者其最著者也迹羅氏之行事其始亦浸淫於盧騷之學說然其所以傳布此種思想者乃最稱專橫之茵奎錫欣之法

凡爲首領者乃實行家非思想家也以其短於推考乏於遠識故颯爽挺悍凌厲無前；而又輔以暴烈之徒神經震蕩有若癩癩；於是遂橫決潰放不可控制無論其觀念之荒謬若何與其所得之果足以庚償與否

以其信之既深亦都不復慮及理則不足以喻之；刑則不足以懼之而適足以激之；利可捐也；身可殺也；家可滅也；吾所有者皆可毀棄也；而吾志則不可奪也自全之念既亡；殉道之心獨切信仰深則言辭之提示力大；情感盛則自由之意志銷於是相率而聽命於此意志堅強之一人而一任其操縱

凡民族蓋未有無首領者特其造就之方不必出諸強固之信仰有若耶教使徒者其爲人也大都工於辭令而善於自謀至其引誘之方則不外承意順志以媚其羣之所好然爲勢雖大而瞬息卽滅自古激動羣衆之人若彼得 Peter, the Hermits 若路德 Luthers 若沙汪拿路拉 Savonarolas 以及法國革命時之人物其致人頂禮膜拜者其始亦頂禮膜拜人耳感之切受之深故其號召也易一旦揭糞其羣之所信則羣焉而和之蓋信仰者實足使人爲夢想之奴隸者也



要之信仰之爲性不論其爲宗教政治社會或人或觀念或製作而將欲統馭其羣者第一必備此物然後爲勢乃有雄偉遠大之觀人類勢力之最大者端爲信仰與人以信仰者不啻與人以十倍之力故昔人稱其力可移山良不誣也試觀自有史乘以來其遠業鴻猷之草創結論者何莫非蒙昧僂陋之信仰家耶？是知宗教之創設與夫帝國之建立非哲人睿士之可幾尤非狐慮多疑之人之能望其項背

獨此種雄邁之首領於史乘上乃至爲罕見耳蓋其爲勢也微上徹下連貫環生發縱指示者無論已卽至工匠陶冶之微亦爲其所羈絆屈焉斗室之中；放談瀛海之政；道聽塗說擗摻一二流行之辭輒以示其儕輩於其義則無所曉而於其所縈繞夢寐希望綦殷者則舉欲責其實現矣

凡在社會中之箇人不問其流品之高下而一經舍獨趨羣時蓋未

有不受首領之左右者大凡人於其所專長外乏於明晰合理之思想，實居多數而於羣中爲尤甚故爲之長者乃有以馳驟駕馭於其間然有時亦有足以相代者則發行週刊製造輿論俾得窮於理解者有所憑藉特其爲事拙而難於稽効耳

爲首領者必有專斷獨行之概然後有敬畏而景從之者故常見有紊亂無紀之工人而長之者乃使之帖服至易初不必假其權威以行也。爲之定工作之時焉；爲之定工費之率焉；爲之下罷工之令焉；其聽之者奉命唯謹不敢少畔

夫使其事止於驅遣盲昧之徒則亦已耳乃潮流所至竟欲起而攘奪公家之權柄矣其所得之多寡則一視執政者自牧之情形如何與讓割之大小爲比例；而其羣之從之者則將順之誠視諸獻輸政府者有加滕特恃之既深則需之甚切而此林林總總者一若舍其長卽無以自存

故有事變突來首領被引而去則其羣若鳥獸散不復抵抗矣前此巴黎車夫罷工時首事二人被捕後風潮立息無復有滋事者由是觀之羣之必不可缺者非自由也乃臣服也；惟其易於臣服故有長之者歸斯受之

大抵此種魁桀可顯別爲二類：第一其爲人也有幹練之才雖時輟時發然其意志之堅亦有足多者第二則其人意力之堅能曠日持久而不怠特此種人較第一類爲鮮見耳第一類者乃急遽暴烈膽大敢爲之人長於應變而強毅不畏菑害雖以新募之兵而一入其掌握輒操縱自如能令其奮發踔厲無所顧忌若此類者在昔則有納氏 *Ney* 與美拉 *Murat* 在今則有加里波的 *Garibaldi* 而加氏者才能不足幹練有餘故卒能以薄隊進迫精兵固守之名城那普爾 *Naples* 者而破之

然此種首領雖幹練有餘而其力暫忽不能持久往往事變未息廢然而返一旦解甲歸田復其常態則志行薄弱無異庸儔昔日之雄風凜

凜叱咤暗鳴者至是乃脆弱無能至無以周旋人事卽昔日英毅之概亦若存若忘不能迴憶若此類者非有激厲指引之人或一成不易之鵠爲之督率策勉於其後者則難乎其爲首領矣若第二類者雖才具不及而貞固逾之故古之幹大事成大業或創建宗教者出於此而不出於彼也若聖保羅 St. Paul 穆罕默德 哥倫布 德賴色 Ferdinand de Lesseps 者皆其選也雖有智愚之不同而世界則非其莫屬惟其意志堅強故當之無不靡者夫意志堅固者天人神鬼且不足以抗之况於其他耶？

若於近代中而舉其最著之人則開闢蘇彝士 Suez 河者是已

(譯者按卽德賴色)舉東西兩地而分之爲三千年來君主之所舉而未成者竟以一人之力任之雖後此終遇蹉跌(譯者按此指開闢巴拿馬運何事)然其威望之隆事功之烈則羣倫之意志且爲所懾服更無論其他矣

欲知其意志之強竟足以旋乾轉坤者讀其開河時籌路監縷慘淡經營之歷史可以窺豹一斑矣。嘉莎禮博士 Dr. Cassel 者目擊其事者也曾就其自述中撮錄大概茲轉載如後：

彼於其運河之奇偉歷史蓋未嘗一日一時不道諸口縱談所及輒津津述其當時遭遇迥邈之情形蓋當時反對至多阻抗至衆其令人失志沮喪者難以遍舉皆必極力奮鬪務使邱夷淵實變不可能爲可能而後已回想當年怨讟繁興動輒召怨英國則起而齟齬之矣；法國埃及則起而延阻之矣；法國國會則極力反抗其初步之工程矣；工人煩渴則吝其清水而責以另求解渴之法矣海軍部長也工程師也經驗家也科學家也皆怨憎而仇視之；以爲自科學觀之惟有靜候禍患之來耳；甚則計時數日以證其說，一若言日月蝕者之豫知其期者

夫規畫之宏成就之大若此者求諸載籍誠不易觀然世界文明史中所演述者則無過此種人物之事功耳

第二節 首領之操術有三曰固必曰複疊曰傳染

將欲於短時內激動其羣使從事於各種動作者不論其動作之性質若何而有一最要之術在曰急遽之提示用此提示者尤以引例取譬之法爲最有効然此非可草率從事者事前之情境既須預備適宜且用之者尤貴有威望入後當再詳論之

然所以俾其羣以觀念或信仰者（如近日之社會學說等）則另又有他術茲舉其重要者三：曰固必；曰複疊；曰傳染爲事雖需功效則久固必之第一要着在鞭辟入裏湊入肌微無待旁徵遠引推理索證也其爲說愈簡則取證愈希；取證愈希則收効愈大歷來之教書法典皆深得此中三昧者即政家之擁護其主張；商人之自譽其品物；亦用此術。

然爲說堅矣而不複則其効又無由覩必也再三往復不易一字然行始能深入人心而程其功效故拿破崙有言脩辭學中惟複疊一法乃至關重要耳蓋堅而復復則浸潤久而濡染深人將視爲不刊之論也

試觀高明之士尙易爲複疊所動則其爲効之大自可想見因其縈洄繁沓刺刺不休故不知不覺間吾人之動作乃爲之潛移默換吾人以習聞旣久遂震服於其言而轉忘其所自廣告之易動人者正坐此故也有自譽其物之美於廣告者今日見之明日見之久則不啻百千萬遍矣於是乃自度曰此事吾習聞旣久意者口碑載道名下無虛耶又有自譽其粉之精者曰某也罹某疾服此而愈則他日果不幸罹此疾者必又自度曰某服此愈矣吾又何妨一試又如報章之評隲謂某也賢某也不肖吾人習聞旣久亦必以爲月旦平允否則甯無起而持異議者故就此諸例觀之則固必與複疊實屬工力相當

當其說之既堅而複而得人之贊同也則輿論之流通成而傳染之効力著矣觀念也情操也情緒也信仰也傳染之速有若黴菌蓋此種現象純出於自然即在禽獸有亦同况不必專屬人類也廐有馬嚙其槽則羣馬將起而效之；羣有羊突受驚則其羣亦將惶恐失措夫動物且然况於人類故人在羣中其情感之傳播至爲迅速稍有震恐則全體周章至於患神經病者則本病本有傳染之性；故診癲狂者常自變爲癲狂此常見之事也近世既發見有種狂疾中如亞哥拉禍比亞 Agorapholia 者其傳染往往由人及獸若更進一步言之則箇人之受制於傳染者不必親歷其境而始著事變之來雖相距甚遠而因其將與人以箇人之趨向及羣衆之特徵故往往受其影響而傳染于焉以興此於吾上所舉遠因諸事中凡人心受其影響時則其爲象尤著試舉一例如一八四八年之革命運動，巴黎已陷全歐震駭各國君主且惴惴自危矣



模倣者於社會各種現象中乃有最大之勢力者其實則傳染之結果耳此事吾曾反覆陳論茲舉十五年前舊著一節以相質證此節近人著述中所常徵及者其文如下：

人類如禽獸於模倣一事實有自然之趨向使其而仿之事易則其相需也亦愈殷故所謂時尙者爲力至大上自意見思想與文學上之發表；下至服飾之微；試問當其時尙風靡一世時其毅然獨異者甯有幾人耶？是以指導其羣者可以例譬不可以言爭曠觀萬古風俗之起常起於少數之箇人；此箇人者創之，而羣馬効之浸淫披靡，遂成風尙（按：此與曾國藩原才所論正合）然此箇人者必於其當代所有之思想毋太差池；否則難於模倣而其効將無由覩夫然，故有超羣邁俗之倫因其智慧太高持躬太嚴故並世反寂寂無聞。蓋落落者難合高下既殊則難於相洽宜其相隔若鴻溝也又觀歐

羅巴人，於文化雖有特長而於東方無大影響者，亦以其相異之遠耳。

人既不能不受祖先之影響，而又善於則效，故於過去之世與相互之模仿乃合而成二重之作用。此種作用積時既久，遂使同時之國人各各相似；而箇人中若聞人哲士亦舉無以逃其影響。故一時有一時之思想與體裁，獨標旗幟自成風氣，令人一望而知其為誰代之作，即至燕居之餘，造次相對，欲知其所讀何書，所業何事，與其周圍之境況若何者，皆不必費時甚久，然後得以窺見之也。（見「人與社會」J. Gustave le Bon, *L'Homme et les Sociétés*, Vol. II, P. 116, 1881）

夫傳染之及於人不獨意見為然；即在情感亦莫能外。倏而譽之，倏而毀之，傳染之力也。如唐谿舍 Tannhäuser 者，常見毀於人矣；乃不數年間而毀之者復以同一之故而譽之。

是故羣衆之意見信仰其廣被散布不賴推理而賴傳染。如近世工人之思想無過拾餘沫於會場講壇耳；而所以貫輸此工人者則其操術不外固必複疊與傳染也。然不獨工人爲然，卽前代羣衆信仰之構成亦無以大異故藍寧 *Renan* 嘗以景教之興擬諸今日社會黨之聚衆遊說，而福祿特爾 *Voltaire* 亦謂景教之起，初一百年間無過術談巷議耳。若二公者可謂得其諦觀者矣。

故傳染者始於平民而及於搢紳者也。此觀於今日社會主義之作俑者常捐軀以殉其所信而知傳染之力乃足令人矢死靡他也。

是以意見之興必先得勢於平民乃後能深明入於搢紳至於精粗優劣都無足慮。惟此種反動有至足奇者；蓋當初倡導之人亦下流人耳，而同是上流之人乃反置諸不顧一任其自行浮沉存滅；於是倡之者乃取而重加冶鑄以自成一家宗派；寢假而又加以改變；然後布諸大衆顧

布矣而得之者又取而揉造之直至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後然後景仰之者有如雲集而下流人士亦遂起而附和之矣然則世界之運命雖成於智靈實非出諸直接也凡諸哲人之所倡導及其收功之時墓木之拱久矣

### 第三節 威望

觀念既以固必複疊傳染之力爲之廣布矣積時既久遂得一種幽渺之力曰威望

凡管轄世界者不論其爲觀念或人物其能得勢之故要不外威望而已威望一語人人知之；推於此處欲下一定義則正不易威望者蓋可以動人愛慕懼畏之情操者也然威望雖有時以此種情操爲其基礎而非舍是卽無以自存威望之最著者一爲塚中枯骨吾人之所不懼者如愷撒穆罕默德釋迦；一爲荒誕不經之物爲吾人之所不慕者如印度

地中廟宇之魔物是後者雖屬無稽譏言以其威望可畏故亦足震動吾人

威望者一種施於吾人心中之權力也其施之者不論其爲箇人爲箸作爲藝術爲觀念而其力則足以眩惑吾人鑒別之能力而爲之又畏又敬；至其所感動之情操則一如他種情操之不可名象；惟擬諸催眠之人庶幾相似要之，威望者權力之淵源雖以神祇之尊君王之貴婦女之美舍是即無以施其束轄牢籠者也

威望可大別之爲二：一所得之威望；一自有之威望所得之威望者名號財產聲譽之結果也與自成一成之威望漠不相涉至於自有威望則視人而異雖有時可與聲譽榮耀射產同時存在或得此而益彰然即無此亦足巍然獨立也

所得威望最爲易見之事凡人有一種地位財產或徽號則威望隨

之而起；而自身之價值可以不顧。軍人御戎服，判官穿法衣，則凜凜乎其風可畏已。故巴斯克爾 Pascal深注意法衣與假髮之必要；蓋無此則權力將減去一半也。試觀卽以最飛揚跋扈之社會黨一見王公大人，輒爲之震激，莫能自持。况碌碌者耶？然則徽號之取得亦劫商之妙術也。（凡徽號裝飾軍服之有影響於羣衆各國皆然，卽以箇人獨立情操最稱發達之國亦莫能外。今於近人遊記中摘錄一事以見英國王公大人聲望之宏也。其言曰：『吾於各情事中察得卽以最明理之英人一見毗爾

（譯云貴族）Peer 輒發生一種狂態，使此毗爾復雄於資財與其職相稱者，則其動人必更甚。進而與之接則必舉所有而委之，趨而聆其罄歛，則顏將爲之頰，倘竟交語者，則頰彌甚，而兩眼將閃爍不已。蓋英人之尊貴族殆猶西班牙人之好跳舞，德意志人之好音樂，法蘭西人之好革命也。雖愛馬之心與崇奉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之心較此尙有不逮。故

其國論毗爾亞之書汗牛充棟人挾一簡讀之幾與耶教聖經相等」云云）

上所謂威望者其施之者爲人而相沿而至者則有意見及文學上藝術上之工作等夫此種威望本不過由堆朶積疊以成然崇奉之者則不敢加一語以非難試讀文學藝術諸史孰非由相同之意見堆砌以成者而習其說者非至名實難以強合時則必不敢致疑近世讀荷馬 Homer 者誰不喪然若失以爲不過如是如是耳然亦有敢起而非之者乎巴黎農 Parthenon 者破敝之古跡也本無意趣可言徒以聲望旣著則遊者遂覺其歷史遺跡之多而轉忘其枯寂無味之處故威望者足以使吾人不察事物之真相而爲之震駭迷惑者也羣衆無論已卽以平居之箇人遇事輒往往豫儲成見故有所賞鑑評隲不察事理之真僞一以威望爲指歸

至於自有之威望則與所得之威望大異既不惜重於徽號亦無取資於權力故具此威望者寶鮮然既具之矣則雖地位權力亦猶夫人而四周之當之者乃有若受磁力之感動迷惑震蕩不自主持於其所俾之觀念情操則順受唯謹；蓋猶小獸遇大獸不服從者將被食也

若釋迦若基督若穆罕默德若貞德 Joan of Arc 若拿破崙皆最富於此種威望者也其所以有此種地位者亦以其有此種威望教義也英雄也神祇也皆所以維繫人心而牢籠乎夫百合者也然其爲物可深信而不可擬議；倘一擬議者則其物將煙消泡滅矣

然讀者須知吾上所舉諸偉人中其著名之前本已先有魔力；否則何以能成其大人第知拿破崙之盛時資其勢力以樹其威望不知當其寂寂無聞毫無權柄之時已先得其威望之半矣當其始也一無名之將軍耳以防守故被遺至意大利，節制防守軍隊當時舊有將軍咸欲起而



蠶齧之乃一晉接拿氏之丰儀卽震懾若鼠兔在拿氏則行其所素旣未嘗藉辭令姿態之美亦未嘗用威迫勢誘之術也。退般於近世傳記中會摘錄當時接見時之情形茲述如下：

各部將軍相將至參謀部中怒顏盛氣以向此巴黎新遣之軍官中有一鄂顯羅 *Augereau* 者傲慢自尊簡率無禮且常自誇其勇敢之人也聞衆述拿氏爲人後卽覺怒氣勃發不可遏制又有巴拉 *Barr* 之寵臣某以有戰功得錄今職人咸目之爲能以其容貌委瑣耽好幽靜且有算學家與夢想家之譽者也斯二人者當造謁拿翁時拿翁先令其肅立以待然後雄冠劍佩出而接見卽授以其所持之方略及彼輩所應遵之命令葢事卽令引退。鄂顯羅至是乃殼棘不敢作一語出後始復其猖狂之態而語馬斯那 *Maxens* 曰：『嗟夫！吾誠不解何物小醜乃令人望而生畏一至於此也！』

拿氏既爲偉人而威望之隆乃與其事功互相輝映崇拜之者至視之若神聖。汪膽 Vandamme 將軍者於革命時代今最稱獷悍較鄂顯羅尤甚一日語大那諾大將 Marshal d'Arrano 曰：『吾固不畏鬼神者獨此魔物乃一見輒令吾顫動若孩提極其威烈真足使人蹈湯赴火而不敢辭也』。

然拿翁魔力之所施實不獨此二人凡當之者蓋未有不爲震懾者也。拿翁亦自知其威望之隆故說大人則藐之卽以革命大會時全歐震畏之人而待之較廝役尤甚其事甚多茲姑舉一例爲證一日拿翁在國會趨語蒲諾 Bougnot 曰：『癡漢若覓若首耶？』蒲氏高如山邱拿翁則短小精悍乃至是徐舉其手而執其耳其輕蔑有如是者卽平居遇僕役當亦較爲優容也乃事後蒲氏則自記曰：『美哉其雍容之態度乎真令人若醍醐灌頂通體皆蘇也』觀此而威望之勢力可見矣然則專制魔王

之視其臣直如粉餌耳

達烏 Davoust 與馬烈 Mare 俱最崇仰拿氏之人也達氏之言曰：

「使拿破命大帝而詔吾人曰汝曹其遵吾命盡殲巴黎毋留一人亦毋遺一卒；則吾知馬烈雖不敢洩漏秘密亦必一視其妻子令其速去是問若吾者則秘守將愈甚雖有妻孥亦惟有任其玉石俱焚耳」

觀此而拿翁之魔力可想見矣故拿翁由哀爾伯島 Isle of Elba 而逃歸也論者方以爲法人苦拿氏苛政久今茲渺然以一人之身遄返故國一遇大軍惟有披靡耳乃孰意自誓能盡厥職擒拿翁以獻者甫經拿翁之眼光一射卽穀糠莫敢前矣

英國將軍胡師里 General Holseley 曰：

當拿破崙之登法境也一哀爾伯島之亡人耳；乃隻身獨往數旬間竟七鬯不驚舉法王之權力而去之試問登極踐祚之事有更奇於

此者耶？復辟之後雄風復作聯軍當之一惟受其驅遣而莫能自持；且人咸惴惴惟覆亡之是懼矣

拿破翁雖死而聲望依然未嘗少挫其猶子之得稱帝者蓋被其餘廢耳甚則既入丘墓尙傳復生餘風凜凜有如此者然則凡人倘具有適當之威望與統治之才能者則生殺予奪唯意所欲攻城掠地陳尸盈野俱無施而不可也

吾固知上舉諸例實逾常情；然惟得此乃足證明偉大宗教偉大帝國與夫偉大主義之來歷耳將此諸物而非出自其威望所生之影響者則吾人將莫明其發生之故矣

雖然威望者非一基於自有之權力赫耀之武功與夫宗教之擾動者也其最稱有力者乃在敬慎之德耳五百年來此例正繁如德賴色者舉東西兩大洲而分之以改變地球之表面與商務此其豐功偉烈當爲

吾人生生世世所勿忘者然亦知其艱難險阻始底於成乎雖彼之成功因其意志強固然亦因其對於他人實有一種魔力故大難當前阻梗橫生舉不足以破其計畫雖言辭簡率而談吐之間自能引人入勝足以反仇爲友。英人最反對其計畫者也然氏一現身英倫則投票不難再集其後行經梭陝頓 Southampton 人民至振鈴歡迎至今日且有議爲之鑄像紀功者矣

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氏已試其利器於蘇彝士河以爲凡阻抗之人頑梗之物與夫天時地利之不適者皆已一一克之；則天下寧復有難事於是乃轉其餘鋒以向巴拿馬。顧方術依舊而人事既非氏既垂老而工程則更險巨昔日之力可以移山；而今日之山則嗟呀嶽崎非復昔日之力所可動阻力既大災禍隨起向日之聲聞卒不能不破於一朝就氏之行事觀之威望盛衰隆替之故可以思過半矣其始也尊之者擬

於先烈；其繼也國吏視爲罪魁；甚至靈櫬所經無復有式弔之者；其加以敬禮而能紀念之者獨外國之君王耳

觀此而知威望之心理乃如是也吾所以舉此極端之例者則以其較爲深切著明易於領會耳要之列一級而計其高下；則上自建立宗教帝國之偉人下至以衣飾裝束自炫之鄙夫各據極端其需威望則一

然在此級之兩端間尙有文明諸因；如科學美術；文學等其有待於威望亦未嘗少讓且可見威望者乃令人信服之要件也凡諸人物觀念其具有威望者則以傳染之結果展轉模倣遂令其時獨具一種情感及其所以表示思想之方此種模倣誠不自覺；然必如此然後其事乃得完成近代畫師其於摹寫事物大都舍己從人而無由獨抒心得；則以威望所加強相助效；遂徒拾人之唾餘反昧於天効之真然夫藝術然則其他文明諸因又何莫不然

是故威望之興其因不一其最稱重要者端推成功成事之人或衆認之觀念則當然無復有致疑之者。若稍有不慎一事失敗則繼此而失敗者必且陸續無已。雖以萬家崇奉之英雄一旦失足則羣起而詬詈之矣。威望愈大者則其反動力亦愈大。常人失敗爲事尙小；若以鼎鼎大名之人忽而墜落則侮蔑之者必益甚。一若不如是卽不足以償其昔日尊敬之誠者。當羅伯斯比屠戮其同事時威望赫然儔敢悔之者乃一旦以數人之票決竟褫其權職而置諸大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矣。夫以羣衆方張羣情方激之際卽其昔日崇拜之神祇且將毀其鑄像况乎身當其衝者耶？

雖威望旣失未嘗不可復其舊觀然而難矣。昔日惟出於信仰者至是將出於擬議。夫威望一經擬議則疑慮滋生豈復有凜凜烈烈之觀耶。故威望無間於人神其毋庸擬議則一旦必欲得人之咨嗟嚮慕者必令

其可望而不可卽也

## 等四章 羣之信仰與意見之變極（卽變遷限度）

### 第一節 固定信仰

凡生物於心理之特徵與解剖之特徵中其間有至相似者；蓋在解剖特徵中有種原質爲一定不變或僅小有變動者其間遞嬗變遷必待幾千萬年而始著然於不變中而相沿而至者則又有至易變者在卽在樹藝耕稼之夫且有以操縱變革於其間甚至有時改變之後致令顛預者莫察其所自

然此種現象不獨生物有然卽於民風特徵亦見之故一種族中有至不易變者亦有至易變者吾人研究人民之信仰意見時常見其內則有一成不變之間架其外則接以至易變遷之意見有若洪礁巨石上之



沙者正以此也

故羣衆信仰意見可大別爲二類界限至明不相蒙混第一爲吾人永久之信仰亘千百年而不敝者聲明文物咸託迹於是此在前世則有封建基督教及路德改革之新教在近世則有民族主義平民觀念與社會觀念第二則爲瞬息易變之意見此蓋人民普通概念之結果而每代倏起倏滅者也若鎔鑄文學美術之學說如理想主義自然主義玄秘主義等皆是其爲物大抵若時尚之流徙靡常又若大湖之波浪循環起伏都無定向然信仰之普遍而犖犖可數者甚少蓋以其爲文明之基礎而起伏興廢所繫於有史之民者最大也

植意見於羣衆中求其變遷靡常者則易求其永固持久者則難然因其植之難故動之亦不易是以意見之堅久者欲求其改變惟有出以激烈之革命然就令革命矣亦必其信仰之本已失其効力者始易動搖

蓋本實先撥徒以習之既久不能遽爾廢棄故賴革命爲之結束耳革命  
開始之日乃信仰告終之時也

觀此則知信仰既見疑於人卽有衰亡毀棄之懼凡普通信仰之與  
鄂書燕說無大異者其所以能存之故正以其未經人道破耳

然信仰雖動搖而其緣是而生之制度則仍葆有其勢力而難於消  
滅必其信仰既全失其力時然後緣是而生者悉成陳迹雖然民族信仰  
之變遷蓋未有不波及其文明之原素者非俟存亡危急紊亂無紀之時  
或既有普通信仰爲其民之所容受者則改革之進行決不能已普通信  
仰者乃撐柱文明必不可缺之物所以決其觀念之趨向者也所以起人  
之崇仰而養成責任觀念者也

夫寰球列國中慮無不知普通信仰之足以興亡人國者昔羅馬之  
興也正以其民有至熱誠之信仰耳及此信仰亡而羅馬亦衰矣於是北

方蠻族乃起而破壞其文明然此蠻族之能互相聯繫以脫於紊亂之象者則以其有共同之信仰也兩相對照而信仰關繫之大可見矣

然則一民族中常排拒他物以自護其意見者豈無故耶？自哲學觀之此種伐異之見誠不無可議之處然實所以表其民族最不可缺之品德也中古時代駢戮者項背相望而改新發明之人往往不死於殉道而死於失望者正以其欲從事於普通信仰之建立與廢置耳今世變亂紛紜死者前後相望而其勢猶未已者又何莫非此種擁護有以致之乎？夫建立信仰最難之事也然一經確定則又不能搖動雖自哲學觀之其間有謬妄特甚者然才智之士舉無以出其樊籠爲問歐洲人民千五百年來所視爲毋庸擬議之聖經者其蠻野有異美洲之馬樂 Molock（美洲一種土人）耶（謂爲蠻野者就哲學之意義言之也若實際上則此物造有簇新之文明而千五百年來予人以夢想與希望而使之可由而不

可知者亦此物也。據約書所載謂上帝所造之人有違帝意；帝乃震怒，報其子以至慘之刑。此其荒謬絕倫，不待智者而後辨。而千百年來信者自若。雖精敏如賈里阿 Galileo、牛頓 Newton、賴涅慈 Leibnitz 諸賢亦不敢稍致疑慮甚矣！人智之有涯而信仰力之大，乃莫與京也。

是故一新義之既入於人心，則人將由是而感發興奮，乃至制度美術與夫日常生活之方，亦將循其塗轍以進。其所以牢籠人心者，蓋至尊而不可犯，而其人民之云爲動作，幾舍是即無以自立辦事者。必求合此信仰；立法者必應用此信仰之理；乃至哲人、藝師與夫文宗詩傑，亦舉不能脫其範圍。

緣基本信仰而生者，有轉徙靡定之觀念；以其淵源有自，故亦無以脫其印象。如埃及文明、歐洲之中古文明、天方之馬薩孟 Mussulman 文明，皆此少數宗教信仰之結果耳。此宗教信仰者，於其文明原素中之最

無關重要者常存其顯然之痕跡令人視而可察也

是故以普通信仰之故常使歷代之人皆封蔽於其時之傳述意見風俗之中而莫能自拔所習既同則人我相似而舉凡品性行爲悉受導於其時之信仰與其信仰所生之結果見諸風俗者甚至日常舉止亦爲所束縛雖有特立獨行之士亦無以逃其影響是真所謂苛政也是真令人無從反抗之苛政也夫世人第知特伯里 Teberius 成吉思汗拿破崙之爲暴君殘賊矣抑知則中枯骨若摩西 Moses 釋迦基督穆罕默德者其爲虐乃滋甚乎暴君專制得以密謀結黨覆之信仰專制則誰覆之者以法國革命之猛輔以人民之同情與殘忍之方策卒無以取勝於羅馬舊教 Roman Catholicism 則其力之大亦可概見已故吾以爲人類中之真專制非他乃塚中枯骨之口碑與其自行鎔鑄之幻影耳

夫持哲理以觀信仰則將見其紕繆不可爬梳然其成功則自若也

亦惟其有此紕繆然後足以成功也故社會主義雖至脆弱而景從之者無算特其有遜於宗教者則宗教之幸福在未來故人無得而難之社會主義之幸福在人世故一有不逮則其言將無以取信而自墜其威望故社會主義者必其所謂幸福實現後其力乃得遞增夫然故此種新宗教雖能破壞於先而不能建設於後

## 第二節 易變意見

於固定信仰上其僕緣附麗者有興亡倏忽之意見，觀念與思想焉速者一日遲者亦不逾一代然變遷雖數特其表面如此耳非其實際也且所以操縱而激動之者又有種族之因緣在故就法蘭西之政治組織觀之黨派分歧甚矣；有保皇焉有急進焉有帝國焉有社會焉然相判若鴻溝而其嚮向則一。此嚮向者一依於其法蘭西民族上之心理組織而與他族之嚮向名雖同而實則大異縱或名目有變更適應有謬誤舉不

足以變動其物之實質試觀法國大革命時之人物其浸潤於拉丁文學者不可謂不深；而羅馬共和尤爲彼輩目縈心注之事。上自法律下至服飾模擬惟恐不肖；然卒未成爲羅馬人者則以其所處之帝國有其歷史之提示力也。故政治哲學者當知其表面雖有變遷而古代之信仰依舊存在者何故；又當於此意見之潮流中將其普通信仰與其民族秉彝所成之事而爲之比附齊一之也。

使非作此種哲學察驗者則人將以爲羣衆之變革其政治宗教者至頻而且率情任性不少經意蓋就各種歷史觀之如藝術史文學史政治史宗教史等俱似有足以證其說也。

茲姑舉一短期之列如法國一七九十年至一八二十年纔三十年耳而其羣之操守則至轉徙靡定始而勤王；繼而革命；寢假而爲帝制；寢假而又爲勤王其於宗教上則始信加特力舊教者繼變爲無神；寢假而

爲自然神教；寢假而又爲最著稱之加特力矣。且其事不僅見于齊民編戶已也；卽號稱首領者亦隨波逐流，莫能自拔。故在革命會議中，聲名卓越之人，號稱王政勁敵者，雖外神祇權貴，或無所留而一遇拿破崙，則屈服若臣妾，甚則於路易十八時，乃親持巨燭，以與於宗教賽會，此甯非可怪之事耶？

卽後此七十年間，其羣衆之信仰亦多所變革。以阿貝盎之狡 *Perfidious Albion* 而聯盟於拿破崙之嗣子，以俄羅斯之二次受侵，乃言歸於好稱爲友邦。

至於文學、美術之革命，展轉相尋，益急遽，莫測理想主義也。自然主義也。玄祕主義也。兔起鶻落，互爲消長，而毀譽之來，尤極波譎雲詭之致。故有今日之所尊爲明日之所賤者，亦有今日之所賤爲明日之所尊者。就此表面之變動而分析之，則吾人將見凡與普通信仰情操相刺



謬者，其爲時也暫，而不能久如河水焉。其分支別出者，終必歸其途。序至於意見之與其民族信仰情操不相聯繫而不能經久者，則隨機緣爲變遷；或竟謂其隨周圍之情境而變遷亦無不可也。其來也既成，自提示與傳染，故其爲時亦暫而不能久。始而縮朒，終而消亡，飄流瞬息，幾如海濱沙丘，隨風播蕩矣。

今日羣衆意見中，其易變動者較前爲多，蓋因三故：

第一朝生暮死之意見，咸自舊日之信仰者。至是因其信仰既日失勢，遂亦不復能苟延殘喘。至於普通信仰，既日就衰亡，則意見之變遷，乃無間於過去未來，而唯是一任機緣之轉移。

第二觀念易動，本爲羣性所特有；今因其權力日增，阻抗日少，故益極其獨往獨來之致，而無敢起而梗之者。

第三以近日新聞日刊之發達，則凡意見之相衝者，舉得而陳諸衆。

聽，以一任人之抉擇至於辯難之興往復不已雖有所指陳而反對之聲，又相應而作則終於朝生暮滅而已既無以廣布流行又何望其見納於有衆耶？

職是之故而近代歷史中乃有一最新之現象爲本代之特色者則政府無復有指導意見之力也

遠者勿論已卽去今未遠時政府之舉止與夫少數著作家新聞紙之言論常足以左右其民至於今日則不然矣。曩筆者既無所用其置喙，而日刊報章亦無過俯仰隨人至於操枋秉樞者則不特無以展其督率，駕馭之方乃至殼棘踧躅一聽其所爲驚駭震懾情見乎詞於是其羣之所建白雖至杌隉不安者亦不敢不唯命是聽

於是羣衆之意見乃爲政治上神聖之南鍼矣甚則國家之聯盟締交乃亦橫加參議如近日俄法聯盟一事無過一人民運動之結果耳然

徵兆有更奇特者則雖以教皇君王之莊嚴乃亦不恤紆尊與平民酬酢  
晉接一若非是即無以見其服從民意者昔人有云政治非情操之物此  
在當時固爲不謬惟以今日之政事大都受此易變之羣之衝動而其爲  
物也又止可以情導而難以理喻則所謂政治非情操之物者蓋不然矣

至於新聞日刊前此足以指導輿論者至是亦惟有俯首帖耳於羣  
力之下雖其影響有時亦未嘗不大然其所以大者乃因其爲羣意與其  
變遷之反射耳極其能事無過等諸消息之報告則更何望其有所主張  
建白羣之所是是之羣之所非非之浮沉俯仰一隨羣意爲轉移否則即  
有覆甌之懼前此沈靜有力之報如憲法，Constitutionnel 辯論，Débat 世  
紀 Siccle 等向所視爲先知先覺者至是非既消聲滅迹即爲隨波逐流  
精采既無則堆積新聞若塵沙以塞責甚則充以街談巷議財政讎言與  
夫無關輕重之文字以博俗之歡故在今日實無一報焉足以使投稿者

流通其意見就令有之亦實不足輕重蓋讀者非以報章爲消遣之資卽以論著爲臆測之說卽以素稱賞鑒評判之入其於坊間之書梨園之劇亦復不敢再贊一辭以決其成敗；言之無益徒招尤也於是<sup>有</sup>以著述相質者亦無過引其名目揄揚數語耳二十年以往恐評劇者亦將同出一轍矣

今之主持輿論與秉樞當軸者必先察其民意之向背是故一事之與一議案之建立一演辭之傳布其結果如何皆其所必欲知者然其爲事則正不易何也？事之至易變遷者無過羣衆之思想而事之至常見者亦無過羣衆之恣情愛憎也

普通信仰既失而意見又茫無涯岸；其結果遂至各種之信仰莫不分歧雜出而凡事之無直接關於其利益者遂莫不漠然置之試觀今世之主張若社會主義者果何足道？特不外養成驕悍之徒以自誇飾其說

之能深入於盲昧無知之下流耳（如鑛山工廠之工人是）即以中下之質與夫工虞藝匠之稍受教育者既知其說之不足信矣

近二十五年來此種趨勢之發展至可愕異前此去吾人未遑時尚覺意見之爲物自有其趨向；而其興也亦各有其根本之信仰旗幟鮮明未嘗相混爲王黨者曰吾王黨也就而察之則果見其觀念至明晰其町畦亦至嚴峻即其沿革性質亦足稱王黨而無愧色；爲民黨者曰吾民黨也就而察之則又果見其自有其壁壘造意持論與王黨大相逕庭人果自猿猴遞嬗以來耶？民黨信之王黨不信也；革命果造福於吾民耶？民黨譽之王黨則毀之也乃至若羅伯斯比馬列，譽之者則稱爲天人；若奧古斯他拿破崙，毀之者則詈爲暴夫此種坦率光明之態度即在法國梭賁（French Sorbonne）梭賁者中古時代，巴黎最古最著名之大學也爲一二五三年梭賁 Robert de Sorbon 所建校中所習不出神學直至十五世紀

全歐之智力生活蓋概爲其教訓斷案所牢籠也。之時尚覺其流風未沫也。法國之官家講師主歷史者其持論頗奇妙由今觀之可見當時評判精神之遲鈍矣。茲舉梭賁之歷史講師名朗波 M. Rambaud 者所著『法國革命』 French Revolution 中數言以爲證：（一）「巴士的 Bastille 之下可謂登峯造極之大事不獨於法國歷史然即在全歐史中亦然且可謂於世界史中開一新紀元也」（二）「夫羅伯斯比之竊權攘位蓋一基於其意見宗執與道德權力耳是乃巨人長德執行其職之所有事也」云云此種妙論真令人無從索解。

至於今日則以討議與分析之結果而意見之威望乃日就消沉矣。即其彰明較著之特色足以令人感發興奮者亦所存無幾；無他今世之人淡漠難動耳。

然此亦不足深悼必謂此爲人民生活彫亡之朕兆者其說蓋毋庸

致辯且人之有超絕自然之識見與夫貞固之信仰者若使徒若首領其所生之力實遠逾於遇事反對旁觀評判與夫淡漠難動之人此亦至確之事然有應須記取者；以今日羣衆所具之力觀之則凡單獨意見之欲得適當之威望而使大衆容納者則必具專制之力凌厲無前使當之者無不靡遇之者無敢議而後可夫羣固有時溫良淵懿亦有時暴戾恣睢當文明在其掌握時將隨機緣以播蕩而難於持久；其幸而得苟延殘喘免於覆亡者別必其時羣衆之意見搖如懸旌而對於普通信仰則漠然置之也

# 羣衆卷下（原名「原羣」）

## 本論三

### 第一章 羣之分類

凡心理之羣其中通有特徵爲各羣之所備者本書旣爲之一一疏證然刺激之動機旣不一則其爲性也亦各異故又有其獨具之特徵。今先別其類族然後爲之指陳一切

今開始所當討究者爲簡單之羣簡單之羣者蓋集各種族中之分子組織以成而爲形最粗者也其藉以維繫結合之物則無過其首領之意志耳如千數百年來攻擾羅馬之蠻族，其中所包者蓋至雜卽其例也。復次則有稍高之羣因受某種之影響而得有通有之特徵者此類雖有時有獨具之特徵，第爲種族因緣所壓耳。



此兩類者於受有某種影響時得成爲心理之羣至其影響如何則本書所當考察者也茲列表如後：

(甲) 異質之羣

- 一 無名之羣 (如街市之行人是)
- 一 有名之羣 (如陪審員國會集議等是)

(乙) 同質之羣

- 一 宗派 (如政治之宗派宗教之宗派等是)
- 二 界別 (如軍界僧界勞動界等是)
- 三 階級 (如中人階級農人階級等是)

今將取各羣中特徵之顯而易見者依次論列

## 第一節 異質之羣

異質之羣者集職業智靈情態各異之人以成者也其特徵如何本書既爲之詮解明晰凡人成羣肇事時其團體心理必異於箇人心理因其相異故其智靈遂有所變動此爲吾人所既知者又於團體中智靈無所用而所以運旋幹維之者乃在不自覺察之情操此亦爲吾人所既知者

顧尙有一重西之原素所以區別異質之羣者則種族是已

人既有種族之殊而行動亦遂因而有別故其所以決定人類之動作者至關重要蓋可就其羣之品性而有以察其所自也是故以種族不同之人偶因機緣湊集必各有區異之處；如英吉利人支那人之羣必不同於法蘭西人俄羅斯人之羣也

使有一羣焉其組織之箇人各異其國籍而比例則勻密無間；（惟

此頗罕遇（則其人思慮情感之方既各因其遺傳上之心意組織而異其分岐參差之情自必大有可見者；雖召集之旨趣容有相似之處然其不能強合則自若也

故社會黨所召集之各國工人代表大會其結局常致意見不相一致者正坐此故。拉丁民族無論其若何革命或若何守成其欲賴國家以達其要求則一要求可達則中央集權可也竊位攘政亦可也至於英美人民則獨往獨來勇於創始並未嘗齟齬焉惟國家是賴故法人重平等而英人重自由試觀若社會主義若平民政治本屬同條共貫而乃流派各異者豈非種族不同之故有致之歟？

夫然故種族之秉彜對於其羣之氣質蓋有至大之影響也氣質之變化無定形成視種族而區異於是得一律曰羣衆劣質之顯晦視其種族精神之強弱以爲反比例蓋羣衆之狀態與其方域本與野蠻相類或

竟瞠乎在後其種族所以能脫離蠻風而不受其羣之不反射力所約束者因其得有組織強固之精神也異質之羣其不涉及種族因緣者則有無名之羣（如街市之聚集等是）與有名之羣（如陪審員立法議會等是）前者毫無責任之情操；後者則具焉而逐漸發展；趨勢不同遂生大別

## 第二節 同質之羣

同質之羣所包含者三：一曰宗派；二曰界別；三曰階級

宗派者表明其構成之程序之第一步也其中所含分子教育不同職業不同社會之階級亦不同其所以維繫於其間者唯公共信仰耳此如政治宗派宗教宗派等是

界別者表明羣衆構成之最高程度者也其所含之人職業相同教育相類即社會上之地位亦至相似與宗派之所含者大異其撰如僧界

羣界是

至於階級派淵源至不一既非如宗派之以信仰相繫亦非如類別之以職業相從惟以其所關之旨趣與生活之習慣或相同之教育相結合耳如中人階級農人階級例

本書止論異質之羣至於同質之羣則有待他篇不復刺刺故本書於此止於診察例彰明較著之點與足資楷模之例

## 第二章 罪惡之羣

夫羣受刺激後受導於提示致以行動不由於意志亦不出於自覺則諡之以罪惡之名似未免失當然今猶沿用之者則以此本由心理上考察而得之說也第讀者須知就羣之本身言則羣固有時確成罪惡然此正如印度之猛虎噬人非其少年以搥擊之視爲娛樂者必不致是也

羣衆犯罪之動機大都由於有力之提示故與其事者自以爲履行責任此與平常之罪人蓋大異其撰也諸公試取羣衆犯罪之歷史讀之當知吾言不妄耳

不觀巴士的總督見殺之事乎？巴士的既破總督被圍擊者環集羣欲取其首繫於馬尾正紛辯時適該督足傷一人於是有提議者謂被踢之人應斷此總督之喉僉曰善

此被踢之人者乃一失職之庖丁也以聚衆喧呶特來旁觀自被此命乃自度曰此舉既出自公論則必合乎愛國之旨而足令人崇敬然則倘吾懸此魔物之首者賞且及身矣於是假得一劍猛向頸上一刺願劍鈍不能卽入乃於懷中出小刀一細加割裂一若治膳殺鷄焉

夫殺人何事乃自以爲殊勳足誇萬衆謹躍謂非提示之力其誰致是耶然則提示之人入心其力蓋可想見矣故持刃殺人於法律固爲罪

犯事非自主在心理則等諸無辜

罪惡羣中所有之特徵有爲各羣之通有者曰輕信；曰易動；曰易於受人提示；曰不論情操之優劣俱易致過度；曰於有種道德中有特別發揮之處

在法國歷史中有最不幸之紀念足見此種特徵之發揮者則參與九月屠殺之羣是也此事頗與聖巴梭羅懋之屠殺相似。退般曾就當時紀事中撮其大要茲轉錄如下：

當時之發縱指示主張屠戮者至今尙未知其何人或爲但敦，或另有其人均無從明悉然此實無關宏旨蓋吾人所欲知者乃此提示之力耳

時則預其事者約三百人一種異質之羣也除有少數匪人外大都執有定業者當時一受提示後趾高氣揚意謂吾將爲國宣力矣於

是一面司審判之職一面執刑戮之事以一人而兼兩務未免顧盼自豪特未自知其爲罪人耳

彼輩既自以爲仔肩綦重於是乃組成一裁判所以訊罪囚其褊狹之情與偏頗之心有非文字所能形容者時則人數太多難於一一提審則先取僧侶貴族官吏王室等不加以訊問卽置諸大辟以爲揆諸愛國之義正應爾爾餘則一視其外觀與名譽爲斷部署既訖意頗自得以爲是乃良心所詔也於是屠殺之事遂告成功

觀此乃知人性兇殘之本能爲團體之所有者至是乃益變本加厲然謂羣衆無溫恭慈讓之德者則又非篤論耳

屠殺既告竣乃因偶觸機緣巨惡又作會有黨人某聞有囚絕水者逾日乃奮起欲殺獄卒以釋之適遇一被放之囚乃抱之大呼羣情既動殺戮又起顧當時雖殺氣瀰漫而酣嬉自若陳尸之旁旣歇且



舞婦女則臨視貴族被刑以爲至樂有訴於審判官者謂女座太遠不便細察判官諾之爰令刑徒分爲兩列有受罪者則一一過其前而擊以刀背故延其苦以遂觀者之意其在和史 Force 者則犯罪者先裸其體而斲削之俟罪人一一覽畢乃一擊而磔其臟腑焉觀此紀事則羣衆殘忍之情不可謂不甚然吾前有言羣衆雖酷而其道德亦有足多者蓋廉介自持雖有金玉珠寶悉無所染指也

至於羣衆推理之粗拙與其心意之特徵亦在在有可見者當時見殺者既逾一千二百人乃有起而提議者謂尙有乞丐浪子與夫年少罪囚生既無益於時死亦何傷於後又有女囚一名其夫前曾司毒藥之事倘不殺之則雖身在縲紲必暴戾異常且極彼所能當不難舉巴黎而丘墟之故除之善於是相和之聲有若蚊蚋流風所被乃至未成年之幼童亦驅赴刑場謂異日長成必且仇國云

一週既畢屠戮亦告竣於是彼輩以爲吾儕於國家既深効其力乃相率至上官前以求榮典之頒意謂大功既畢可暫息肩矣

如一八七一年之自治案與上事亦至相類今以其情形髣髴故不復殫述要之羣之爲物倘大權在握則殺戮兇殘之事當更僕難數也

### 第三章 刑事陪審員

陪審員之種類之多不能一一舉而研究之則姑舉亞絃時 Assize (法國刑事庭名) 之陪審爲例此於異質有名之羣可謂最著者也蓋其爲物易受提示而短於推理當其臨以統馭之人則一受指導於不自覺之情操而莫能自禁世人因昧於心理故於此多誤解

首當知者陪審員當決案時其各人智靈之平線向下抑降然此不獨陪審員爲然凡召集一會而所討論者不屬於專門學術之事時則雖

有智靈將無所用故聚科學家或藝術家而議一事其識解未必有愈於  
坊者行商也一八四八年前法國政府於陪審員之選擇至爲留意；入選  
者無非講師官吏與夫文人學士至至今日則大半以商賈受傭之徒濫  
竽充數然此不足爲異其真足異者則無論其構成自何類人其斷案決  
事則舉無以異此種現象雖以牧民之吏深憎陪審制度者亦不能不認  
其確。裴拉 M. Béraud de Clajend 者，亞敍時之法院長也於所著『迴想錄』  
中有曰：

今日陪審員之選擇既出於地方議員之手於是去留黜陟乃一以  
其地位上之政治成見及選舉成見爲衡其所選之人非工賈行商，  
卽行政官吏之僱傭然流品雖駁雜至是而一經就職後則各人之  
職業意見舉不足顧慮雖有新進好事之流亦無從展其所施蓋其  
精神雖有不變，而評決則常相同也

今觀裴氏所言雖詮釋有未安，而持論則平允，議員官吏大都昧於陪審員之心理，則其短於詮釋亦固其所。今再錄其數言，當益有以證吾說也。裴氏曰：

臘歇 Lashard 者，亞敍時法庭中之著名律師也。常持其見與陪審員反唇卒以失敗而止。

試觀近日巴黎律師會中既無復有反對陪審員者，亦因此故。然則裴氏所謂評決既無變異，則牛羊何擇者，其言蓋至諒也。

陪審團體之性與他羣同，可以情感，而難以言動。故某律師有云：『母氏哺乳或撫其孤，則陪審員將爲所動。』裴拉亦喻之曰：『婦人欲得陪審員之憐愛者，有和諧之容貌足矣。』

夫對於可憫之罪而不曲予矜全者，固常身懼其咎。然陪審員反之，則又不恤躬蹈法網以殉其情愛。故凡遇苟合殺嬰之事，欲其施以嚴厲

之方者蓋至罕觀卽或淫奔之女事後自毀其情人之容者爲陪審員者亦往往優容之甚則以爲此不獨無害於社會（陪審員分罪惡爲有害社會與無害社會本非不公蓋刑律原旨本以保護社會使不見侵於有害之罪惡爲旨非以報復爲目的也故初次犯罪之人一經懲罰則後此必再犯罪乃法人不悟此旨以爲既經判定之罪若任其逍遙法外則社會未得報復不知報復本未得而有害之罪則日長也）且大有益於女流蓋在國家無保護逃女之律者得女子之自行報後頗足抑奸夫於未來云其見解如此

威望之力吾於上卷既曾詳爲闡發於他羣然於陪審員亦然也故  
裴氏曰：

以組織言則陪審員至爲平等；以愛憎言則陪審員至爲專制名譽也門第也財產也令聞也，名人之揄揚也與凡所以俾人以光輝榮

耀之事也皆足使一方占優勝者也

是故有所陳訴於陪審員者須以情動毋以辭爭某英國律師者亞敘時法庭中之佼佼者也曾將其術舉以示人其言曰：

當訴訟時第一須先察陪審員之態度及事機順手後乃就陪審員之顏色細加揣摩；以便讀案情時觀其意向以爲左右倘見有左袒者必資爲相助然後再就情色不豫之人細察其不愜之故如是則勝算可操矣

觀此寥寥數語可以得辯論之機緘矣然則宿構之文鮮能濟事者豈非因其不能高下在心行權立斷耶？

故善辯者不必得人人而服之；惟取其力能動衆者而善導之；斯可矣羣之爲物不能無發縱指示之人陪審員之爲物亦不可無發縱指示之人故某律師又論之曰：

以經驗之所得知陪審員中所以運旋其全體者止一二有力之人耳

然則制勝之方要不外取此一二入者而駁倒之則其餘自可迎刃而解矣至於周給敏捷之辯爲術不一而以使之愉悅爲最緊要蓋誠歡誠喜之後則得意忘言辯難之來概所樂受也試觀臘歇之事可以思過半矣：

凡臘歇有所陳說必先注意陪審員中之二三有力而強項不肯下者故鮮有失敗惟某次有陪審員者列次第七臘氏與之窮極辯難卒無所動案將敗矣臘氏乃於舌戰方酣時突然謂裁判長曰：「君於此案開幕之先亦有所訓示耶？彼第七之陪審員者蓋爲日光所蒙也」其人聞而赧然繼而驤然終乃引咎自責而臘氏又告厥成功矣

近日著作家之有聲聞者於陪審制，常致其反對矣。不知其制雖病，而吾人所藉爲保護，以免裁判官之專橫者，尙賴此耳。於是又有謂其制既不得廢，則遴選不可不慎，自非聞人不克勝任者，然吾前不云乎？組成之人有不同，而評決斷事則無異。牛羊既無所擇，奚必斷斷於此？則又有謂陪審員往往錯誤，易以裁判官爲善者，不知陪審員雖誤，而其咎不盡在陪審員，蓋被告之引至陪審員前者，其罪早既定，諸官吏縱有謬誤，官吏應負其責，若並此而廢之，則更安望其平反耶？有某醫生者，被控於一半癡之女郎，謂其施以不合法之手術，而易三十佛郎，以去將定讞矣。與論譁然，謂某醫生素行可信，理應當釋，在理某醫生既見稱於社會，自無再用其疑慮，卽當時承審官吏亦引以爲然，然卒不顧其平反也。

陪審員因乏於專門智識，常自護其短，謂檢事者特訓爲理繁治劇之用，案情既經其審察，則吾輩理應無咎，然則咎果誰屬耶？承審官乎？陪



審員乎？則吾將應之曰：咎在陪審員，蓋陪審員者不能曰箇人承乏；而法律無私陪審員則往往恣情操縱寬猛任意若在承審官吏豈有是耶？在承審官執法奉公本毫無徇情之處有夜盜殺人與貧驅被誘之女因見棄殺其子者俱同一科罰無所用其瞻徇若在陪審員則有軒輊矣彼以爲受誘之女其罪輕於引誘之人；引誘之人既逍遙法外彼女亦應寬容云。

吾常改求各類人士及各種羣衆之心理矣據吾所得則以爲判案之誤當責諸陪審員不當責諸推事吾固坦率無私者；然吾不求諒於官吏惟願陪審員之知此也羣之勢力固可怖而界別之勢力尤可恐羣尙可以言辭服若界別者非口舌所能勝矣。

#### 第四章 選舉之羣

團體之乘有選舉執政之權者曰選舉羣選舉羣，亦屬異質之羣，惟其動作既限於選舉一事，故其所存特徵亦少。其舉羣可數者，則短於推考，拙於鑒別，激切易怒，輕性乏慮，簡率無文，諸性耳。然其取決裁斷之有待於首領之操縱，左右者既一如他羣，而固必複疊傳染，威望諸方又其首領之所有事也。

所以操縱勸誘選舉之羣者，術將安在此？爲吾人所當考究者，第此必於最易獲効之法求之，然後能知其心理所在耳。

第一候選人必具威望，此乃最重要之事。惟威望有自身財產之分；而後者則尤要。蓋無財產則雖才能出衆，亦未易制勝也。

復次候選人之威望，當使其羣不敢擬議試觀工人農夫中其所選舉者，必非其同等之人；則以同等之人之威望不足以懾之也。雖時有一二推自儕輩者，則其故當別有在，或對於當世之聞人或其僱主有所怨

憎或自己野心勃發以爲吾儕夢想之主人翁當不難追踪步武也

然威望具矣又未敢必其成功也選舉者大都貪婪虛憍而且反覆無常；故必媚之以甘言許之以重報

設其人爲工人則對於其僱主不能詆謀太甚若太甚者則爲其候選對敵之人即當急起直追斷其機會始以固必繼以復疊終以傳染；謂彼乃穢德彰聞之人屢蹈法網；如是者申回往復重說不已；則言者旣頻聽者自信不必另索證據也；否則是於彼輩之心理尙有所未喻而不知固必復疊之妙用者則徒斷斷焉以言辭相辯用力雖勤敢決其無濟耶

候選人之演述記之以筆者不可過於堅決恐日後敵人將舉以相難也至於言談口說則無病其鋪張揚厲雖革新之事榮榮大端亦不妨毅然許之；蓋博歡心於一時者未必責實行於異日也試觀候選人日後之能實踐其言與否事過境遷之後幾見有人起而質問之耶？

此法至精吾人當無不承認之者其次則當知言辭成說亦有其至大之魔力明乎此者始可以抗談高辯縱橫馳騁於講臺之上如卑污之資本云可鄙之礦主云可慕之工人云財產公有云其語雖成自老生常談而聞者實樂於附和意義不病其濫惡只求有當於揄揚操此術者蓋未有不勝者也如一八七二年西班牙革命流血之慘令人駭異然溯其所自則無過一二浮泛之語橫疏曲說無往而不可者有以階之厲耳茲錄當時紀事一節如下：

急進之徒既以爲民主集權無過君主變形國會媚之乃易者名曰聯邦民主然試執議員而問之曰頃聞公所投票贊成者其義何居則將瞠目莫答也顧義雖舛晦而聞者樂受舉國歡呼有同狂醉意謂圓輿之上自此名肇生乃有道德幸福之可言矣有不認民黨以聯邦黨者則其人必且大戚引爲奇辱過街而相遇者則互祝曰：

「聯邦民國萬歲」於是國人揚揚自得；自譽其軍隊可以無須規律而士卒足以自治然聯邦民國之名則一而各人之見解有不同有謂聯邦者各省得以解放如美國各省之分權及其行政分權者；有謂聯邦者將廢止權力而速行社會均產者如波土朗那 *Borcelona* 與恩達魯西亞 *Andalusia* 之社會黨則以為各郡當各有其絕對最高無上之權因謂全西班牙中當有一萬之市區應自行立法廢除軍警者至於當時南方各省騷動紛起下至鄉僻村落靡不波及各鄉宣言當將鐵路電線摧毀以期與隣邑及首郡斷絕交通即以最荒陋之區亦當各籌自衛之策究之當時聯邦之所賜者無過屠戮焚劫殘酷著稱之分區主義耳乃四境之內其以此譁呼慶祝者竟無遠弗屆也

是故理論雖工無當羣意游移之辭始入人心斯蓋確無可疑者也

其有於此尙未喻者必其人尙未讀過選舉求票會之報告者耳。在此集會之中辯難駁詰之辭概無所用；惟自是自堅之言與怒詈醜詆之辭，互相間作；乃至拳棒交擊亦時有所聞；有時或寂然無聲者則因有號稱堅強之人方以側媚之辭號於有衆自譽將以紛擾之難題倒其候選人也。願聞者雖歡而談鋒未竟又逐敵人之聲浪以去矣。試就下列二種報告讀之即可知其梗概。特此不過其中之一類此者蓋難以數計也。

司會務者既以選舉總統之事請於是風潮遂起無政府黨躍壇上將取委員之棹社會黨護之遂相毆擊。各詈其敵受餵政府爲政府作間諜比會散則有黑其一目者矣。

卒之於紛擾之中委員仍行其職而發言之權乃讓諸其同僚某某乃大詈社會黨社會黨則譟而呼之曰：狂夫！皂隸！某又反以惡聲；並證明社會黨所以爲狂夫皂隸之故。

此一事也

昨夜雅林 *Allemanist* 黨開會於商會蓋五月一日工人假日大會之先聲也場中大書特書曰：「肅靜毋譁」

乃有某君竟冒社會黨爲狂悖爲詭騙

於是報之者有怒詈之聲而言者聽者又相毆擊；檯几棹凳悉變軍械矣

此又一專也

觀此而知所謂選舉者其情形乃不過如是然此不獨選舉之羣爲然凡無名之集會其組成之人不論其高明淵雅若何而發言盈庭誰執其咎之狀將亦無以異吾前不云乎？人當集會時則其智靈之平線向下降抑此事證據隨在可得今舉某會報告一節以資左證與此會者蓋皆文人學士也事見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三日時報：

是晚夜愈深而紛擾亦愈甚乃至登壇發言之人未有能舉一二語而不見阻於有衆者各方之呼聲雜作；揄揚與鄙夷之辭相問；而討論辯難之辭則仍不少歇於是；有以杖擊地者；有高唱凱歌者；至於阻梗發言之人則又有譁而逐之者

於是某君則大肆醜詆之辭謂其會爲頑鈍無恥；爲卑鄙恇怯；爲怪物；爲可以利誘；爲應受懲罰；甚則起而斥之曰：「咄嗟！而母婢也！何物小醜！吾且一擊碎之矣！」

由是觀之選舉之人蓋皆不能自持其見者也夫羣衆之意見大都不出諸理性而惟是俯仰隨人拾人牙慧；則就團體之自由言所謂人各有見者真無異欺罔之辭也就選舉之事觀之則俾其羣以意見者選舉委員也；操縱左右於其間者收稅員也收稅員者工人之租稅悉俾諸其手爲之通暢延緩以博其歡而彼工人者亦遂樂爲之効牛馬走。謝禮



M. Scherer 者近日平民主義之健將也有言曰：『選舉委員果何物耶？蓋吾人會社中之柱石而政治機械之要部也今日治理法蘭西者實此種選舉委員也』（凡委員會不論其名稱若何結合若何要不外危險之物讓自羣力者耳假代表之名橫行無忌而過失得以相諉長委員會者言動一以團體爲辭；於是責任可以不負而高下悉出自裁試觀法國革命時之禁例雖以至野蠻之暴君亦未嘗夢見也故巴拉 Barras 謂其物直無異置革命大會於大辟而恣意屠戮其會員羅伯斯比蒙其名以行虐；而一棄其名則身首異處矣然則羣衆之行權用事真不啻委員會之行權用事；質言之則羣衆首領之行權用事也天下雖廣人類雖富恐更無有專制於此者矣）

故運動選舉非難；惟在候選人有相當之財力與有足令人愜意之處耳有欲以金錢得蒲朗顯（按蒲氏曾屢次競爭議席俱告成功）之

選舉者三萬佛郎足矣

然則就選舉之羣之心理觀之以視他羣真無高下之別也故吾於普遍選舉實無所用其反對若有叩吾以此制果應實行否者則吾將以爲爲實際計保存爲是此吾由考察羣衆心理而得之見也請畢吾說：

今之爲非難普遍選舉權之說者曰文明之構成無過出諸少數高明之手無與於羣也文明者猶塔其級猶羣羣智愈低則其級愈廣；羣智愈高則其級愈銳故夫徒以人數誇張謂文明之所以成其宏肆壯麗之觀無過出諸投票人數之衆者真謬言也且羣衆之投票有其至危險者前此召外患之侵入者非羣衆之投票耶？今日爲社會主義之先驅，將以玉成其事者非羣衆之投票耶？以今日之騫想於人民主權者之多則將來之招尤集咎者亦必日衆；來日大難亦滋可戚已

爲此說者其論甚辯無如其無當於事實何蓋事之最強固不屈者

惟觀念變爲主義時則然此不可不知者夫自哲學觀之則今日之所謂大權應歸諸羣衆者其不足擁護正如中古時代之宗教主義特其得勢既專則其難於攻擊亦一如中古時代之宗教觀念試問今之號稱思想自由之人其愈於中古時代者幾希？今謂宗教有至高無上之權則其人亦敢肆其攻擊耶？又或有司繫其人謂其私通魔鬼浸淫巫祝則其人雖身在縲紲亦敢於此魔鬼巫祝一致其疑慮耶？嗟夫！羣衆信仰者有如旋風；人雖至愚亦何致粉骨碎身以作抵拒之舉；今之普遍選舉與昔之景教信條先後異時勢力則一；路易十四雖畏仰之者衆然不及今世口舌筆墨之流之崇慕此義也；今之持此義者無異前此之宗教觀念舍時代外孰足以易之耶？

且持此義者亦振振有詞有以自壯其說必欲起而闢之者亦徒勞之舉耳善夫！蛇基葉 Tocqueville 之言曰：『在平等之世人各相同則無

所用其崇信然人已相類則輿論品題乃深得信用何也？智力相當則理之真者必其持之衆者也。」

是故謂易普通選舉爲有限選舉（卽限於有智識之人）則選舉卽可期改良者此必無之事吾前旣反覆申言；謂羣之構成不論其分子如何其心意低下則一何則？人在羣中莫不共趨於同一之平線也今試一稽文人學士所投之票必無以愈於廝養僕隸也又或有議重建帝國者則吾以爲其投票贊成者不特於普遍選舉有然卽號稱高明之士必且掘泥揚波然則謂學有專長藝有專精則於社會諸問題必有特異之識解者亦無稽之談已今萃吾國之經濟學家於一堂論學則各有專精論業則執鞭大學豈非宏致遠識集思廣益耶？然知盡能索而於最簡單之問題若保護問題複本位問題者乃卒不能趨於一致；則知大雅宏達其視愚陋構督者亦五十步百步之間耳故凡社會問題之無量劑可稽

者人無間於智愚其蒙昧之情則一

夫然故選舉之人雖博聞強識未必遂愈於蠢愚冥頑者也智力既無所施則所以指揮而董率之者惟情操與黨見耳今欲舉以相易則靡特吾人之困難將無從解而界別之專橫且更甚也

是故投票之性質無論其爲有限抑普通投票之所在無論其爲民國王國或在法蘭西或在比利時或在希臘或在葡萄牙或在西班牙其投票之情則一旦言矣行矣其較然可見者則無過其種族之需要與不自知覺之熱望之表示耳故寰球列國中其被選人之平均意見卽所以代表其種族之秉彜而時代有變遷意見則無大異

其所關最重者則種族觀念耳知此而後知制度與政體其影響於人民生活者乃至小也蓋所以指導其人民者大都爲其種族之秉彜所謂秉彜者乃遺傳所餘之性質之總數也是故解決吾人之命運者不在

他而在種族與日常生活之必需

## 第五章 國會集議

國會集議者於類應屬異質特非無名耳選舉之法因時地而有不同而所表之特徵則至爲相似種族關係雖深至是亦不過使羣衆通有之特徵有所顯晦而不能使之湮沒國別之殊有若希臘、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蘭西、美利堅而其辯論投票之情則未嘗少異要不外俾其政府以相同之困難耳

且國會制者所以代表今世文明人士中之理想者也意謂於集會中凡論列一事欲求其決案明敏而獨立者則多數必優於少數；衆口相和幾於一致不知自心理學上觀之適成謬誤耳

國會集議中所具之羣衆通有之特徵有可數者曰智力簡單；曰激

切易怒；曰易受提示；曰情操易過度；曰首領有優越之勢力；然因其組有不同故亦時有特異之處，入後當再論之。

意見簡率乃其特徵中之最重要者。蓋黨派雖殊，其欲持最簡之抽象原理與通例大法之隨在可用者以之解決一切繁難複雜之社會問題則一也。（此於拉丁民族中爲尤甚）夫宗旨不同，既因黨派而分；而會員既爲羣中之一人，則鋪張揚厲侈陳其說，又必應有之事。然則謂國會爲極端異見之代表者，當不爲過也。

求其例於史乘，則法國革命時之雅各兵，可謂意見最簡率者矣。持其虛謬之見，視爲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既無以審事物之情僞，乃徒欲以落廓木強之條例籠罩一切；求其不爲鹵莽滅裂之舉，豈可得乎？故有謂雅各兵之於法國革命，實未嘗一親視之者，非過言也。彼輩既以簡單之主義爲其南轅故途，以爲吾儕之力實足以徹始徹終改造社會而造

一精細之文明以達乎社會進化最高之境操術既拙乃欲舉一切障礙而推倒之安得不債事乎？然此不獨雅各兵爲然若基郎丁黨 Girondists 若山嶽黨 Men of Mountains 若他默道黨 Thamedorians 皆一邱之貉也。至於易受提示之性則國會諸公亦無以異於他羣其提示之人之具有威望者則其爲力尤大特此種提示有至清之界限耳。

凡有關於地方利益之事則爲會員者必有其根深蒂固之意見雖巧言如簧欲其舍己從人亦將窮於其辭也故保護云製酒之特權云皆其所抵死相爭者。大凡其意之出自選舉人之所提擬者則於投票之先雖有他種提擬發生與之相抵實不足以動其原意也（英國國會議員某曰：『吾在威明斯德 Westminster 十五年聽演說者無慮千萬其足動吾意者蓋鮮若欲易吾之票則未之聞也』觀此可知入主出奴之見深矣）



若遇普通問題如顛覆內閣成設立稅則時則各人之意見不復堅執；而首領之提示雖不必如平時之易入亦未嘗無影響也。黨各有長亦各有其相等之勢力以致爲代議士者躊躇不決莫知適從。故常見不過數十分鐘中其票決之事乃至互相矛盾或則於通例中加一附則以相抵觸；譬如通例謂僱主無黜陟去留其工人之權而附則又否認之使相衝突。

故在議院中有至固執之意見亦有其至易變遷之意見。要之，普通之問題多則議決之案少。其所以不決者因選舉之人有所忌憚；而其所授之提示則雖潛隱暗伏實足與首領之勢力相抵也。

然使其事之主體議員對之無堅決之成見者則操縱之者仍在首領。

首領之不可少觀於各國之議會而知之無首領者則集合之羣將

無以爲政然則議會之投票亦無過代表少數人之意見耳

首領之勢力繫於其辯論之方者小而繫於其威望者大觀於其人之威望掃地時其勢力卽從之消滅可以恍然於其故矣

顧此種政治領袖之威望非得諸名譽亦非得諸聲聞蓋自有之事也。醉孟者一八四八年會議之會員也曾作當時紀事於與會之聞人頗有敘述茲撮錄其大要如下：

路易拿破崙之變爲全能也其前兩月亦一無足經重之人耳

許峨 Victo Hugo 躍上講壇雖聽之者無殊聽毗越 Telit Pyat 然讚揚歡呼之者則視毗氏有愧色

倭巴俾 Vaubell 就我而語謂毗氏之意彼雖不以爲然然彼則法蘭西最大之著述家與演說家也至於慶納 Edgar Quinet 前此雖負盛名今則無復有敬禮之者矣

在政治集會中雖才能卓越未必遂能勝人蓋此時之所重者惟利口瞻辭合於時合於地與合於其黨務者耳至其有關國事否在所不顧如一八四八年之臘馬定 Lamartine 與一八七一年之第爾 Thiers 當時之令人崇敬者既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然危險一過而國會中人又冷如冰雪忘恩負義矣

上節所紀於事實頗堪取證；於詮釋則尙多昧於心理夫使一羣之人悉舉其黨務或國務委諸首領則羣之所以爲羣者安在羣之所以服其首領者威望耳；既非出自利益之情操亦非出諸感謝之私忱

是故首領之具有威望者必其有絕對之權力者也如克里蒙梭

M. Clemenceau 者赫聲濯靈得勢甚久一旦於普通選舉中因財政失敗馴致聲譽掃地茲錄當時抨擊之語如下：

以某君（指克氏）之故吾人所付之價較諸東京 Tokin 乃加三

倍於馬達舍嘉 Madagascar 則立足無定矣；於尼嘉下流 Lower Niga 則受給於人矣；於埃及則失其擾越之地位矣；要之因某君之言吾人之喪失版圖者蓋較諸拿破崙之禍尤甚也。

然就實論之吾人對於克氏亦不必過於怨憎蓋吾人雖因彼之故日蹙百里然在彼當時亦不過服從民意獨不幸殖民政策今昔有不同耳爲首領者大都不敢我自爲政羣之所是是之羣之所非非之卽至荒唐悠謬亦必爲之偏袒擁護也。

今姑置威望於不論則爲首領者其勸誘辯論之術亦有多端第一必先洞明羣衆之心理雖不能知其所以然亦必知其所當然第二則當知所以講演之法而言辭成語想影諸事尤要至於辯難之法若者必須深切著明若者必須深加印證若者無事旁徵遠引若者止於敷陳大概皆必深明其故而後可故雖以英國國會之嚴厲少文而此種辯術亦數

數見也。梅因 Maine 者，英國碩學也有言曰：

下議院中之辯論無過脆弱之游辭與激烈之私見敷衍以成耳。然必如是而後有當於代議政治之觀念也。是故將以口舌服人者只須出以堅決之辭而無待乎旁搜遠討；必欲刺刺不休者聽衆且掉頭不顧矣。

梅氏之言如此然所謂堅決之辭者亦不可過於重視吾前既屢言；惟言辭與成說乃具有特別權力故善辯者於此必再三致意；而想影之運用，所以令人生畏懼愛慕之情者尤不可不善於操縱昔者羅伯斯比曾以斷頭臺嚇人，而聞者輒爲懾服今設有聲威赫奕之人卒語於有衆曰：銀行商人與寺院僧侶皆曾資助投擲炸彈之徒；故各大財政公司中之執事必科以與無政府黨同等之罰；則聞者將亦不敢抗議恐自身罹大逆不道之罪也故鋪張揚厲之辭愈昌則聽者之驚心動魄亦愈甚；而言者

之勢力乃得彌彰然則曖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豈能關人之口而奪人之氣耶？

吾前不云乎？此種辯法於羣衆中蓋有至高無上之力；而於造次顛沛間不容髮之際爲尤甚故當法蘭西大革命時集會中之感於演說者張脈憤興慷慨激昂；一言入耳鼓掌雷鳴莫不痛詈暴君民賊而以抑惡揚善自任；且信誓旦旦謂不自由毋甯死必其熱情既寫然後入座無聲今日展卷一讀其當時演講辯難之文頗覺趣味橫生也

夫爲首領者其智識未嘗不高特智識過高乃轉爲害耳何則？利害之念深則趨避之心切觀於物變之繁蹟人事之流行則兢兢業業惟恐或隕而光燄萬丈之氣銷磨矣曠觀萬古凡爲一羣之長而力能左右之者大都歎啓寡聞攬埴冥行之人耳卽如法國革命極掀天揭地之觀矣而爲之首領爲乃至愚極陋冥頑不靈是知御衆之道不在博洽之學理

而在有限之知識

如羅伯斯比者，革命時代最稱梟傑之人也。今讀其演說之辭，則汗漫不相繫屬，乃當時竟千人諾諾莫明其得失所在，真令人難於索解也。故有譏之者曰：

其言則老生常談也；其義，則重沓繁瑣也；其所挾者，則拉丁文學之餘沫，饜含晉接之腐辭也；其所與周旋者，則童昏愚昧之人也；今觀其持論，既無正確之觀念，又無悅耳之譽辭，亦無一定之標準。展卷之後，徒令人沮喪耳。然則讀其遺文者，必釋卷而嘆曰：嗟夫！鑒子所言，乃竊濫若是也！

然則以識見狹隘之人，益以堅固之信仰，乃反覺凜凜可畏；言念及此，得毋令人寒心耶？雖然，以世事之險巇，欲求其率情直行，不以難阻而少挫其勇氣者，自非此類人士，豈能勝任愉快？是人也。蓋其羣之所公認

而視爲必不可少之領袖者也

是故國會中之以口舌勝人者不在其辯論之方術而在其人之威望。威望失，則雖有閔肆周敏之辭將無所用；而投票者亦不復作左袒矣。

若言者非聲譽赫赫之人而辭令則圓敏捷利則極其力不過得人傾耳垂聽耳。心理學家德桑備 *Desarbois* 有描寫威望不著之代議士文一節淋漓盡致令錄如下：

當其登壇之際於紙夾中出公文一紙而徐展之

是人者蓋自負能於議員中播其所言；而於其演辭自謂會斟酌盡善者也。辭旨既洽證據復備誰復足以難乃公者？將見同事中惟有俯首傾耳靜聆吾所陳述之真理耳

乃甫經發言而紛擾之聲雜作幾無以畢其辭

噫！何不肅穆靜聽耶？何不留意乃爾耶？紛辯諸公果何所思耶？果有



何急務乃必離座起談耶？

時則有中以譏刺之語者；彼乃赧然繼而戛然中止，不敢復辯議。長鼓之謂不應中道而畫；於是又肆其雄辯，整其姿勢而聽者益少，喧闐愈甚；乃至己亦不辨誰語，又不得不不少停繼，又恐寂然無聲者，且招討論終決之宣告；於是又不得不奮其餘勇，引頸長鳴，卒之紛擾攘奪之聲，不復能堪矣。

大凡國會集議，一至激昂難遏時，則其情操趨於極端，與他種異質之羣無異。故下之不免爲委瑣渙澀之事；上之亦可幾沈毅果敢之行；雍容之態既失，則其票決之事，往往有與其平日之見大相抵觸者。

就法國革命史觀之，然後知至何程度，則會議中失其自覺性而盲從提示，乃至與其本意相反也。憲法會議之際，爲貴族者乃一旦拋棄其特權不少遲疑，其損失不可謂不鉅，而乃去之若浼者，豈非以受當時之

影響情不自禁耶？當時參與會議之人亦未嘗不心懷凜凜未敢嘗試然今日戮其同事；明日畢命刑場；明知故犯若甘死如飴者則以浮蕩之餘五中無主一惟任提示之顛倒至置利害死生於不顧耳。俾輅華納 Billard Varnes 者亦當時之一人曾著『迴想錄』有言曰：『衆惡所歸之決案實非吾人二日內之所願出此者然一日既過則無復有容吾人熟商之餘地於是不得不取決矣』誠哉是言！可以借鑒矣。

然此種現象不特此議會有之；凡遇集會波湧雲亂時往往而見。退般紀之曰：

彼輩當時極其狂流所至乃至殘殺無辜屠戮賓友；此實罪惡不獨愚昧已也。但敦者本彼輩之首領於革命實爲元勳；乃左翼呼之曰：『但敦可殺！』右翼亦和之曰：『但敦可殺！』而但敦遂赴刑場矣。時則亂命苛令紛如雨下；蓋皆左右之所提贊而大衆鼓舞謹呼以

迎之者也。政府既以殺戮爲事而兇殘酷烈之舉遂層見疊出。然亦其首領之所提議而有衆鼓舞譁呼以迎之者也。雖然，勃連黨 Plain 則惡之矣；惡其殺人也。山嶽黨亦惡之矣；惡其自殺也。然而勃連黨也，山嶽黨也多數也，少數也。皆相將以自殺爲事而自喪其元者也。朝殺數十人，暮殺數十人，殺人者人亦殺之，生命之危幾若壘卵，噫！亦慘矣！

觀退氏所紀誠不免令人悽愴寡懽。然當時真相則固如此。且此不獨法國革命爲然。凡國會集議深受激動後亦往往有此病。時則在會者有若鳥獸之羣，依違俯仰，輕慄浮游。自身既不能操持，則唯一聽外來之衝動。茲就文學雜誌 Revue Littérature 中摘錄一事藉爲例證。該事所紀爲一八四八年之集議，著者名斯毗列 M. Spuller 於共和政治本至忠誠。故其言必確實可信。觀此乃知因羣衆情操之浮夸過度與其變遷靡常。

乃至集會亦隨之播蕩震越而與會者且前後判若兩人也

共和黨 Republican Party 以意見分歧互相猜忌；且願望過奢；又不振作；故馴至一決而不可收拾；既無法律觀念；又乏規條約束；唯是驚於幻想；懼於威勢；而其性格乃遂互相矛盾衝突焉；故與其坦直相對者則有狐疑；與其鎮靜相對者則有浮躁；與其猛鷲相對者則有柔懦；蓋秉質各既奇異而又缺乏教育；故有此結果耳；其人如槁木死灰；遇事輒委靡不振；然謂其柔巽耶？則蹈湯赴火有所不辭；謂其果敢耶？則見影而逃；有若兔鼠。

至於因果原理與夫事物關鍵則尤非彼輩所曉；動靜無常；高下莫測；過與不及；厥咎維均；若乃循乎中庸；適於時地；則非彼輩所能也；造物賦形；流轉靡定；以視水之隨形；變態者；且有甚焉；然則以彼所為求彼所欲；其所賴以組織政府者；果以何物為基礎耶？

斯氏之言如此然讀者須知此特一時觸發之事非經常之特徵也。箇人於羣衆中固常喪失其箇性然亦常有保存其箇性之時故大庭廣衆之中良法精律往往而見斯固不容抹煞者也特經國不朽之業其成之者常在專家專家之學得諸端居讀書之時故爾斐然成章卓有可觀然則大衆之所票決者乃碩學鴻儒之手澤非集腋續貂之篇章也今若以研精覃思之作求糾謬繩愆於衆人則發言盈庭一國三公將見加以附則使相牴牾而真相既失效果遂殊矣蓋性質無論如何而千人之合作必不及一士之獨裁則確無可疑者議院之人衆矣是丹非素之情又在所不免其幸免壞法亂紀者正賴專家爲之保障耳專家者議會之領袖所以左右議會非爲議會所左右者也

然國會之困難雖多而其制則實人類中所經發見之政體之最善者所藉以遏私人之專橫者以此固不得因噎廢食也凡手勗文明之人

如哲學家思想家著作家藝術家以及一切文人學士蓋莫不以此爲其  
嚮向 Ideal 之政治也

且國會弊害之較然可見者亦不過二事耳：一曰必不可免之財政  
消耗也；一曰個人自由之步步限制也

第一之原因以選舉之羣乏以遠識且情急需切令使有人以贊助  
共和爲辭提議於議院曰凡諸工人必須給以養老金；凡奉職公家者必  
須加其薪俸；則諸代議士雖明知此事一行豫算必加重，甚則將另製稅  
法誅求其民；然恐加以反對將有背於共和精神故不得不強爲附和於  
是不少躊躇遂投票贊成矣蓋出款增加之結果遠則無害本身；否決議  
案之結果近則異日有落選之懼自爲之計工矣無如其公益之念太薄  
何！

若遇地方有授與特許時則議會亦必予之通過蓋所以報選舉人

之惠，且以應其急需也。至於隸籍不同之人，乃亦相助一臂者，則以投桃報李，人有同情，翌日故鄉有以此事相請者，異籍議員亦必投票贊成，以答曩日之惠耳。

至於所謂國會限制箇人之自由者，其害雖不易見，然其實有此情，則毫無疑義。代議諸公既乏於遠識，故立法定律，大率木強難合，而所謂自由者，遂多爲其箝制。

卽以英倫號稱國會政治最善之邦（以其代議士與選舉人最少關係故），乃亦無以逃避此害。斯賓塞於其舊作有云：表面之自由，加則真實之自由減。後著『箇人國家抵觸論』(The Individual versus the State)一書，關於此事亦嘗反覆申論，茲錄其論英國國會文一節如下：

近世立法所經之程序，吾前既爲之指明要之，專制之法案層見疊出，而箇人之自由，乃屢爲限制，而其出之也，則有兩途。條例之頒布

者日多則人民之仔肩日重向之置諸不問者今則責有攸歸矣；向之得以取舍任意者今則責無旁貸矣至於公家與地方之負擔愈重則人民之自由愈約前此得以隨意消費之利益今則日益損削而公家取之以恣其揮霍矣。

然斯公所見尙不過其一端耳國別各殊形態遂異，斯公未遑論也議院中通過之法案大都約束其民之自由而惟是增官吏之數集官吏之權積官吏之威；官吏遂居然爲文明國之真主人翁矣權柄有遷移而行政官吏則屹然不少動於是爲官吏者責任可以不負人格可以不備而職位則不可不蟬聯然則官吏之權威日積者亦勢之所必至者也雖然極專制之淫威者當無過此三事矣

限制之法律條例既層出不窮；乃至民生日用閭閻瑣屑亦幾網羅無遺；而人民動作之範圍乃日以朘削矣夫謂平等自由愈固則法律之



制作愈繁者，無過瞞飾之辭耳。乃士庶不察，信以爲真。於是法令乃紛如牛毛，而人民之負擔亦益重矣。一法之初成也，其民未有樂受之者；積時既久，習焉不察，則相與遷就而受其約束；然精力銷亡，無復有自主之能力；自身既被動，則外力無所拒；望梅畫餅，願望徒存，則亦何異行尸走肉耶？

於是私人不得不舍而之他，以求其所未具之力，而政府乃起而庖代矣。人民之地位愈落寞，無援則政府之職務益踔厲奮發，舉凡創作企畫，引導之事，爲私人之力所不及者，乃延攬無遺而爲之督率保佑。提倡於其間，充類至盡，則國家者萬能之上帝耳。雖然，自經驗觀之，則此萬能之上帝者，蓋暫而不能久之物也。

政府既限制其人民之自由，則又餌之以特許之利，曰：若曹之自由，蓋仍保持勿失也。不知本實先撥，枝葉更何所附麗？朝三暮四之辭，特以

愚弄其民耳雖然此種法制亦非政府之自我作古要亦先代之所遺耳斯蓋衰亡之豫兆而歷來之文明無或幸免者也

就過去之教訓與震激各方之豫兆觀之則此種舊時狀態在覆亡以前者吾人之文明既有陷入其中者矣若就史乘成事以察未來則將見各種民族亦將經過此種同一之狀態也

將欲於文明進化之通有狀態爲之提綱挈領者本非難事故吾卽將述其大要以終吾書雖寥寥數百言而於近世羣力之動機或不無有一隙之明耳。

然則於大綱中而求前世文明升降之原與其所以造成喬皇壯大之觀者則吾人將何所見耶？

當文化甫開之時以攻掠轉徙之機緣而橫目之民乃得互相聚集然血族既不同語言信仰又各異則所賴以維繫約束於其間者無過其

首領制定之律爲其民之若守若違者耳然結合雖泯棼而心理之特徵則至顯著有臨時之固結力焉；有勇敢之德焉；有柔懦之懷焉；有暴烈之情焉；有易受激刺之性焉。要之其物則若弈棋；其人則直蠻野也。

積時既久所事乃成；而所以影響左右於其間者則境遇之相同也。種族之雜糅也生活之需要也私人小己之各不相謀者至是乃相結爲團，以成種族所謂種族者有通有之特徵與情操而藉遺傳以堅固者也。於是羣衆進而爲民族民族成而野蠻之狀態脫矣。雖然當其脫離野蠻狀態而上進也其爲事亦正不易其始也必出以競爭；其繼也必有一斬向斬向必不可無而其性質則可不顧爲羅馬之信仰可也；爲雅典之權力可也。要之使其物能將組成民族之箇人之情操與思想而爲之統一者則於事爲既足。

至是新文明乃生焉若制度若美術若信仰，亦始相將而至當其民

之進而爲種族，而追求其蘄向也。展轉相尋，鑿而不舍，然後始有精神光耀莊嚴之可言。雖有時尙不免與羣衆無異，然於此易變易動之特徵下，乃有其堅固之基礎焉；卽所謂種之秉彝也。是秉彝者，蓋所以約制其民之變革，而豁束其機緣者也。

然建設成矣，而時機旣至，破壞又來。當其破壞之時，分崩離析，人神兩無所免。蓋文明之組成至繁密複雜，且強固有力，時將停止，不復前旣停止矣，而衰頹繼之，於是先代之聲價至是乃岌岌可危矣。

當此叔季之世，其族之蘄向必衰，蘄向衰而政治社會宗教之構造由是而感發者，亦遂搖動。

蘄向旣日就沉淪，則其種族所憑藉之粘結統一勢力，諸事亦遂日漸喪失。雖箇人之人品與智靈有增加，而其族之公我乃爲箇人之自我，取而相代，然箇人旣過於寬縱而品性才力亦隨之日衰，聯結之力旣失。

徒欲以人事補苴庸何裨乎？利害不相謀；誠愛不相孚；則欲其自治也難矣。於是國家乃獨占勢力舉一切而吸收之。

夫蘄向既亡，乘彝又喪，其不能不返於羣衆之狀態者，勢也。既無相謀之心，又無慮後之念，於是文明之爲物，又搖如懸旌，一隨機緣爲轉移；而大權所歸，乃在庸衆。此欲求不陷於野蠻，豈可得耶？文明之實際既失，無復有樁柱之者；其尙能以外觀炫人者，則賴先代之餘澤耳。猶居室焉，棟折榱崩，搖搖欲墜，一遇風雨，卽隨之傾圮矣。

始則因進求蘄向，由野蠻其進於文明；及蘄向既失，其力乃以衰以死；此乃民族生活之重規疊矩也。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再版

實售大洋四角  
寄費外埠四分

羣 衆

全一册

版權所有

原 著 者 法 國 魯 滂  
重 譯 者 鍾 健 閔  
發 行 者 趙 南 公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分 局 南 京 長 沙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女神 實售五角五分

郭沫若著

此書是郭沫若先生著，集郭君三年之創作，分爲三輯。第一輯，詩劇三種。第二輯，鳳凰涅槃之什，汎神之什，太陽體讚之什。第三輯，愛神之什，春蠶之什，歸國吟。每什又包含數短篇詩劇，計有五十八篇。凡研究新詩劇的不可不讀，留心新文藝的，尤不可不讀！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沈淪 實售四角

郁達夫著

此書是郁達夫先生著，內中包含長篇小說三篇。第一篇沉淪，第二篇南遷，第三篇銀灰色的死，均以流麗之筆致，虔敬之態度，描寫近代青年性的煩悶，分析入微，可謂大膽無畏之作品，愛讀小說的不可不看，而有一切的煩悶的青年，尤不可不看！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 冲積期化石

實售四角五分

張資平著

此書爲張資平先生著，洋洋十萬餘言，爲近代新文藝中之最  
長篇小說；描寫孤獨的悲哀，有聲有色；形容愛人兒們的心  
情，入微入細。凡現代青年欲消除煩悶，求精神上的安慰的  
，不可不手置一編！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 無元哲學

實洋三角

朱謙之著

朱謙之先生著，朱君之哲學，國內士人均悉，對於朱君思想

人人注意，然欲知其思想之變遷的，不可不讀此書！文筆流

麗，立義精深，讀了不僅瞭解無元哲學之真諦，亦足以覘先

生思想變遷之經過也。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星 空 實售洋四角

郭沫若著

本書系郭沫若先生近兩年來之傑作。全書共分三輯。第一輯詩歌，第二輯戲曲，第三輯散文，均由先生詳加修正，現已出書，凡曾讀過郭先生之詩歌散文小說的，不可不看此書，而欲研究新文化的，尤不可不看此書！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 玄武湖之秋

(全)

倪貽德著



實價四角

寄費四分

本書是新進作家倪貽德的創作小說集，是他對於新文學第一  
回的貢獻。他是一個青年畫家，俱有藝術的天才，所以他的  
文字十分美麗，本集所收，皆一時難得之作，實歡喜新文學  
的所必讀之書！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 煩惱的網

(全)

周全平著

實價三角五分

寄費加一

是書乃創造社中周全平先生最近的小說集。內容含有很好的精緻小說九篇，關於社會的，愛情的，都有。他有他特殊的作風，精細的描寫，益以動人的事實，凡是看過他的小說的人，無不深深讚美的，現已再版，購者從速！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